

Abstract

In 1937-1949s, refugees phenomenon i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to shanghai society. Not only there is a huge number of refugees, and the refugees intertwined with the society which formed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far-reaching imp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derlying society, not only refugees' life and production are limited by themselves, and also limited by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refugees' job have characteristic of miserable, deprivation, morbidity and differences, as well as, in daily life, mental status, political demands and mental activities also have shown a hardship and poor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face to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the government efforted to seek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Therefore, evacuation of refugees which is the first choice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insight. But public awareness of refugees and some social conditions to restri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refugees. In this sense, the refugee problem hadn't been effective solution, but the refugees in 1937-1949's, had laid a foundation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shanghai.

Key words:Refugees of shanghai occupation choice evacuation of the populataion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Y1868573

目 录

绪 论	1
一 选题缘由与概念界定	1
1 选题缘由	1
2 概念界定	2
二 学术史回顾	3
1 流民成因	3
2 流民与区域社会的关系	7
3 流民与城市化进程	8
4 流民与上海社会	9
三 理论方法与史料来源	10
四 思路与框架	11
第一章 1937-1949 年上海地区流民的概况	12
第一节 流民产生的原因	12
一 战乱型流民	13
二 灾荒型流民	15
三 社会结构变动型流民	18
第二节 流民数量的估测	21
一 上海地区人口数量的总体概况	21
二 流民数量的估测	22
第三节 流民来源地分析	27
一 外省籍流民	28
二 沪籍流民	31
第二章 流民的职业流向与生活状况	34
第一节 上海流民的职业流向	34
一 码头工人	38
二 人力车夫	39
三 乞丐	40
四 妓女	41
五 佣工与缝穷	44
六 拾荒者	46
第二节 上海流民的生活状况	49
一 基本生活状况	50
1 流民的居住环境	50
2 流民的衣、食、行	56
二 物价与收入	60
1 上海的物价	61
2 流民的收入	64
三 精神生活、政治观念	67

第三章 流民群体的特征	71
第一节 流民群体的人口结构	71
一 自然结构: 年龄结构、性别结构	71
二 社会结构: 职业状况、教育程度	76
第二节 流民群体的心理特征——以申诉为表象的心理考察	80
一 流民群体心理的整合	81
二 流民群体心理的价值取向	85
第四章 调控流民之策——1945 年伪上海特别市人口疏散行动	90
第一节 人口疏散行动的背景及人口疏散委员会的成立	90
一 人口疏散的背景	90
二 人口疏散委员会的成立	94
第二节 人口疏散行动的实施	95
一 实施的过程及结果	95
二 失败的原因	97
第三节 人口疏散行动与上海社会的互动	99
一 政府机关与人口疏散	100
二 民间组织与人口疏散	101
结 论	105
参考文献	107
后 记	114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与概念界定

1 选题缘由

流民问题自古有之,在传统社会,由于自然环境恶化、经济凋敝等原因,部分民众被抛离于正常社会轨道之外而成为无所依归的流民。流民的存在以及缺乏行之有效的制“流”之策,“往往容易引爆恶性的社会冲突,外化为激烈的社会动荡”¹,成为传统社会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社会逐步近代化,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伴随着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人口流动性较之传统社会大为增强。为数众多的流动人口在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埋下了近代流民问题的隐患,滋生出诸如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功能失调等消极影响,使近代中国不得不面临着较传统社会更为复杂的流民问题。

1937-1949年间的中国社会,天灾人祸交相并炽,大批民众因时局窘困,生存危机加剧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沦为流离失所的流民。作为东方大都会的上海,因特殊的政治格局,人文环境和经济状况,在此期间扮演了流民的“蓄水池”、“泄洪口”和临时“避难所”²的角色,短时期内,即造成了上海社会人口数量的急剧变化。据调查统计,上海的人口从1937年的380多万,增长至1949年3月的545万左右³,十余年间上海人口骤增了160多万,大量人口的机械性流入无疑是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彼时的上海正是政局最为动荡和混乱的时期,日军主政、汪伪当局和国民政府走马灯般的统治极大影响了上海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工商业破产倒闭、物价飞涨、囤积居奇等现象贯穿于四十年代之始终。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剧了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的困难,特别是外来流民的生活状况益形艰难;一方面又迫使大批城市底层民众因不堪生活压力而不得以流落街头,沦为新的流民。大量破产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麋集街巷以求职业;大批因天灾人祸逃离家园的难民、灾民流浪闾里以求食宿的现象不绝如缕。“街头巷尾,鹄面鸠形,风餐露宿,满目灾黎,流浪马路,死于饥寒”⁴的凄惨情形,真实的再现了当时上海流民遍地,饿殍载道的社会场景。流民问题成为四十年代上海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对这一时期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以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的流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重构流民的生活场景,分析流民在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其生活境遇、职业状况、心理特征等,以此较为全面的展现上海流民群体的整体特征以及与上海社会的关系。

¹ 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² 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³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91页。

⁴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2 概念界定

流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要准确界定其含义,并非易事。通常意义的“流民”有广狭之分。广义上的“流民”泛指遭受灾变而流离转徙他处之人口。如《中文大词典》称之为“因穷困转徙于外之人民”。《辞海》言“因自然灾害或因战乱而流亡在外,生活没有着落的人。”唐人李贤云“流民”即“流散以就食者”。《明史·食货志》谓“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¹清代杨景仁在《筹济编》中说:“流民者,饥民也”。及迄现当代,研究者们各有己见,陆德阳称“流民”是指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难或其他种种原因,为了避难求生而离乡背井,流向他乡的人。²曹文柱指出“流民”是“因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和生活,一度或永久脱离原居地,而被迫流徙的人口。”³狭义的“流民”则直指农民流徙者,归为“丧失土地无所依归的农民;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四出求乞的农民;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化的吸力而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尽管他们有的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⁴

综上所述,基本概括了中国历史上流民的内涵,既有传统意义上之“流民”,也有兼具近代化特色的“流民”。传统意义上的流民包含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往往因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重大的社会变故而造成无所依归,被迫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流离于社会秩序之外,但始终是以农民为主体。时至近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产生了强大的吸附力,大量农村劳动人口从农业中转徙流移出来,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些处于城市下层的民众融入城市的程度是比较低的,一旦因时局的变幻,社会秩序的失范导致城市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便容易丧失原有社会角色,沦为城市流民,这使此时的流民内涵具有了新的时代色彩。因此,流民作为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变迁的伴生物,其产生、发展及最终走向是因时代不同,地域差异而互有特点和区别,简单划一的标准和模式强加于“流民”之上,是有欠科学和实际情况的。

因此,四十年代上海地区的流民,笔者较为认同王家范先生的流民定义,他指出“流民”即“脱离社会整合,丧失其原有职业社会角色,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⁵本文研究四十年代上海地区的流民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一)、因战争而逃亡来沪的难民;(二)、因灾荒而被迫出逃来沪的灾民;(三)、因失去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而流向上海的农民;(四)、因无业、失业而造成的城市内生性流民。

¹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卷七十七,食货一,第1878页。

² 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页。

³ 曹文柱:《中国流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⁴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⁵ 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二 学术史回顾

有关流民问题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枚不胜数。事实上,早在民国年间,流民问题就在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¹邓云特²的《中国救荒史》在论及灾荒影响的同时,有大量关于流民的资料记载,并就自然灾害和社会原因而产生的流民潮以及政府的安置政策做了相应的论述,这为此后学人的流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武仙卿在《西晋末的流民暴动》³一文中指出政治腐败、官员冗多、豪强兼并、天灾流行等因素是造成了流民潮起,进而引发流民暴动的主因。在对流民暴动的动因进行分析时,进一步指出土著与客民之间的矛盾是引起流民暴动的重要原因。黄谷仙将唐代人口的流转归为移民、流刑、战争影响、逃亡以就食等四类,⁴并指出后三类均为流民生成的原因。聂家裕《五代人民的逃亡》,阐述了政治压迫,天灾人祸等因素迫使中原人民大批向外流徙,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通例,“凡当农村崩溃之际,人民解除痛苦之惟一方法,惟有离村而逃”。⁵贺昌群《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传播》⁶,指出中原人民之流徙其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及黄巾、董卓之乱所致。虽然产生了诸多弊端,但人民的流亡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流民研究的硕果同样蔚为壮观。如王学泰《中国流民》、曹文柱《中国流民史》、陆德阳《流民史》等等;还有断代史性质的论著,如江立华、孙洪涛的《中国流民史·古代卷》、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王俊祥、王洪春《中国流民史·现代卷》、田志和《清代东北流民》等等。此外,相关论文在内容和数量上则更加丰富庞大。这些研究中所做的先驱性和开拓性的工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和理路。所以,梳理和总结既往的学术史,一方面可以总结前人研究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为本文的研究给予相应的参考和借鉴。鉴于流民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本文研究的视角,笔者将从流民成因、流民与区域社会的关系、流民与城市化研究、上海流民研究等四个方面出发,展开对前人学术成果的梳理,以期作较全面细致的分析与思考。

1 流民成因

目前学界关于流民成因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灾祸说、战乱说、人口压力说、土地兼并说、经济解体说、赋役繁重说、政府调控措施失当说、生态环境恶化说等等几类。这些流民成因是从流民产生的直接原因中划分的,即通常意义上

¹ 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史念海:《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1939年第7卷第15期;《晋永嘉乱人及其所建的壁坞》,《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12期;《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9期。谷霁光:《汉末魏晋间之流民》,《益世报·史学》1936年第34期。

²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版。

³ 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新生命书局1935年第1卷第12期。

⁴ 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1935年第2卷第7期。

⁵ 聂家裕:《五代人民的逃亡》,《食货》1936年第4卷第2期。

⁶ 贺昌群:《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传播》,《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5期。

的流民之始。

王学泰自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流民问题,1992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流民》¹一书,从宏观上阐述了中国历代流民的各种问题,但有将“流民”与“游民”混为一谈之嫌。此后在该书的基础上出版了增修版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²,将因遇到严重的天灾人祸而产生的为数众多,且四处流动的饥民称之为流民,并视游民为流民的一种生存状态的流向。曹文柱的《中国流民史》³对流民产生的原因、特点、流民活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统治者治理流民的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陆德阳《流民史》⁴,对流民的称谓、流民产生的原因、流民的流浪生涯、对社会的影响及流民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流民史》⁵一文从流民的称谓与成因、历代流民实录、流民生涯种种、流民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流民与农民起义、流民与流民策以及流民的历史作用等7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流民的基本概况。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⁶探讨了流民的发生机制、流民的地域和职业流向、流民的生活方式、流民对社会诸方面的影响以及政府对流民的对策。他们认为流民是国家产生后普遍存在的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概况出流民的基本特征为自发性和无序性;流民的主体是“民”,最主要的是农民;过渡性和暂时性等三个方面。这本专著全景式的展现了我国古代流民的境况。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⁷是目前第一部以近代流民为研究对象的系统性论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文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近代中国如何解决流民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考察,是目前最早分时间段探讨流民问题的著作。王俊祥、王洪春《中国流民史·现代卷》⁸通过流民的发展过程、规模、流向、方式、特征等方面概括现当代中国流民的基本状况,归纳总结了其与古代、近代流民的联系和区别。苏全有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小社会史》⁹也涉及流民问题,指出产业结构调整、灾荒、战争是造成流民的主要原因,并通过城市化及离村率总结出我国近代流民问题十分严重。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指出严重的水旱灾害往往导致大量流民出现,进而涌现流民潮,使社会动荡不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灾害是民国时期河南土匪遍地的温床”。¹⁰进而指出政府的救荒政策失误,调控不力是促使流民潮不息的主因。

¹ 王学泰:《中国流民》,中华书局香港公司1992年。

²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

³ 曹文柱:《中国流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⁴ 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⁵ 曹健民:《中国全史(简读本)》,14卷人口史·流民史·帮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

⁶ 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⁷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⁸ 王俊祥、王洪春:《中国流民史·现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⁹ 苏全有、董延寿:《中国近代小社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

¹⁰ 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指出“苏北流民从性质上看，绝大多数属于雇佣性和寄生性流动。从流动起因来看，绝大多数属于灾变性流动”，因此，“灾害是造成苏北流民的主要原因”。¹

论文方面，以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²和任新民《试论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³的最具代表性。《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指出我国古代流民问题的产生因时而异，轻重有别，但都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全局相关联，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决非人地矛盾单一因素所能囊括，更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冲突、维持与震荡的全局相关。《试论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作者在总结翦伯赞、金观涛等土地集中说后，提出中国古代流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由役繁赋重、天灾、战乱所致，并且分析了流民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得出流民的出路问题是解决流民问题的关键。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和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流民和流民起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土地和农民的结合不牢固，容易发生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导致农民的分散流离，进而引发流民起义。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⁵，以苏、皖淮北地区为例，探讨了该区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发生的内在联系，认为流民现象的发生主要不是经济发展造成的，而是滞后的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张岚《近代中国社会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⁶，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指出流民问题是古今中外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陈丽萍《流离失所——民国时期两湖地区灾荒流民问题研究》⁷，探讨了民国时期两湖地区因灾荒流民产生的原因、流向、影响及政府的安戢措施。牛晓萍《近代四川农村流民的形成及原因》⁸，指出自然灾害的毁坏，人均耕地的减少，洋货的冲击，土地恶性兼并以及四川省农村超经济的剥削，致使农村人口相对过剩，从而形成流民潮。管慧雯《1927年—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及社会控制》⁹，认为严重的水旱蝗灾、兵荒战乱、赋税沉重、高利贷盘剥、人地矛盾等因素造成了河北地区在二三十年流民问题严重，大量流

¹ 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5-271页。

² 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³ 任新民：《试论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⁴ 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和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9卷第4期。

⁵ 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中国农史》1999年第18卷第2期。

⁶ 张岚：《近代中国社会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6卷第3期。

⁷ 陈丽萍：《流离失所——民国时期两湖地区灾荒流民问题研究》，湖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5月。《近代两湖地区灾害流民问题的政府调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8卷第5期。

⁸ 牛晓萍：《近代四川农村流民的形成及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24卷第12期。

⁹ 管慧雯：《1927年—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及社会控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民逃离故土。在流民所产生的影响方面,作者认为土客间冲突的最主要表现在经济冲突方面。在流民的调节与控制上,主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来调控流民的生成则颇具新意。王艳菊、李春会《论人口压力与近代淮北地区流民现象的产生》¹,直指人口压力是造成近代淮北流民多发的一個原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劣则诱发人口压力的严重,进而造成流民潮。李朝霞《晚清湖南流民成因浅析》²,将饥荒、人口压力和自然经济的解体三方面的原因造成湖南流民的发生。

彭先国《社会史视角下的近代湖湘文化》,指出清代湖南人文环境恶劣、族权加强、政府欺压使得流民无以生存而勃发。³岳宗福从社会保障立法的角度分析民国年间严重的流民问题,指出“安戢流民”是民国政府社会调控的重要内容,而流民问题也因此成为推动传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走向法制化的重要因素。⁴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⁵、《宗族“裂变”与近代中国流民的产生》⁶和《流民的文化现象——以清代淮北地区为例》⁷,对流民的成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指出近代流民的产生在“常态”中有“病变”,这一“病变”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规定造成的。《宗族“裂变”与近代中国流民的产生》,认为宗族的“裂变”与流民的产生亦有关联。《流民的文化现象——以清代淮北地区为例》,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审视清代淮北流民现象,认为淮北地区流民潮起汹涌的主因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即“文化选择”的结果。朱诚如《清代中叶以前关内流民迁辽述论》⁸,对清中叶以前关内流民迁居辽宁地区的情况作了稽考和论述,认为虽然政府曾实施封禁政策,但是仍不能阻止流民流入辽宁地区,其主要原因是流民的斗争、辽宁地区客观现实的需要以及清政府的“明禁暗不禁”的政策所致。田志和在《清代东北流民》一文中指出“流民乃是指那些在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下,破产农民和丧失生计的一切劳动者,被迫沦落社会,……他们源源聚汇成一个社会阶层。”⁹路遇《清代山东闯关流民问题研究》¹⁰,分析了有清一代山东流民进入东北的数量和特点,就入关流民的成因作了探讨,从东北特殊的地理人文和社会环境是流民进入东北的原因之一而展开探讨。朱坚贤、熊成文《近代湖南流民形成的原因及流向分析》¹¹,认为湖南流民的形成有湘军崛起这一具有地域化特

¹ 王艳菊、李春会:《论人口压力与近代淮北地区流民现象的产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3卷第4期。

² 李朝霞:《晚清湖南流民成因浅析》,《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5卷第1期。

³ 彭先国:《社会史视角下的近代湖湘文化》,岳麓书社2006年,第115-122页。

⁴ 岳宗福:《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 1912-1949》,齐鲁书社2006年,第80页。

⁵ 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5期。

⁶ 池子华:《宗族“裂变”与近代中国流民的产生》,《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⁷ 池子华:《流民的文化现象——以清代淮北地区为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⁸ 朱诚如:《清代中叶以前关内流民迁辽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5期。

⁹ 吉林省东北史研究会:《东北史研究》第1辑1983年,第161页。

¹⁰ 路遇:《清代山东闯关流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1987年第4期。

¹¹ 朱坚贤、熊成文:《近代湖南流民形成的原因及流向分析》,《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色的原因,并指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来解决流民问题。从土地开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范畴上,对流民产生的根源、流民流向的条件以及流民在东北社会农业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作了探讨。

此外,法国学者魏丕信言简意赅的将“生存危机”论加注与流民生成的动因上,他指出“只要面临饥饿,或仅仅是担心会遭受饥饿,人们即随时准备外逃”¹而成为流民。

2 流民与区域社会的关系

区域性流民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开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内涵的延伸等层面。

区域经济开发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形成了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为对象的研究,以张建民、黄志繁、曹树基等为代表。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为中心》²,指出流民是构成秦岭-大巴山区的社会主体,是资源开发的主力,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开发和自然资源的开采,但也付出了破坏自然环境的代价。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³,认为皖北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民生艰苦,为求生存,民众沿袭成俗外出乞讨流离。政府的赈灾调控流民措施,往往流于形式而陷于杯水车薪的境地。黄志繁《“贼”“民”之间 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⁴,通过分析流民在赣南地区的“土著化”过程中所展现的植根、落籍、科举、建宗立祠等活动,表明流民活动是赣南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⁵,最先揭示出明清时期的流民运动与赣南山区的开发,并指出流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奠定了今天赣南的农林生产格局。此后姊妹篇《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⁶,通过比较明清两代流民对赣北地区的开发,指出清代有继承、有变化、有发展;清代农业垦殖相较明代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到清代中后期赣北地区的开发随着流入人口的停止和生产结构的基本确立而结束。范立君、许凤梅《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⁷指出清末民初大量流民迁移东北,是东北发展农业经济的主力军。

范立君、谭玉秀《近代东北流民与社会结构变迁》⁸,论述了由于近代大规模的流民迁移东北,促使东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展结构性转变。政治

¹ [法]魏丕信,徐建青译:《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32 页。

² 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³ 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⁴ 黄志繁:《“贼”“民”之间 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

⁵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 年第 4 期。

⁶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 年第 2 期。

⁷ 范立君、许凤梅:《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⁸ 范立君、谭玉秀:《近代东北流民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 期。

上趋同于内地区域一体化而摆脱了旧有的旗民双重管理体制,国家的控制得到了加强;经济上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发;文化上,形成了“新型关东文化”。《民国时期东北流民问题的整治——以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¹,指出随着流民的移入,使东北地区人口的增加,进而造就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刁书仁《试论康乾时期流民出关移垦与东北旗地的变化》²,认为随着大量流民的涌入,使清初东北地区的早期封禁土地制度和土地占用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进而引发了康乾时期的封禁政策的实施和旗人生活的变化。

贺昌群《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传播》³一文指出人民的流亡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刘平《闯关东:从“流民”开始的东北移民潮》⁴,通过分析比较三次大规模的流民潮,指出流民不仅促进东北地区的开发,更形成了进取、拼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闯关东”精神而影响后世。

3 流民与城市化进程

在流民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主要着眼于流民移入给城市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注入了必要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李树喜《江湖——中国近代帮会》,指出流民大量涌入城市,使“近代中国的人口城市化在外力的驱动下被动发生了。”⁵聚集都市的流民因身残、无技而无法获得正当职业。所以,逐渐趋向于乞讨和强乞的乞丐生涯,这是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负面效应的显现。陈亚平《流民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⁶,认为近代中国城市人口大都走外来输入型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因而与乡村发展相脱节,进而导致城市近代化与乡村人口外流过程之间的关系失衡。得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来人口的流民性质观点,不过在实质上分析了流民对城市的正负面的影响。刘曙东《近代流民入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⁷,考察了近代大量流民向城市的迁移,指出近代中国流民入城一方面使近代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人口城市化率大大提高,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失业人口剧增、市民生活质量下降、城市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城市人居环境恶化、城市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城市人口职业结构出现畸形、城市功能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刘胜《浅析民国时期流民与城

¹ 范立君、谭玉秀:《民国时期东北流民问题的整治——以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² 刁书仁:《试论康乾时期流民出关移垦与东北旗地的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3期。

³ 贺昌群:《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传播》,《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5期。

⁴ 刘平:《闯关东:从“流民”开始的东北移民潮》,《中国文化报》2009年第003版。

⁵ 李树喜主编:《江湖 中国近代帮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⁶ 陈亚平:《流民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⁷ 刘曙东:《近代流民入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市化关系》¹，认为中国流民问题是超越社会制度而存在的一大社会问题，流民涌入城市一方面促进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随着流民群体逐渐发生病变，又成为各种社会病的总源头。

4 流民与上海社会

有关上海流民的研究，目前学界关注较少，专题性研究鲜有涉及，大都作概述性的阐释论述。

《上海通史》在述及近代上海人的特征时，指出近代上海人被塑造成都市人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移民是上海人口的主体，“移民的主体是来沪谋生的破产农民”²，而破产农民流入城市谋生的方式是流民具有显性近代化特点的。马陵合《流民与上海租界社会》³一文全面的分析了流民与上海租界社会的关系，指出流民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伦理的转变造就了流民从未真正意义上的溶入租界社会，而始终是主流社会的一个次生群体与衍生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流民问题也是租界社会的所具有的封建落后性质的一种展现。这篇文章对本文的研究有巨大的启迪和借鉴左右。邵燕婷《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原因探析》⁴，指出当时上海流民离沪的根本原因是上海的近代化水平还很低，不能达到其长期留沪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⁵，认为近代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强烈的吸引着周边地区人口流入上海，在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使大量无业、失业或不愿意就业者繁衍滋生，进而流为游民，成为近代上海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该论著在估测游民数量和分析游民的种类等方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指出旧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大人口城市，主要是建筑在我国广大农村破产的基础上的，“广大内地人们，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经常地流入上海”。⁶徐牲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⁷，从上海租界的特殊社会环境上着手阐述流民来沪的原因，并指出流民的移入对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张生在《上海居，大不易》⁸中指出外来人口的涌入与消退，影响着上海房荒的严重与缓解，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的租界地区，上海房荒严重达至顶点，其原因是战时大量难民的涌入造成的。关于房荒的问题，因涉及到对流民生活的影响，是本文着重阐述之一，对本文的研究有所裨益。

¹ 刘胜：《浅析民国时期流民与城市化关系》，《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²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

³ 马陵合：《流民与上海租界社会》，汪晖、余国良：《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⁴ 邵燕婷：《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原因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⁵ 阮清华：《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⁶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页。

⁷ 徐牲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

⁸ 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欧美学者关于上海史的研究中,从不同的视角和理路,审视和考察了流民与上海社会的关系,其中顾德曼、韩起澜等作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顾德曼¹以劳工、流浪汉、水手等贫穷移民群体介入上海社会为着眼点,阐释其与带有地缘性质的会馆、帮会组织的关系以及对上海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韩起澜将“族群”这一概念引入到苏北人的研究当中。通过分析苏北移民在上海社会的生活及追求一定的社会地区的反差,指出苏北人作为一个集团无正当归属,并进而演变成族群,成为脱离于上海社会的一个“次等阶层”²。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指出上海往往在政治动荡时期成为中国难民的安全避风港,认为从1945年开始,“避难归来的华人涌进上海,很可能促使总人口增长到上海历史上的最高纪录”,直至1949年间都大致维持在550万至600万之间。³此外,安克强⁴、小浜正子⁵等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以市政机关、“社团”等为切入点,多有述及流民与上海社会的关系。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关于流民问题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成果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但流民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的布局上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作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流民的研究的还稍显薄弱,目前的研究现状与其历史地位是不符的。因此,对上海的流民研究而言,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广阔的领域值得探究。所以,本文以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的流民问题为切入点,以此来分析流民与上海社会的关系。

三 理论方法与史料来源

理论方法:

本文采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来分析四十年代上海地区的流民问题。因此,涉及的理论与方法,主要以人口结构理论,群体行为论,群体心理学,社会心态论等相关方面的理论,结合计量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将充分挖掘现有资料,运用比较分析等方式进行探讨。

资料来源:

本文主要以上海市档案馆藏民政档案,警察局档案,工部局档案,社会局档案为主体,以及各种同乡会资料,慈善机构资料,商会团体资料。结合报纸杂志类资料,包括《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闻报》、《大公报》、《新

¹ [美]顾德曼,宋钻友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² [美]韩起澜,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³ [美]罗兹·墨菲,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25页。

⁴ [法]安克强,张培德、辛文锋、肖庆璋译:《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⁵ [日]小浜正子,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闻报》、《救亡日报》、《交友》、《上海生活》、《中国农村》、《经济周报》等数十种。

四 思路与框架

本文将分为四个章节来探讨上海地区的流民问题。

第一章分析这一时期上海流民的基本概况，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探讨1937-1949年上海流民产生的原因，将从战乱、灾害、社会结构的变动等方面分析上海流民麋集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第二节，对上海流民的数量和规模作估测和大致的概括，从整体上认识上海流民的严重性。第三节，着重考察流民的来源地，使上海流民群体形成的脉络更为清晰。

第二章探讨上海流民职业流向和生活状况。第一节以上海流民的职业流向为主线，通过具体的职业工种如码头工人、人力车夫、乞丐等分析流民在上海的职业状况。第二节，主要研究上海流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分析流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在上海的收入情况等两个方面来反映当时流民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

第三章重点考察这一时期上海流民的整体特征，作为一个群体，他必然会有自己的某些特征，特别是流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本章将以流民的外在形象和内心心理两个部分进行分析，以此阐释流民群体的特征。第一节主要分析流民外在形象，通过对流民群体的人口结构特征的考察来反映出流民群体外在特征。第二节探讨流民心理特征，第一部分是讨论流民群体的心理整合，透过流民群体为了生存权利的抗争，折射出流民的价值观取向，并就此展开对流民群体心理分析。

第四章以流民与上海社会的互动为重点，以1945年伪上海特别市的人口疏散行动来分析流民群体与上海社会的关系，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着重阐述1945年上海严重的社会现实促使疏散行动得以开展和人口疏散委员会的建立。第二节通过对人口疏散行动实施过程的考察，分析其失败的原因。第三节重点分析人口疏散行动与上海社会的关系。

第一章 1937-1949 年上海地区流民的概况

流民如一堆发霉的菌，腐烂而残败。

他们走到这里，已经不能再走了。饥饿和疲乏整个击溃了这个逃亡的队伍。人们喘息着，呻吟着，孩子们嘴里吐着白沫，像件空虚的行李，挂在父亲的肩头，老年人已经陷于昏迷的状态，妇女依仗她们持握的唯一的武器和财产，柳木或独木的行杖，挣扎跋涉已经尽力她们最大的可能和精力，这时候能望见一个不算太小的村落，如同迷路在大戈壁中的行旅者，突然发现了泉水，有了复生的希冀，因而意识的发觉那不能再行容忍的疲劳，到这时候才知道她们实在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量，精力的泉源已经枯竭，而颓然倒卧在泥土里。……¹

流民形成的因素是多元的，往往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灾荒流徙，频繁的兵灾匪祸酿成的难民型流民，社会结构变动转型催生的“新型”流民，……如此种种，成因互异的流民潮究竟何为主导因素尚难定论。但是，把流民“看做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疑是正确的”。² 1937-1949 年间，在战争连连、灾荒遍野、城市工商业凋敝破产等情形下，上海地区出现了一股巨大的流民潮。此时，上海地区的流民群体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构成十分复杂。因而，在此期间形成的流民群体与上海社会的磨合交融中，产生的碰撞和摩擦影响深远。

第一节 流民产生的原因

1937-1949 年，上海地区流民产生的动因所涉极广，综合而言包括战乱型流民、灾荒型流民、经济结构变动型流民的涌现和汇聚，进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流民浪潮席卷上海社会。从此时上海地区流民群体形成的基本状态出发，上海流民的发展变化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1937—1941 年，因抗日战争的影响，东南诸省份及上海市郊属县地区，有大量的难民型流民涌入租界地区，短时间内即汇聚成一股流民洪流。二、1942—1944 年，自孤岛陷落上海全面沦陷起至抗战结束前，是上海社会结构畸形发展的阶段，经济面临崩溃的境地，大量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对外贸易几乎停滞等现象，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人口的直线上升，进而演变成无业失业型流民的滋生。三、1945 年，抗战胜利后，部分民众因不堪在上海的生活重压而返乡、内迁、他适，大量人口的外流造成了 1945 年上海的人口总数量达到四十年代的最低点。四、1946—1949 年，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急剧增加，主因是受内战的影响而形成的难民流民潮。不过，在以上四个阶段中，战乱、灾荒、社会结构变动等诸因素，常常相互牵连而引发，流民的产生是多重矛盾合力造成的结果，决非单一因素所能囊括。

¹ 关永结：《流民——一个没有完结的故事》，《风雨谈》，1943 年第 5 期。

²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92 页。

一 战乱型流民

战乱型流民无疑是这一时期上海流民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40年代前后的上海，因外部战争的创伤而导致大量难民纷纷涌入，汇聚成一股数量巨大的流民潮。此时上海的流民潮共分为前后两个高发期，一是1937年因抗战的爆发而导致的；一是因解放战争而引起的。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军铁蹄迅速席卷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殃及大半个中国。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惨遭蹂躏之难民迫于生存的压力，苟延残喘颠沛流离者众多。

“日军盘踞浙江长兴城、江苏宜兴城、高淳城至溧阳城。安徽广德城、郎溪城虽未沦陷，可是由于日军‘扫荡’和轰炸，全城房屋可说没有一间是好的，居民流离失所，生活无依。”¹淞沪战事重兴之后，“上海市暨临近各县受灾民为数殊众。仅就目前沪市一隅，所收容之难民言，其数亦达四五十万之谱。”²江、浙等内地沦陷区的民众，因不堪“敌人的奸淫劫掠，能够逃得出来的都尽量的逃到上海，因此，上海的难民，就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去年八月份，各收容所的难民约十一万，到八月底就增加到十三万人。”³战后国民政府曾对战区各省市的难民及流离人口进行过统计，全国总人口中有26.17%的人民在战时成为难民而至流离，达9544万人左右，上海的难民流离人数为531431人，占上海战后总人口的13.8%。见下表：

表 1-1 战区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统计表（1937-1945 年）

省市名	难民及流离人民数	占人口百分比	省市名	难民及流离人民数	占人口百分比
江苏	12502633	34.28	广西	2562400	20.37
南京	335634	32.90	河北	6774000	23.99
上海	531431	13.80	北平	400000	15.45
浙江	5185201	23.90	天津	200000	10.00
安徽	2688242	12.23	山东	11760664	30.71
江西	1360045	9.55	河南	14533200	43.49

¹ 单栋：《我所知道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写真》，第223页。

² 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主办上海市乞丐收容所和上海市难民习艺所计划草案及习艺所办理生产的图片（内附警务处关于收容乞丐问题的报告书 译文一份），Q120-3-64。

³ 涂新：《在奋斗中的上海——为纪念“一·二八”七周年而作》，《新华日报》1939年1月28日。

湖北	7690000	30.13	山西	4753842	41.06
武汉	534040	43.56	东北四省	4297100	12.12
湖南	13073209	42.73	绥远	695715	38.20
福建	1065467	9.25	察哈尔	225673	11.08
广东	4280266	13.76	总计	95448771	26.17

（资料来源：据二档馆二一，221《难民及流离人民数总表》整理。转引自：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44 页。）

1946 年 6 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遍及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战火所至，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促成大量难民滋生。1947 年，时任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长董显光报称，内战期间致“灾难地区遍及晋、冀、豫、鲁、热、察、绥、苏、皖、鄂、陕、甘及东北各地。匪军所至，实行斗争与清算，烧杀劫掠，苛敛征丁，破坏交通，溃决堤防，种种暴行，无所不用其极，致使生产者失其工具，农作者失其田亩，其他有职业者，生活失其依据，少壮掠劫，被迫当兵，老弱转为孤寡。因此，难民遍地，饿殍载道。截至昨日为止，社会部根据各省市府参议会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报告资料，加以统计，由各地匪区逃出，亟待救济之难民人数，共达 33089922 人。占全国人口总数为百分之七。最近匪军流窜区域扩大，各省市未及报告之难民人数，尚未计算在内。”¹特别是苏北地区，历经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以及随后的淮海战役等几次大规模的战役都是以这一地区为主战场，不仅给这一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而且滋生了大量难民。难民“不分昼夜相率冒险潜逃，流于扬州通州及京沪等地。无论矣，即以上海一地而言刻下聚集之难民何止数万”。²如通、如、崇、海、启等地区，“十年以来，久遭敌伪‘共匪’之荼毒，破家杀身，惨剧摧毁无遗，老弱转乎沟壑，壮者迫于炮火，哀此刁遗，岂堪几劫。年来相率逃亡来沪，流离失所，数逾十万。”³因此，1937-1949 年，上海地区流民充斥于街头巷尾，“马路上、弄堂里，挤满了人。菜黄的脸色，破褴的衣服，一望而知他们是饥寒交迫者。”⁴

战乱型流民是 1937-1949 年上海流民来源的主体。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此起彼伏”造成了一股数量巨大的流民潮，源源不断的涌入上海地区。这种流民麋集于上海的现象，是同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上海社会的发展变化息

¹ 《全国难胞逾三千万，政府正积极救济》，《申报》1947 年 11 月 27 日。

²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³ 上海档案馆：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行政院社会部等关于劝募救济特捐和要求救济逃沪难民及组织流亡回乡生产委员会问题的函、批复及代电，Q117-19-20。

⁴ 闵廉：《在沦陷的上海——上海工人步行团过渝谈话之一》，《新华日报》1938 年 12 月 21 日。

息相关的。

二 灾荒型流民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度，水灾、旱灾、蝗灾等各种灾害往往一时俱起，相互影响而产生巨大的威力，因灾而流者不乏其人，成为我国流民形成的一大特征。每逢灾荒年景，饥民四出，流民载道的现象不绝如缕，形成一股股流民遍地的浪潮，正所谓“大灾大潮，小灾小潮，以致流民潮的潮起潮落，与灾害的消长成正比。”¹ 1937年至1949年间，因水灾旱魃交替肆虐，致使全国累计受灾县次约4319次，受灾人数超过5亿人次。²

“不为溺鬼，尽为流民”的水灾是触发流民的一大诱因。40年代前后，全国的水灾情况严重，十余年里仅死亡人数就高达百多万人之多。1938—1947年，黄河花园口决口，致使豫皖苏三省数十县尽为泽国，民众深受洪涝之苦，前后死亡人口共计达九十余万人。与此同时，因“黄河的水灾，淮河下游的水灾，流离失所，最后万不得已而离开他碎小的土地的农民，又不止数百万人。”³

黄泛区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流民的主要来源地。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为作战方针，欲阻止日军控制陇海线南下会攻武汉，而炸开郑州花园口段黄河大堤，使得黄淮平原顿时赤地千里，成为一片泽国，造成豫、皖、苏境内数千万人受灾，几百万人流离失所，被迫逃离故土成为流民。更为严重的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环境的影响，决口直到1947年才修缮合拢。因而，在此期间，由于黄河改道出淮入海，以及经常溃决的缘故，使得在淮北平原上形成一个面积广袤的黄泛区，包括豫皖苏3省44个县市。此后，黄泛区出现“无处无灾，无处不荒；无年无灾，无年不荒”⁴的景象，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著名学者韩启桐等估计，1938—1947年9年间，黄泛区44县共有出外逃荒人口391万。⁵1948年，国民政府对黄泛区的人口变动作了调查，仅苏北的高邮、宝应、淮安等6县，在此期间外逃人口约占战前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总计达到202400人（见下表1-2）。“兵荒水灾，被害奇重。……各村房倒屋坍，将及半数田禾颗粒不获，实明清数百年所未有。至今各圩水未消，二麦无种。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接踵而逃。”⁶

表 1-2 江苏省黄泛区各县人口变动统计表（1948年）

¹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²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根据附表I，II统计，第380—383页，第392—394页。

³ 《新闻报》1938年12月4日。

⁴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49页。

⁵ 刘仰东、夏明方：《灾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⁶ 上海档案馆：失业贫民、流浪者要求救济，介绍职业问题的来函与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复函，Q120-4-212。

县别	原有人数（1936 年）	逃离	
		人数	千分率（‰）
高邮	670808	25100	37
宝应	494174	17100	35
淮安	768443	53500	70
淮阴	459281	29800	65
泗阳	586546	36700	63
涟水	601986	40200	67
总计	3581238	202400	57

（资料来源：根据《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第 21-22 页中的“泛区各县人口变动统计”的江苏泛区内容改制。转引自：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第 187 页。）

1937-1949 年间，全国的旱灾情况亦不容乐观，特别是 1942-1943 年期间的中原和广东大旱。不仅破坏力十足，引发“中原大饥荒”和“广东大饥荒”，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波及范围极广，中原大旱期间，大部分华北地区也深受旱魃肆虐。此外，旱灾还容易促使并发性灾害滋生，蝗灾就是旱灾的衍生品。这一时期，我国的旱灾主要发生在华北平原、两广地区、湖南、山西等地。见下表（1-3）：

表 1-3 1942-1949 年旱灾死亡万人以上统计表

灾型	时间	受灾地区	死亡人数
旱灾	1942-1943	河南	3000000
	1943	广东	500000
	1943	山西陵川	30000
	1946	湖南零陵、祁阳 东安、衡阳	96186
	1946	广西临桂、武宣	18000

（资料来源：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395 页，节录制成。）

旱灾的破坏力相较水灾而言往往更大，特别是在对农作物的损害程度上。以

1942—1943 年中原旱荒为例，是年河南地区持续亢旱，农作物几乎绝迹，造成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进而引发了卖妻鬻子、人肉相食等现象。河南人口当时有 3000 万，然在这次大饥荒中几乎人人受灾而无一幸免。“河南灾情之重，……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饉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¹仅死亡人口，两年中累计就达 300 万。²此外，为了求生，大量灾民流离转徙，在境内随处可见逃荒的灾民，“密县、登封、临汝、宝丰是灾区比较重的地方，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³据统计，当时有 300 万人逃离家乡成为流民。与此同时，1943 年，粤东发生大旱，“灾区遍及潮、梅各县，粒米如珠，民无以为食，宰卖人肉事件屡有所闻。”⁴遭受旱荒煎熬的广东灾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从沿海向内地的大迁徙，仅顺德县 60 万人口中就有二成人口逃出。⁵因旱灾造成的饥荒，而引起的人肉相食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骨肉相啖，“绍属灾荒，于兹二载，死亡相继，惨绝人寰，举凡足以形容灾象之名词，均已见诸事实，最近更痛悉余姚山区张姓家，发生弟食兄尸之惨剧，诚千古之奇闻，人间之惨事！”⁶由此，旱灾对民众的影响可见一斑。

大旱之后往往容易引起严重的蝗灾。1943 年中原旱荒之后，大面积的蝗灾接踵而至，波及河南、河北、山西、安徽、江苏一带。⁷自 1942 年至 1946 年，受蝗农田 165742757 亩，年均 33148551 亩。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省在这一时期，农作物被害面积就广达 5800 余万亩。⁸成群结队的蝗虫，“铺天盖地，漫山遍野”，每到一处往往横亘数十里，顷刻之间野无青草，农作物被蚕食殆尽，以致造成粮食歉收或绝收。因此，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乞讨过活，走上流浪生涯。1943 年，山东旱蝗，“人畜饿死者甚多，卖儿卖女者甚多”。山西泽州“复遭蝗灾，民四散逃亡”。1944 年是民国时期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陕西全省被飞蝗所害，“所至必噬，一噬必净”。河南入夏以后，“蝗蝻为害，蔓延遍野，秋禾蚕食殆尽；入秋前后，蝗旱风雹接踵为患，受害共达四十余县。”是年，河南省获嘉县小辛庄因惨重的蝗灾，致使百姓一贫如洗，人们以树皮、树叶、草根充饥，“广大贫苦百姓只得扶老携幼，到处逃荒，……村上有八十三户，全家外出逃荒的四十一户，留在村里的四十二户，多数户也有人逃荒在外”。⁹此外，

¹ 王芸生：《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1943 年 2 月 2 日。

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50 页。

³ 张高峰：《豫灾实录》，《大公报》1943 年 2 月 1 日。

⁴ 罗翼群：《广东捐务黑幕之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旧时经济撷拾》，第 45 页。

⁵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108 页。

⁶ 黄雨齐：《余姚米荒中之食尸》，《申报》1941 年 4 月 2 日。

⁷ 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引书馆 1951 年，第 8 页。

⁸ 同上，第 3—8 页。

⁹ 政协河南省获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获嘉文史资料》第 1 辑 1990 年，第 60 页。

如安徽和湖北等地也不同程度的受到蝗灾的滋扰,安徽十三县灾情惨重,湖北三十二县受灾。¹因此,在蝗灾的肆虐下,民生维艰而被迫转徙流浪者覆路塞途。

综上,1937-1949年,我国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且破坏力巨大。不仅水、旱、蝗等灾害在次数和规模上不逊以往,甚至中原大旱灾和蝗灾都是自民国以来中国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而且,这一时期中国自然灾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水旱交织”、“旱蝗交错”,几种灾害同时出现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上,必然会给民众带来灭顶之灾,随之产生了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徙。所以,贯穿于1937-1949年间的灾荒型流民占据着上海流民总体构成的重要部分。

三 社会结构变动型流民

1937-1949年,社会结构变动型流民的产生和汇聚,在上海流民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根源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被动调整和城市经济凋敝破败。自然经济的解体和灾害战乱导致农村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农村经济结构被迫作出调整,部分农民脱离故土流徙于上海而成为流民。同时,上海地区的经济环境不断颓废破败,加速了城市工商业的凋敝破产,进而造成了大量失业型流民的诞生。此两类流民群体的形成是四十年代上海流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大量农民从土地中游离出来,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别无他法只有流离到都市去寻找生活。“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业之经营获利殊鲜,于是农民不得不打破其墨守乡土之故习,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另谋较优之职业。据调查所得,今年农业户较三年前(1933年前)调查时已减少百分之十二,因本县与各通商大埠,水陆交通,均称便利,每年前往上海、杭州或嘉兴等处谋充劳工或作商贩者,颇不乏人。”²农村土地集中化的现象在四十年代日趋严重。一方面,由于农民土地被掠夺而导致大量农民被迫逃离异乡。抗战时期,敌寇每到一地,常常占领农民田地,建筑飞机场、军火仓库、兵营等;圈定农民的田地,辟为农场,实行移民耕种,这就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如“在江南,敌人把真如、大场、吴淞、杨思桥、闵行、龙华一带的农田,武力强占,分配给日韩的移民种植,把残有的房屋,拆除或毁烧,建立起日本的新村来。”³在敌人无情的土地掠夺政策之下,原有的农民只能离开了世代相依的土地而漂泊到异乡。另一方面,地主掠夺兼并土地也蚕食了农民生存的基础。“拥有大量土地或特产的地主,烽火中的暴发户,以及一部分不惜利用地痞流氓作走私和囤积居奇的非法买卖发国难财的丧心病狂者,他们在国难中对法币的怀疑,他们很聪明地想到购置田地是最稳妥的,大家不约而同地纷纷购买田地。从后方到前方,

¹ 章义和:《中国蝗灾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3-414页。

²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平湖之土地经济》,平湖县政府1937年编印,第133页。

³ 秦柳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第7卷第3期,1941年1月7日。

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暴发户争购田地’的空气。”¹沦陷区内的农民在敌伪无限制的剥削、高额地租与高利贷压迫之下,加之所生产的农产品不是被抢,便是被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售出,造成了一般农民大都无法进行再生产而致破产。“据敌伪自己估计,民国卅二年沦陷区农民的负担,已较民国卅年增加八十倍以上,但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在统制政策下仅增加四倍左右。在这种情形下,农民纷纷离乡别井,另求生路。”²此外,大量农民被拉壮丁,“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里十分之六以上的人,都是直接从农村里跑出来的”。³因此,为了躲避兵役、免遭荼毒、迫于生计,农村中存在部分农民逃往城市的现象,进而成为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流民。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上海的失业状况日益严重,失业人口逐渐增加,因失业而成为流民者不乏其人。一方面,由于战时大批工厂倒闭或内迁,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在二十八年六月以前,雇佣工人约六十万名。战事发生后,战区内之工厂作坊,大都均告停工;其幸未遭毁灭者至年底仍多未能复工。是以失业之工人为数颇众。……约略计之,二十六年底,全上海之工厂及作坊失业工人,当在三十五万人以上。”⁴据上海社会局调查,“上海被害之工厂约二千二百七十余家,损失总额在八万万万元左右,内闸北区之损失比率为百分之百,在虹口及杨树浦者完全被毁占百分之七十。”⁵而内迁工厂的数量与战前上海有七千多家大小工厂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沪战三月,迁移至内地的工厂不过一百五十二家。”⁶随着工厂内迁的工人则更少了,“战事爆发后,由上海、汉口等处迁移到内地的工厂技巧工人数千人”⁷,上海工人迁移者计有1500余人。因此,在大批工厂倒闭且少量内迁以及少数工人内迁转移的矛盾之下,使得上海的失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至1939年初,失业者仍有30万之众。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受上海,在经济上实行“劫收”掠夺的政策,致使“上海有90%以上工厂停工,失业工人至少在50万以上。”⁸1946年以后,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益趋紧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签订以后,大量价廉质优的美货充斥上海市场,给刚刚起步的民族工商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民族工业纷纷倒闭破产。以针织业为例,“美帝袜子与服用品倾销,特别是玻璃丝袜,依靠特权免税或走私进口,使国产袜子无法与之竞争。当时盈亏全凭投机,囤积原料。一般都难维持,不少工厂赖变卖机器来维持,小厂销路多为单邦转口,大部分厂因买不到原料亏蚀,复因买原料

¹ 张锡昌:《抗战中土地关系发展的趋向》,《中国农村》第8卷第4期,1942年6月。

² 劳瑞同:《上海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新华日报》1944年8月16日。

³ 陈翰笙:《目前中国的农村》,《中国农村》第7卷第6期,1941年5月。

⁴ 程海峰:《1937年之中国劳工界》,《国际劳工通讯》,第5卷第4期14-16页,1938年4月。

⁵ 赵恩纶:《战时上海工业鸟瞰》,《财政评论》第3卷第6期,1940年6月。

⁶ 千家驹:《论第二期抗战的战时经济》,《国民公论》1卷5、6期合刊26页,1939年1月16日。

⁷ 庚塞·斯坦因:《新都印象记》,《大英夜报》1939年8月17日。

⁸ 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用金条，而售得为银元，故百分之九十以上停工。”¹ 针织工业为“家庭式之小型工厂，上海现有 593 家，袜机、布机、缝衣机合计 26233 部，……全盛时有三四万工人，……现因交通梗阻及外汇低落，销路呆滞，价格不振，而棉纱原料、利息、工资无不昂贵，故明亏暗蚀，成本已超逾市价，如线袜每打，而市价八千元，成本需一万元，内工资达三千一百至三千八百元。花袜每打市价一万四千元，而成本达一万六千五百元，工资为三千八百元至四千四百元，故资力薄弱者已纷纷停闭，现开工者不到二百多家，其中勉强维持的不足一百多家，其余亦每日在雨风飘摇中，仅因工人解散不易，故尚勉维残局耳。”² 据统计，上海半年来工厂商号倒闭者已达 1600 余家。³ 随着工商业的破产，失业问题也亦趋严重，1946 年全市失业者即达 30 万人。⁴ “上海失业工人的总数，至三十五年增至三十万人以上，其增加的因素，则以内乱不止，交通阻塞，原料缺乏，工厂停闭者多。”⁵ 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增加加剧了上海的失业状况，“各方由内地经济破产而涌来上海的劳动者日众，失业大大的增加起来。”而且，“这些失业工人，与过去的失业者完全不同，过去的失业工人，还有四郊的亲戚朋友做后盾，或是借贷，或是帮助农作；今天失了业，难民所限制着人数而进不去，只有转为无家无乡可归的流民。”⁶ 所以，整个四十年代上海地区的失业状况都是十分严重的，失业人口的数量巨大，因失业而转为流民者亦达数十万之多。

社会结构的转化变迁往往促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子系统的变化，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流民问题天然的与社会相联系，流民即能触动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条件也掣肘着流民的消长。所以，社会原因是流民生成的主因，特别是 40 年代前后的上海地区流民更是这一因素造成的。

总之，因战争连年、灾害遍野、农村离村人口现象严重、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等因素而形成的流民，在 1937-1949 年间的上海地区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其产生的数量、形态及影响相较于“民国时期的流民潮，就其主流而言，乃是‘流动的饥民潮’、‘灾民潮’”⁷ 是有所区别的。这一时期的流民潮起潮落与社会变动（战争、经济结构变动）的因素连接的更为紧密，产生的影响更甚，可以说 40 年代前后上海流民潮是“难民流民潮”、“经济流民潮”，这种系社会变动而造成的流民潮是这一时期上海地区流民汇聚的主要原因。

¹ 上海市工业局：《上海手工业调查报告》，1951 年 10 月。

² 山禾：《风雨飘摇中的上海工业》，《经济周报》第 2 卷第 25 期第 15 页，1946 年 6 月 27 日。

³ 《经济周报》第 4 卷第 2 期第 23 页，1947 年 1 月 9 日。

⁴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535 页。

⁵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劳工运动史（二、三、四、五）》，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 1966 年，第 1733 页。

⁶ 闵廉：《一·二八纪念谈上海工人运动》，《新华日报》1940 年 1 月 28 日。

⁷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109 页。

第二节 流民数量的估测

人口数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人口总体的量的规定性,人口数量的多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流民人口数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情况。

1937-1949年,上海地区流民聚集,数量巨大。此种情况的出现,是现实社会对底层民众的摧残与逼迫所致。但要准确测算流民的数量,限于人口统计资料的匮乏而不可得。所以,笔者将综合上海人口总体变化情况和上海人口的职业发展状况,预估当时上海的流民数量。

一 上海地区人口数量的总体概况

一般而言,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减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而影响人口数量变动的情况不外有三:一是政区的扩大;一是由于人口的出生与死亡而引起的自然变动;一是由于人口由一地向另一地区迁移所引起的机械变动。所以,考察上海地区的人口变动情况,将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以此窥探上海的流民数量情况。

近代以来,上海辖区所属范围变动较小,市区境域几乎未有变动。1927年以前的上海,就是指“上海县”,包括两租界以及沪南、闸北等地,面积为557.85平方公里。1927年,上海特别市建立,辖区扩大,名义上加上了宝山县属部分地区,但事实上当时上海市政府并未全部管辖新划的区域,甚至当时辖区的实际面积反而不及过去的上海县,只有527.50平方公里。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的辖区增加到约为617.99平方公里,一直到上海解放时为止,这个辖区没有什么大的变化。¹因此,1937-1949年间的上海政区范围变动不大,且增加部分主要是在郊区,而当时郊区人口密度较小,据1950年的统计,每平方公里只有1658人²,增加区域内总人口约为149220人左右。所以,这部分因政区扩大而增加的人口,在上海总人口数中所占比重较小。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考察地区人口发展变化情况的一杆标尺。民国年间,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情况处于较低的水平。据统计,1900—1943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在3.6%左右。³至于上海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情况,关于1937-1949年的,至今没有详细可靠的数据。不过,1929—1936年间上海“华界”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统计较为精确,1929—1936年,7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3%。⁴考虑到1937-1949年,上海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应当不会很高。据统计,1949年,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2

¹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1页。

² 同上,第11页。

³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1950年—1980年亚洲及远东人口》(英文版,1959年),第81-86页。转引自: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⁴ 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4%。¹因此,通过以上各组数据,大致可以反映出1937—1949年上海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情况,鉴于本文的主旨是对流民数量作一数量上预测估计。所以,笔者在此选取一个中间值3‰作为计算标准。在此,以1936年,上海总人口为3814315人计,至1949年,13年间上海人口自然增加数量累计为148758人左右。

四十年代,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上海,造成了在短时期内上海人口的迅猛增加。自辟为“商埠”以来,上海人口增长迅速,屡现增长节点。1852年约为54万人,1910年进入百万行列,1915年增至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大关。²1937—1949年间,是上海人口发展历程上所具有的在三次短时间内大规模增长中的第二和第三次(第一次为太平天国进军上海时期,1855—1865年间,上海地区的人口净增7万余人)。³上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并没有因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影响而减少。相反,在战争期间上海毗邻地区有大量的难民、灾民流入以及战后流亡各地的人口相率回沪,以致此间上海的人口不降反升。1937——1942年,外来人口相继迁避租界、闸北、南市等地区,1942年上海全区总人口为390多万,比1937年的380多万增长近10万人。⁴1946年,随着内战的爆发,城乡经济奄奄一息,各地流入上海求生的劳动人民数目更是剧增。至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人口为545万左右。⁵因此,1937—1949年,上海人口骤增了160多万。所以,外来人口的机械性流入是造成上海地区的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此中大部分人口是因为遭受天灾人祸而迁避上海的流民。

因此,通过以上诸种情况,不难发现伴随区域面积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和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两种人口增长模式,对上海人口的总体变化影响甚小,而导致此时上海地区人口的总体迅猛增长的原因是以外来人口的流入所致。

二 流民数量的估测

流民群体因其具有流移不定,变动不居等特点,常常流离于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造成了政府机关缺乏对这部分民众的详细统计资料。所以,要考察此时上海地区流民的具体规模,几乎难以实现。然而,从一系列上海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仍能够大致勾勒出上海流民的数量。

本文将选取此间内上海人口的数量变迁和人口职业构成来考察上海地区的流民状况,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首先,上海地区在40年代前后有大量的难民灾民骤集,十余年间上海的人口增加了近160万,虽然局部时间内上海的人口有下降的事实,但总体上是呈上涨趋势的,而此中增加的人口中以灾害战乱型流

¹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8页。

²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91页。

³ 同上,第3—5页。

⁴ 同上,第90—91页。

⁵ 同上,第90—91页。

民为主要构成。其次，以上海的人口职业构成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短时间内的
人口增加，一方面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另
一方面也会滋生很多的社会问题，如大量无业失业人员的存在便是其中之一，以
当时上海社会的整体状况，政治黑暗、经济破败、社会秩序紊乱等等而言，要短
时间内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所以考察上海地区人口的职业构
成，能够从中发现无业失业人口在数量上的起伏变化情况，进而反映出外来人口
对本地区人口的职业状况构成的冲击，以此来窥探流民数量的端倪。再次，如前
所述，就 1937-1949 年而言，上海流民在沪的发展变化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二、四三个阶段中，流民在上海的发展变化情况大致以迅猛增长——稳定与
提高——迅猛增长为趋势。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轨迹是与国内局势和上海社会
的实际情况相契合，战乱型、灾害型、社会结构变动型流民此起彼伏，聚集上海，
造成人口的迅猛增加。第三个阶段，是此时上海人口发展的拐点，也是第一、二
个阶段流民在沪发展情况的转折点。1945 年，随着抗战的胜利，大批前期来沪
民众因在上海的生活不易、就业困难等原因而出现返迁故里的现象。因此，造成
这一年上海市区人口比 1942 年减少了 14.02%。然而，这种愿望在当时的情况
下不啻为空想。所以，第二年人口就回升了 13.64%，迁出的人绝大部分又回来
了。'所以，从当时上海人口发展的轨迹以及从流民来沪的情形上看，前后大致
是连为一体的。即使出现的短暂人口下降，也迅疾演变成下一波流民流落上海的
基础。因此，本文将以 1937-1949 年上海人口的发展情况和人口的职业构成状况
出发，预估当时上海的流民数量，不再细分各时段内的流民数量，以免有割裂流
民流落在沪之嫌。

1937-1949 年间，对上海地区人口数量作详细统计的，一是抗战期间，日、
伪当局对“华界”地区分别与 1940 年、1942 年进行了两次户口调查。公共租界
和法租界地区，1942 年日军进入以后，为了维护统治亦曾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
一是抗战胜利后，1945 年至 1949 年，国民政府按年每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有
关四十年代上海人口职业构成的统计，目前较为清晰的表明四十年代上海的人口
职业构成的是 1946 年和 1949 年的统计。尽管抗战期间上海没有完整的人口职业
概况的统计资料，但是参照 1946 年与 1949 年上海的人口职业构成还是可以一窥
前期的人口职业状况的端倪。上海的人口变化情况与职业构成状况，见下表
(1-5, 1-6):

表 1-5 1936-1949 年上海人口变化表

年份	人口数 (人)	增长人数 (人)	比上期 增长 (%)	平均增长率	
				时期	(%)

¹ 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第 48 页。

1936 年	3814315				
1937 年	3851976 (华界地区: 2155717)	37661	0.99	1936-1937	0.99
1940 年	1479726				
1942 年	3919779	67803	1.76	1937-1942	0.3
1945 年	3370230	-549549	-14.03	1942-1945	-4.91
1946 年	3830039	459809	13.64	1945-1946	13.64
1947 年	4494390	664351	17.34	1946-1947	17.34
1948 年	5406644	912254	20.32	1947-1948	20.32
1949 年 (3 月)	5455007	48363	0.89	1948-1949	0.89

(资料来源: 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 第 47 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第 90 页。)

表 1-6 1946 年、1949 年上海人口职业构成统计表

年份	1946 年	年份	1949 年
总人数 (人)	3830039		4980992
12 岁以上	2925547	15 岁以上人口	3467561
农业	121017		131952
工业	546730		449544
商业	578160		654616
交通运输业	176217		242822
自由职业	53584		56976
公务	59480	国家机关	59055
人事服务	151350	宗教	4646
料理家务	830038	家庭佣工	94203

服兵役	1544	手工业	262328
矿业	972	建筑业	46928
求学	188619	15 以上在校学生	146270
其他	77868	其他	15529
无业	139968	家庭劳动、失业、无业	1256226
		金融	24204
		教育文化卫生等	22262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108-111 页。）

表 1-5，表明抗战期间上海的人口统计是不完善的，部分年份只统计了华界地区，部分年份没有详细的人口统计。1940 年只统计了华界地区的人口数量为 147 万多，1943-1944 年则没有关于上海人口数量情况的详细数据。但通过以上人口变化的情况，仍能大致梳理出当时上海人口增长的一个基本脉络。1940 年华界地区的人口数量相较于 1937 年而言，减少近 70 万。不难理解，在抗战期间，华界地区的部分民众因战火所致而殒命。此外，毋庸置疑的是，在此期间内华界地区有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地区。“‘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成千上万的难民从闸北、虹口、杨树浦、南市和近郊一带，蜂拥而入租界，半月之内，难民总数即达 20 万人以上。随着战区的扩大，战事持久，战火蔓延，难民数量不断增加，高峰时几达 70 万左右。难民中大多数为工人、店职员、农民及其家属。”¹大量难民的涌入，致使两租界地区的人口数量甚至超过往年全上海的人口总数。1940 年，上海租界地区，“人满为患——过去大上海包括南市、沪西、闸北、沪东都在内，只有三百五十多万人，今仅英、法两租界上，最多时达到五百万人口！”²由此可见，四十年代初，因战乱所致的难民型流民充斥租界地区。1942 年 2 月 1 日，日军当局对两租界进行人口调查后发布公告，公共租界人口是 158 万余，法租界为 85 万，相比 1937 年激增了 78 万余人。³1943 至 1944 年，上海人口没有详细的数量统计。但是，至迟于 1945 年 2 月，时人指出上海仍有 500 万人左右。⁴1945 年，在抗战胜利后，部分民众鉴于上海的生活压力日增和工作难寻等原因而返乡。但到 1946 年之后，上海人口迅速回升至战前水平，增加了 45 万多，

¹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43-44 页。

² 闵廉：《一·二八纪念谈上海工人运动》，《新华日报》1940 年 1 月 28 日。

³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4 页。

⁴ “目前上海市区人口，约计仍在五百万之谱”（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1944 年 10 月 5 日。）“上海人口五百万”（《疏散人口的几个先决问题》，《申报》1945 年 1 月 28 日。）“（上海）人口激增，乃至五百万人之众”（陈日平：《对于疏散人口之拙见》，《申报》，1945 年 2 月 24 日。）

增长了13.64%。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人口达到民国时期上海人口发展的顶点,达545万左右。综观以上诸年上海的人口变动情形,可以勾勒出1937-1949年上海地区的人口变动总体上呈增长趋势,虽然局部时段有所震荡,但是始终维持在一个高水准的阶段。具体而言,以1937年计,至1949年3月,上海人口总体增长了1603031人。但考虑到上海地区在区域面积增加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等因素,如前所述,管辖区域增加而增加的人口为149220人,自然增长的人口有148758人。所以,从1937年—1949年,上海人口大致共计增长了1305053人。需要指出的是,四十年代是上海地区人口发展的大爆发时期,流民人口中的战乱型流民、灾害型流民的流入是上海人口增长的主要构成,加之本区内无业失业型流民人口。据统计,1939年初,失业者仍有30万之众。¹综合而论,四十年代上海地区的流民人口大致在150万人左右。

通过对上海人口职业构成的分析,也能反映出1937-1949年上海流民数量的一些情况。表1-6显示,在全市适龄就业人口中,1946年,上海全市无业人口近14万人,如前所述失业人口达30万,无业失业人口共计44万。另据有关统计,1946年上海仅无业人口就达到40多万。²1949年,在家庭劳动、失业、无业人口中高达125万多,若以1946年上海人口职业构成中的料理家务人口作为此其家庭劳动人口为依据,1949年,上海的无业、失业人口约为42万多人。当然,以上关于人口职业统计的数字应该不是非常详实的,或者是有很大水分的,因为“由于四大家族对人民加紧搜刮,上海地区商业倒闭,工厂关门,而广大内地人民流入上海的人口却更多,因而失业问题更为严重了。为了掩饰这些情况,当时人口职业资料的隐蔽性质更为巧妙。”³但是,仍能从这些统计资料中管见上海人口的职业概况。此外,在职业构成中的诸如料理家务、自由职业、其他等职业中,1946年三项共计为96万多人。1949年,家庭佣工、自由职业、其他等职业中总人口为35万多人。以上三种职业中为数不少的失业无业人口。由此,失业人口和以上三类人口总计,1946年为110万,1949年为160万,几占各年总人口的1/3,占从业人口中的1/2左右。此外,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家庭佣工、商业中的小商小贩等职业中也是流民的主要职业流向,有大量的流民存在。至于四十年代中前期上海的人口失业情况,时人指出“上海工人阶级就在日本法西斯的浩劫下大大的消弱了。今天据一般统计来看,上海产业工人只剩下不到二十万人左右了,约占战前四分之一。而这些工人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在日寇工厂的。”⁴从中反映出在战前约有80万的工人中,今有60余万处于失业状态。1949年上海解放前,上海的失业状况仍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失业人口可能更

¹ 《新闻报》1939年2月7日,4月12日。转引自: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

²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40页。

³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⁴ 《真理》1944年第19期,1944年10月20日。

多。“据去年十二月份（1948年12月）全市户口总清查结果，本市人口总数为5228466人，失业人数常占百分之三十以上，难民亦常有二三十万人，经常需要救济，最近四个月来，苏北沿江各县，以及京沪，沪杭沿线难民，纷纷涌入本市，人口激增，早以超过六百万以上。”¹由此看来，1949年之前，上海的总人口中失业人员当有150万之巨。巨量的无业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从中还可以看出大量的外来人口对上海社会产生的冲击。因为1946-1949年是上海人口发展的大爆发时期，最少的人口增加量为5万左右，峰值为90多万人，累计增加人口达200多万。因此，在上海人口发展的急速时期，也是上海无业失业人口的增加时期，无业失业人口的变化同人口总量的增长成正比，人口愈多，无业失业人口愈多；人口增长愈快，无业失业人口增加愈快。作为无业失业人口的伴生物和衍生物的流民自然同上海人口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受上海人口数量的牵制与影响，外来人口增加的越多，产生的流民越多；无业失业人口越多，产生的流民也越多。所以，1937-1949年间，上海严重的失业状况，一方面加剧了流民在上海就业的困难，一方面造成了更多流民的滋生。

总之，流民群体是一个动态的群体，流民人口的数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处在不断的变动中。所以，准确的流民数量是无从可考的，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对流民数量的估测仍能给予我们认识流民群体以帮助，进而为对一个特定社会的现状的考察起到关键的作用。1937-1949年，上海地区的流民数量无疑是庞大的，对上海社会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其发展变迁的每一个过程始终与上海社会的发展变迁紧密相连，既相互促进，也互为掣肘。

第三节 流民来源地分析

上海本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型城市，五方杂居，华洋相处，“街头巷尾皆吴语，数祖列宗半外乡”。据调查统计，自1885年至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的非上海籍人口占总人口80%。1950年，非上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85%左右。²上海地区的此种人口籍贯结构，清晰的表明上海的人口主要是以外来人口的流入为主，其中因惨遭各种困厄而被迫从全国各穷乡僻壤逃离出来的流民往往是其中最为活跃和积极主动的一部分。在1937-1949年的上海地区中，此种流民群体的籍贯构成表现的尤为明显，大量外省市（特别市）籍的流民因战乱、灾变等原因流离沪上。此外，上海本市所属郊县地区的民众也因不堪社会巨变和困厄而成为流民麋集租界等地。所以，从流民的籍贯上考察，当时上海地区的流民来源地是十分广泛的。

¹ 《全市人口统计》，《申报》1949年5月2日。

²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一 外省籍流民

1937-1949 年，从上海地区流民群体的籍贯构成上看，是以外省市人口的迁入为主。1940 年代后期，在沪移民已构成上海市区居民的主体，在市区 20 个区的居民中，移民比例平均为 92.27%，近郊 10 个区移民比例平均仅为 39.4%。¹这种反映在人口户籍和籍贯上的差异，表明上海地区的人口构成是属于典型的机械变动型的人口流动模式——外省籍流民的移入促使了上海地区人口在籍贯构成上的变化。

40 年代前后，全国各地广为遭受战乱和灾荒的涤荡，部分不堪生活重压和面临生存危机的民众，不得不走上背井离乡、辗转流离的生涯。而上海独特的城市地位和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吸收了大量外省市流民流入上海。因此，在流民的来源地和籍贯上，即表现出了几乎涵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市的事实。下以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及上海市救济院习艺所受救济人员的籍贯统计为例，附表 1-7，1-8 如下：

表 1-7 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受救济人籍贯统计表（1947 年 8-10 月）

日期 省份	8 月 31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31 日	总计	百分比(%)
上海市	155	151	150	456	11.02
南京市	24	24	23	71	1.71
北平市	2	2	2	6	0.14
江苏省	505	498	489	1492	36.08
浙江省	476	493	494	1463	35.38
广东省	63	68	70	201	4.86
安徽省	66	60	65	191	4.61
山东省	21	22	24	67	1.62
河北省	10	12	11	33	0.79
湖南省	8	7	7	23	0.55
河南省	16	10	10	36	0.87
湖北省	9	9	7	25	0.6
江西省	3	2	2	7	0.16
四川省	7	6	5	18	0.43
福建省	6	6	6	18	0.43
山西省	2	2	2	6	0.14
贵州省	2	2	2	6	0.14

¹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 2006 年，第 179 页。

不详	5	6	6	17	0.41
合计	1380	1380	1375	4135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受救济人分类统计表，Q6-9-896。)

表 1-8 上海市救济院习艺所受救济人籍贯统计表 (1946 年 11 月)

籍贯	人数 (人)	百分比 (%)
上海	25	5.02
北平	3	0.60
南京	3	0.60
江苏	260	52.2
浙江	129	25.9
江西	3	0.60
湖南	4	0.80
湖北	8	1.60
河南	13	2.61
河北	2	0.40
山东	17	3.41
广东	16	3.21
广西	1	0.20
西川	8	1.60
福建	6	1.20
合计	498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救济院习艺所概况，Q130-6-6。)

以上两表所列流民的籍贯统计中，分别列有 18 和 15 个子栏目中，除去不详和上海市籍外，共包括 16 和 14 个省份和特别市，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省级行政区划中的大部分省份。自北的河北省、北平市，至南的两广及贵州地区；东则江浙皖鲁等省，西达四川省。由此观之，不难发现流民的来源地所涉范围极广、来源地众多。具体于各省份流民流入上海的多寡情况中，综观两表所反映的户籍情况及各省籍流落在沪的人口数量，江浙两省籍流民处于绝对多数的地位。在表 1-7 中，江苏省籍流民占总流民数量的 36.08%，浙江省籍流民占 35.38%；在表 1-8 中，分别占 52.2%和 25.9%。因此，来自江浙两省的流民在数量上几乎不相伯仲，但总体上却远远高于其他省市籍流民。此外，广东、安徽、山东等省也是上海流民另外几个主要的来源地。在表 1-7 中，三省流民共占总人口的 11.29%；在表 1-8 中占 6.62%。流民的此种籍贯构成，是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紧密相连的，即外省籍战乱型、灾变型流民的移入是上海地区流民群体形成的主角。但是，具体于各省籍流民在数量上的多寡和差异，在客观上则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和

决定了这种结果的产生。如从流民来源地上看,苏、浙、皖等省籍流民居多,不仅是因为这些地区受战乱和灾荒侵害最深,而产生众多的流民流入上海。还因为苏、浙、皖等省毗邻上海,在地理区位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般说来,距离上海地区的远近与其有关省份籍贯人口的多少是成正比例的”¹,即距离上海越近的省份,迁入的人口越多,反之则越少。如江苏省,“以苏常地区和苏北地区最多。苏常贴邻上海,工商贸易发达,与上海联系紧密,旅沪人士较多,苏北则是屡遭水灾兵祸,人民贫困,生计艰难,于是大批大批地来沪找生路。”²另外,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口的迁移转徙,江浙两省同上海地区在铁路、陆路、水陆等交通线上都联系的十分紧密,特别是沪宁、沪杭两线所组成的铁路网络大大便捷了人们的往来。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战区的人就像滚滚浪潮般向苏州河南岸租界涌来,沪宁线、沪杭线的许多城乡之家,扶老携幼急急朝上海租界这个自身已经危危欲坠的“防空洞”跑来。³广东籍流民在此期间所占较重的比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具体而言,广东省无论是在地理区位上亦或交通便捷程度上,同上海的关系都不可同以上三省所具有的优势相比,但是并不能否认有大量广东籍流民在沪的事实,基于以上两表所示,分别为4.86%和3.21%,明显高于豫、鄂、湘、赣等省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自上海开埠后,大量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广东籍商人、买办以及失业的船夫、脚夫、苦工等民众为寻求更好的生计,纷纷移入上海,从而在近代上海的人口总体构成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及至40年代,由于受上海社会环境的影响,部分广东籍民众因陷于失业无业的泥潭而成为流民,并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其他省份而所占比重较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四十年代上海地区的广东籍流民大部分是以前期在沪人口的转化而来。

流民的流向往往带有浓厚的地域化选择倾向,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闯关东”等现象就是流民选择性流向的典型例证。在上海地区的流民群体中也具有这种鲜明的选择性流向特点,典型的是以盐城、阜宁等地为代表的苏北地区有大量民众长期且持续性的流向上海。近代以来,苏北人有移民上海的传统,仅1931年水灾后就有约78045人流入上海,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有75000名难民涌入,1946年内战爆发,又有近59000名主要来自盐城、阜宁的难民跑到这儿。他们遍布于上海各处,其中以地主、农民、商人和学生居多。⁴“缘我苏北仗义来沪逃死求生之难胞,计达六七万人之众。”⁵如表1-9中,清晰的反映出这种变

¹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² 谢俊美:《上海人口纵横谈》,叶树平,郑祖安编:《百年上海滩》,上海画报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³ 郑祖安:《论租界对上海人口发展的影响》,转引自: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117页。

⁴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p41,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⁵ 上海档案馆:苏北逃亡来沪流民请求救济呈函以及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的批复等, Q106-1-197-1。

化情况。在有关 1771 名流民的籍贯统计中，共涉及江苏省 12 个县市，其中阜宁籍占 66.63%，盐城籍占 26.14%，其他各县只占总数的 7.2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上海地区的流民中很多是从苏北地区而来，特别是饱受灾荒战乱洗礼的阜宁、盐城地区，大量民众因奈于境况窘迫而被迫纷至沓来。

表 1-9 苏北逃亡来沪流民籍贯统计表（1948 年 6-12 月）

籍贯	人数（人）	百分比（%）
阜宁	1180	66.63
盐城	463	26.14
兴化	43	2.43
涟水	20	1.13
淮安	16	0.90
东台	13	0.73
南通	8	0.45
高邮	7	0.40
淮阴	6	0.34
扬州	6	0.34
如皋	5	0.28
海门	4	0.23
合计	1771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有关难胞请示救济文件，Q106-1-197。注：共计 1816 人，内含安徽籍 37 人，山东籍 8 人。）

因此，1937-1949 年间上海地区的流民群体的形成主要是以外来流民的大量移入所致，特别具有浓郁地域化选择倾向的江浙籍流民是这一时期上海流民的主体，几占流民人口的绝大部分。

二 沪籍流民

1937-1949 年间，面对内外交困复杂环境，上海本市的民众在政治环境恶化，经济环境凋敝，社会环境残败等综合因素的涤荡之下，生活日益艰难，被社会淘汰抛弃者，流离社会秩序之外者匱不乏人。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在面对日益窘迫的生存危机时，往往缺乏必要的生存手段和生活技能，只能流于街市乞讨、拾荒、进庇护所，别无他途。“几百间工厂在炮火下化为灰烬，这里面原来活动着的人物，不是葬身火窟，就是流为难民。田园村庄被烧毁了，几千几万结实坚强的农民，也变成了面无人色的饥饿者，流浪在街头，伏居在里巷，拥挤在难民所里。”¹所以在抗战初期，租界地区即人满为患，“大部分的失业工人和农人是幸运地逃到租界里来了。二十多万的难民，七八十个难民所，至今还保持着经常的记录。

¹ 闵廉：《在沦陷的上海——上海工人步行团过渝谈话之一》，《新华日报》1938 年 12 月 21 日。

但是并不是每个难民都能走进收容所。还有成千万的难胞，他们在马路的街沿上，在弄堂小巷里，布置了他们的栖身所在。”¹此外，市郊乡人因不堪战争的惨杀以及社会变故而逃离闾里来沪者也大有人在，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上海流民的来源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同样形成了一股流民洪流，构成了上海流民来源地的另一主要来源。

如上表 1-7、1-8 中，关于流民籍贯的统计就有为数甚多的上海籍流民，表 1-7 的上海籍流民占总流民数量的 11.02%，表 1-8 中占 5.02%。上海籍流民在两份统计中所反映出的不管是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在所占比重方面，都是较江浙两省之外人口来源最多的地方。如此，不难理解 1937-1949 年间上海本地人口中沦为流民的人口定不在少数。1937 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市郊的罗店、宝山、刘行、大场、真如等乡镇集中于特区的逃难者，仅“属于尚可自己勉强生活的至少在数十万人。”²嘉定县八字桥镇地区，“徐行乡八字桥南陆荫百、陆象侯兄弟，本为小康之子弟。‘八·一三’抗战时期，邑境沦陷，恐遭敌伪匪徒陷害，逃往上海。”³市区中闸北及虹口区居民，“在炮火下避至租界者，总数在二十万人以上，各收容所顿患人满，后至者竟露宿街头，尝遍非人生活，惨不忍睹。”⁴此后，流民的来源途径也随着战事持久，战区扩大，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时人指出，“战事初起之时，本市收容难民，多为客籍（其中工人为最多数），尚可陆续分别遣送，近半月来，本市及太、嘉、宝等战区居民，纷至沓来（其中农人为最多数），均系无家可归。”⁵由此观之，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地区的流民主要以市区与市属郊县地区的无业失业工人和受迫战火所致之农民，从而构成了 40 年代初期上海市籍流民的两大主要来源。

1940 年间，沪郊各地跌遭日、伪军的危害，致使大量民众逃亡上海市区。“沪郊各地，自上月间由青沪公路发生战事起，距今将达一月，被灾区域日广，业已周及青嘉上松诸邑，日伪之焚杀奸掠，迄未稍息，厥状之惨，目击心酸，即明季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未足形其残酷，即较国军西撤时之南京惨剧，亦过之无不及，总计此次死伤民众达三千人以上。被毁农村，千余牲畜米谷农具不计其数，尤以青浦县境之观音堂、陆家角、刘夏一带为甚，无辜农民，不论老弱妇孺，于刀刺枪击之外，活埋淹水兼施全家殒灭者，竟达六百余家。附近村落，尽成瓦砾之场，可谓空前浩劫，实开抗战史上之创闻。当兹春耕已不能下种，民众颠沛流亡，风餐露宿，无家可归，至堪悲悯。”⁶崇明日军因遭中华军埋伏，被歼百余人，因无以泄愤，遂继续实施烧杀抢掠的政策，进而造成大量民众的逃亡。“日军即

¹ 闵廉：《在沦陷的上海——上海工人步行团过渝谈话之一》，《新华日报》1938 年 12 月 21 日。

² 《救亡日报》1937 年 10 月 12 日。

³ 吕舜祥、武殿纯编：《嘉定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四实业，实业家。

⁴ 《救亡日报》1937 年 8 月 26 日。

⁵ 《救亡日报》1937 年 10 月 1 日。

⁶ 《沪郊灾区难民救济会成立》，《申报》1940 年 5 月 23 日。

将一自卫团歼灭后，复将强明乡、日新镇、大椿镇、新开河、浦正港等地壮年男女施屠杀、除七八十岁及五六岁之老弱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平民共达七百余人，所有街市村庄房屋浇以火油，实施焚化，被焚者达一千余户，火光冲天，哭声震地，其残酷情形，实为近世所罕见，较之浙省乌镇袁花之大屠杀，有过之无不及。崇明经此大屠杀后，其未经遇难之居民，恐惧已极，为谋安全计，纷纷离境他迁。然日军心仍未甘，对离境居民横加阻扰，必须临时觅保请求，并规定年幼及年长者，方准出境，否则格杀不论。虽当地日商人为维持本身营业，要求宽容，亦遭拒绝，其他一区二区居民，闻惊均各扶老携幼，转道搭轮来沪，每日抵埠者，恒在千人以上。而崇明旅沪人士，每日前往轮埠探询故乡情形，惨苦啼号者，更难胜计，残酷情形，可见一斑，此种屠城惨剧，实为人类史上所罕有。”¹崇明地区在此期间，逃沪难民前后不下六七千人。

因此，上海市郊区移入的流民和市区部分人口转化而成的流民，构成了1937-1949年上海地区流民的一部分，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颇为可观。但是，由于距离较近、社会联系较紧密，本地移入型流民的流动性明显更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由沪返乡，特别是上海四郊乡间的民众纷纷还乡，“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周来，本市华籍居民返上海四周各区之故乡者，已逾25万人，预料此后将有更多市民，重返故里。”²所以，在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本市转化的流民和四郊移入者是上海流民来源的主体部分之一。但出于返乡更易的关系，以至于其对上海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相对于外来移入流民来说则显得较为薄弱。

1937-1949年，上海地区的流民群体因战乱、灾害和社会变动等原因而形成。不仅数量巨大、成因复杂，而且来源地十分广泛。因此，鱼龙混杂的流民群体产生出了一股巨大的盲动力量，给上海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加剧了上海社会本已破败凋敝的景象，人满为患、民不聊生；一方面制造出了新的社会矛盾，失业增多，就业困难，社会失序等。这种互异但共生的社会问题，是流民群体加注于社会之上的负因子，也是社会厄难造成流民群体陷于窘境的能量。

¹ 《日军大屠杀，崇明遭劫难》，《申报》1940年8月6日。

² 《一月来返籍市民逾25万人》，《申报》1942年1月8日。

第二章 流民的职业流向与生活状况

流民的职业,是指流民赖以谋生的手段。¹流民的职业流向是指流民群体所从事职业的主要构成,即职业构成。流民的谋职方式千差万别,因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是多种多样。“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他们的选择往往是不由自主的,而职业选择流民的现象显得更为普遍。由于流民的综合素质较低,许多粗、脏、累的低贱职业如市政建设、码头工、车站脚夫、拉黄包车、清道夫、仆役等似乎天然属之流民。”²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流民的职业流向就体现了这一显著的特点。此外,流民的职业状况必然约束着流民的生活状况,对流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既可以改善饿殍载道、饥饿难当的境况,也能继续恶化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而产生新的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一节 上海流民的职业流向

1937-1949年间的上海,因为人口的急剧膨胀,外来人口的骤然增加,给上海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人口的就业问题上,城市本身所具有的调节和消化吸收功能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运转,其功用的发挥也受到种种的限制与阻碍,因而造成大量需要就业的流民与稀少的工作机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复杂的政治环境、政局动荡等因素,使得政府主管部门无暇顾及民众的就业问题,更遑论常常流离与社会秩序之外的流民,所以其就业形势更为艰难。此外,日益窘困的经济环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流民自身的文化素养较低等等不利因素,无一不加剧着流民职业选择面趋向狭窄、就业机会稀少、竞争压力增大等矛盾。

1948年4月,根据张宏钧等45户200多口流民的申请缓拆棚户的呈函中,详细的记载了这部分流民的职业状况和生活情况,见下表2-1。其中业工人(苦工、小工、雇工)31户;业淘汰煤渣9户;拉车2户;此外还有做小生意、剃头等职业。关于其生活状况的调查中,无一不生活贫苦。另据,1948年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对一处流民聚居的棚户区的调查报告中,也反映出大致相当的职业构成状况,见下表2-2。在总共402户棚户居民中,从事人力车(踏三轮车、拉黄包车、拉塌车等)职业的占一半以上;其次便是做厂工的和零碎小工的;再次是小贩,小职工店员等。

因此,四十年代上海的流民在职业流向主要转向以靠出卖自身劳动力为主的职业,如码头小工、人力车夫等。此外,病态社会下容易促使畸形职业的滋生泛滥,如乞丐、妓女等,而这种畸形职业也是流民的另一选择。

¹ 池子华指出“一般认为,所谓流民的流向,是指流民空间位移的方向。我认为,流民的流向除空间移动的方向外,还应包括职业流向。”(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²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2-1 流民在沪情况统计表（1948年）

姓名	籍贯	职业	被灾情形及 详细年月	逐户人口 数及大小	生活 状况	搭棚居住 时间	备注
张宏钧	泰县	淘汰 煤渣	房屋被日人炸毁 1946年7月	共五口 大二小三	贫苦	1943年	原住大家 浜，房屋被 日人炸毁
曹当武	镇江	工人	房屋被日人炸毁 1940年4月	共五口 大二小三	贫苦	1940年5月	原住镇江 桥头镇
张玉标	安徽	淘汰 煤渣	房屋被日人炸毁 1938年	共六口 大三小三	贫苦	1944年	
孟有忠	泰县	淘汰 煤渣	房屋被日人炸毁 1938年	共7口 大4小三	贫苦	1944年	父亲焚死
蔡鹤富	泰县	淘汰 煤渣	被匪迫出 1946年	共4口 大2小2	贫苦	1946年8月	
李江氏	邵伯	雇工	寡妇 1940年7月	共3口 大1小2	贫苦	1940年12 月	丈夫被 日人杀
高永元	邵伯	拉包车	房屋被日人炸毁 1940年7月	共6口 大2小4	贫苦	1940年12 月	
吕元禄	镇江	剃头	被日人迫出 1940年5月	共4口 大2小2	贫苦	1940年5月	祖父被 日人害
任大 姑娘	邵伯	苦工	被日人迫出 1940年3月	共4口 大2小2	贫苦	1940年5月	
丁长华	邵伯	拉包车	被日人迫出 1940年3月	共3口 大1小2	贫苦	1940年5月	
王桂才	邵伯	工人	被日人迫出 1940年3月	共3口 大2小1	贫苦	1940年5月	
吕元黄	镇江	工人	房屋被日人焚 1940年5月	共4口 大2小2	贫苦	1940年5月	
管少堂	阜宁	业煤渣	房屋被日人焚 1938年	共11口 大4小7	贫苦	1944年1月	原住虹口 日人焚
高永宏	崇明	拖垃圾	被“共匪”迫出 1946年1月	共11口 大2小9	贫苦	1946年10 月	现时匪 势猖狂
郁如枝	泰县	小摊	房屋被“共匪”拆 1946年3月	共7口 大4小3	贫苦	1946年8月	所有家产均 被匪分光

卫文元	泰县	工人	被“共匪”迫出 1945年2月	共8口 大5小3	贫苦	1946年3月	祖母被 匪杀害
赵隆祯	泰县	工人	被“共匪”迫出 1945年1月	共5口 大2小3	贫苦	1946年2月	被匪迫出
赵隆喜	泰县	工人	被“共匪”迫出 1946年10月	共4口 大2小2	贫苦	1947年9月	
蔡同和	盐城	苦工	房屋拆一空 1946年4月	共5口 大2小3	贫苦	1947年5月	为共匪迫出
钱德元	泰县	苦工	避难米中 1946年4月	共3口 大2小1	贫苦	1947年5月	叔父被匪害
张宏宝	泰县	工人	房屋匪焚 1947年8月	共5口 大3小2	贫苦	1947年9月	
王长松	高邮	工人	房屋被拆 1946年3月	共4口 大2小2	贫苦	1945年2月	
钱必群	泰县	工人	房屋被拆 1945年2月	共8口 大4小4	贫苦	1945年3月	
纪成金	盐城	工人	房屋被拆 1944年1月	共13口 大10小3	贫苦	1947年2月	
韩福桂	盐城	工人	“共匪”迫出 1946年4月	共5口 大3小2	贫苦	1947年2月	
孙兆铭	泰县	工人	避匪乱 1946年5月	共2口 大1小1	贫苦	1947年4月	
陈普海	高邮	工人	避匪乱 1946年4月	共3口 大1小2	贫苦	1947年5月	
孙道海	高邮	工人	避匪乱 1946年4月	共4口 大3小1	贫苦	1947年5月	
严定坤	安徽	工人	房屋被匪拆 1946年3月	共5口 大3小2	贫苦	1947年5月	
谢安盈	高邮	工人	房屋被匪拆 1946年3月	共8口 大4小4	贫苦	1947年5月	母被匪杀害
顾文明	泰县	工人	避“共匪”难 1945年2月	共一口	贫苦	1945年6月	女人被匪害
刘文成	宝应	苦工	被匪迫出 1946年	共3口 大2小1	贫苦	1946年	

沈应鹏	宝应	工人	被匪迫出 1944 年	共 4 口 大 2 小 2	贫苦	1944 年	
卜宏生	江阴	工人	房屋日人炸毁 1938 年 9 月	共 3 口 大 2 小 1	贫苦	1946 年 5 月	原住闸北 房屋炸毁
陈德润	泰县	工人	被“共匪”迫出 1946 年 1 月	共 7 口 大 4 小 3	贫苦	1946 年 2 月	
卜汉荣	江阴	工人	房屋日人焚 1938 年 10 月	共 3 口 大 2 小 1	贫苦	1946 年 7 月	原住虹口日 人炸毁房屋
仓功秀	盐城	工人	被匪迫出 1946 年 4 月	共 3 口 大 2 小 1	贫苦	1946 年 4 月	
王德珍	安徽	工人	被匪迫出 1946 年 7 月	共 2 口 大 1 小 1	贫苦	1946 年 6 月	
王宏照	兴化	工人	家产匪分 1945 年 7 月	共 6 口 大 2 小 4	贫苦	1946 年 7 月	
倪大和	泰县	工人	匪迫出 1945 年 4 月	共 7 口 大 3 小 4	贫苦	1947 年 10 月	
刘广钰	泰县	工人	匪迫出 1946 年 9 月	共 4 口 大 2 小 2	贫苦	1947 年 10 月	
张金陵	泰县	淘汰工 煤渣	日人迫出 1938 年 11 月	共 7 口 大 4 小 3	贫苦	1945 年 2 月	原住虹口 房屋炸毁
程士栋	泰县	淘汰工 煤渣	房屋日人焚 1938 年	共 8 口 大 5 小 3	贫苦	1943 年	原住六家浜 房屋炸毁 父亲失踪
张金龙	泰县	淘汰工 煤渣	被“共匪”迫出 1946 年 4 月	一口	贫苦	1946 年 6 月	
沈宏元	宝应	淘汰工 煤渣	1946 年	共 3 口 大 2 小 1	贫苦	1946 年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表 2-2 棚户区居民职业统计表 (1948 年)

职业	人数 (人)	比重 (%)
车夫	218	54.21
厂工	44	10.92

散工	42	10.7
小贩	36	8.79
小职工	17	4.21
小店商	12	2.96
家务	10	2.42
失业	8	1.95
不明	15	3.72
总计	402	100

（资料来源：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 1948 年，第 236-237 页。）

一 码头工人

码头工人，“是都市苦力工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¹上海的码头工人有“‘脚夫’、‘码头小工’与‘肩运夫’”之称。²上海的对外贸易堪称发达，航运业几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大港口，作为通商大埠，其交通运输业的发达与否至关重要。近代上海，虽然交通运输业有所发展，但是人力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港口的装卸作业工作更是离不开人力的劳作，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职业流向群体——码头工人。

上海不仅码头众多，而且码头工人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抗战前，上海有 47 个码头，工人约 15 万人”。³抗战爆发后，由于上海遭受到前所未有之创伤，对外贸易一落千丈，沦陷区的港口贸易几乎停滞，转而英、法租界地区的港口贸易逐渐繁兴起来。因此，这一时期进入租界地区人口在职业的选择上以做码头工人为主。“上海战后，大批工人的失业，很多乡村农民来到上海或又回乡，只是把在码头上出卖苦力做一个暂时混饭的地方，工作一些时候，又有新的来补充。”⁴据统计，“总共现在比较重要的码头，共约工人一万四千余名。”⁵

国共内战时期，随着上海人口的骤然增加，使之大批觅食寻工的流民投入到码头工人行列。“民徐毫亮、乐锦棠等战事前向在南市大达码头由三北、宁绍、大达各轮船公司委托为该码头之肩运工作，至值胜利后重行由乡回申复业。”⁶《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剩余物资涌进上海港，出现畸形繁荣局

¹ 刘秋阳：《近代中国都市苦力工人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4 页。

² 黎霞著：《负荷人生——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21 页。

³ 刘秋阳：《近代中国都市苦力工人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5 页。

⁴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645 页。

⁵ 同上，第 646 页。

⁶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警察局邑庙分局关于形迹可疑及流民帮会社团调查案件，Q134-3-684。

面，又增至三万人以上。上海解放时，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有码头工人二万八千人。”¹不过，依照当时码头作业工人的实际情况看，码头工人的数量应远多于这个数目。因为，除了有迹可寻的装卸货工人、扛棒工、搬运夫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如野鸡工、矮子工、老虎车工等流动性极强且不受工头管束的码头工人。

1937-1949年间的上海，从事码头工作的工人主要是以外来流民居多，特别是来自苏北地区的民众趋之若鹜于此等职业。据调查统计，在码头做工的271名工人中，“来自本地的十人，占百分之四，来自外地农村的二百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八十六，外地城镇的二十八人，占百分之十。”²罗斯福码头和太古码头的工人，“大多数是苏北人，至少占总数十分之八，其余多是上海本地人，南京、无锡、常州、宁波一带的工人。栈房的职员多是宁波人，船上看仓的多是广东人。新关码头苏北人也占半数以上，青口人也占十分之三四，其余各地人都有。码头上通用的语言，苏北话为主，上海话为次。”³由此可见，当时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流民，充斥在上海各大码头从事着繁重的苦力工作。

二 人力车夫

人力车即黄包车，又俗称“东洋车”、“洋车”、“挽车”等。近代以来，随着人力车在上海的迅速发展，所需车夫为数众多，而流民等民众则是人力车夫的重要来源。许涤新指出，“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广州各大城市之人口一天天的增多，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农村离村他适之结果。然而在民族工业枯萎的境况下，原来的工人，已经一批一批的被抛弃于十字街头，离村的农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的，结局只有拉黄包车充当牛马。”⁴

人力车在上海的发展历史悠久，历经数次改革嬗变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上海所通行之人力车，多不知其创办之始，实则创自同治年间，初出不过二三百辆。”此种车辆轮高身阔，可容二人乘坐。但后因价高、男女苟且风化不靖等弊病而致消亡。之后，法国人米拉将“东洋车”引入上海，“约八九千辆之多，价亦低贱，……其后车价日涨，车辆日渐朽败。”至庚申辛亥间，黄包车开始在上海出现。⁵此后人力车因价格便宜、可观的经济收益、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车夫”来源充足等便利条件，促使人力车业在上海发展迅速，车夫数量随之水涨船高。据查上海的人力车夫数量，“在1920年约为3.5万，1934年约为8万人，1938年约为10万人。”⁶进入40年代，虽然受到三轮车业的冲击和政府的数次禁令及取缔，但人力车业仍然发展不殆。1945年，据调查，“现在

¹ 上海港史话编写组编：《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6页。

² 同上，第276页。

³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7页。

⁴ 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1935年1月。

⁵ 陈荣广、伯熙著：《老上海·中》，泰东图书局1919年，第156，158页。

⁶ [美]裴宜理，刘平译：《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上海人力车的分布如下：前一至八区共 10163 辆，车行 1055 户。其余沪北、南市、徐漕、沪西、浦东等区共有车 8451 辆，车行共 1940 户。人力车夫登记而领执照者有五万多人，此外尚有未登记者四五万人。”¹可见，当时人力车夫仍有十余万人。

人力车是一个高耗体力的劳动，所以，人力车夫的轮换淘汰率非常高。据 1940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能在上海干满三年的人力车夫不足 30%，而只有 2% 的人能干满 5 年。”²所以，这就需要源源不断的新“车夫”加入到人力车的行业中，而 40 年代正是上海人口发展变化的急遽时期，以致大量外来流民加入到人力车行业中成为车夫。这一点从上海人力车夫的籍贯中就可显而易见了，“他们都来自苏北的穷乡僻壤，故文化落后、知识浅陋，本身漫无组织，以致受尽车主的剥削、乘客的欺辱、捕房的虐待。”³而在苏北籍人力车夫中，又以“东台、高邮、盐城、泰兴、阜宁”⁴等各县人为最多。人力车夫中的这种籍贯构成，是与当时苏北地区大量流民来沪有直接的联系的。

因此，在 1937-1949 年间的上海，源源不断的外来流民填补着人力车夫市场，而从事人力车行业也成为流民的主要职业流向，这种双向选择与同荣共生的关系使流民与人力车夫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此期间，尽管人力车行业的发展受到三轮车、脚踏车等行业的冲击以及政府政令的掣肘，但是仍有较大的发展，人力车夫基本维持在 10 万人左右。

三 乞丐

40 年代上海的乞丐泛滥，肇源于频繁不断的兵燹和灾荒，以致毫无抵抗能力的底层民众，往往背井离乡以寻求生存之道，从而形成大批的流民，而流民中鳏寡贫弱无依者则成为乞丐的重要来源。“上海多丐，各省之丐皆有之。诚以贫贱之子，谋生与沪而不成，遂至流落行乞。”⁵

上海的乞丐问题一直十分严重，据陈冷僧统计，1932 年上海的乞丐大约为 25000 名左右。⁶抗战爆发以后，随着上海人口的激增，“难民中沦为乞丐的实在不少”⁷，因而使得上海的乞丐问题日益突出。1940 年，“大街上的乞丐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而迅速增加。”⁸警务处派员在公共租界河南各街市间进行调查，“结果统计乞丐共达 2000 左右，其数字殊甚惊人，……在法租界区内，约有乞丐 500

¹ 家熙：《本市人力车业调查》，《申报》1945 年 5 月 21 日，第 2 版。

² [美]裴宜理，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312 页。

³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673 页。

⁴ 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3 年，第 369 页。

⁵ 徐珂编纂：《清稗类钞》第 40 册乞丐类，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第 30 页。

⁶ 陈冷僧：《上海乞丐问题的探讨》，《社会半月刊》第 1 卷第 6 期。

⁷ 碧翁：《上海大众文学》，《上海生活》1941 年第 9 期。

⁸ 上海档案馆：China pass，1940 年 11 月 20 日。转引自：吴庆：《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乞丐问题》，《绥化学院学报》第 26 卷第 6 期，2006 年 12 月。

人，至苏州河以北则尚无精确之统计，然估计当在 4000 以上。”¹1941 年，乞丐收容所中，“该所自元旦开幕起至现时止，已收容乞丐 717 名，另有一批 61 名，亦于日前收进”。²1942 年 3 月，上海五处乞丐收容所共计收容乞丐 10525 人，“一、北浙江路收容所，计有 3993 人；二、北河南路‘跛足’收容所，计有 530 人；三、‘顿新’（译音）路难民收容所，计有 4808 人；四、北河南路难民收容所，计有 630 人；五、极斯非尔路难民收容所，计有 564 人。”与此同时，“当时公共租界内均有乞丐 4600 名”。³因此，仅 1942 年有迹可循的乞丐就有 15000 人左右，实际上在街头巷尾大量流离的无迹可寻的乞丐定不在少数。所以四十年代初，“上海乞丐之多，战后达三万人，饿殍载途，怵目惊心。”⁴“国共内战时期，大批苏北流民逃亡上海，引发上海人口井喷，失业人口增多，使以乞食为生者不断的蔓延滋生。仅杨树浦路杭州路居住的 200 余家苏北流民中，“十分之二是讨饭。”⁵在此，若以 5 口为一家计，在 200 余家中，共有 1000 余人，而讨饭乞丐者就有 200 人左右。结合当时有数十万江北流民在沪的情况，无疑其中沦为乞丐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因此，严重的乞丐问题一直贯穿于四十年代上海之始终，无论是抗战之初，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乞丐数量亦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而不断增加。

总而言之，大量无所适从于日渐窘迫的社会环境⁶的悲苦民众，最易转化为行乞为生者，而流民群体无异于社会最底层之民众。因此，随着流民的涌入和增加，不断的“充实”着上海社会的乞丐队伍，以致使上海的乞丐问题迅速扩大和严重化，并产生了诸如露毙、抢劫等社会问题的增多。所以，四十年代，上海流民群体中的乞丐化现象，构成这一时期上海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四 妓女

妓女是病态社会下的产物。1937-1949 年间，严酷的社会现实逼迫着无数无奈的女子从事着为之付出血泪代价的工作，这是此期内上海新成妓女的现实状况，其中透露着无奈、心酸和悲凉，是社会产物的真实写照。

上海的淫业一直很发达，在世界范围内的操持淫业的女性人口比例中首屈一指，位居第一。据甘博氏统计，1917 年上海的公娼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137，明显高于同期内世界其他各大城市。按此比例推算，上海的公娼有 2 万多人，然加上私娼则人数更巨。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的妓女总数超过 6 万多

¹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关于第四工赈所主任邵人杰等贪污被控案，Q106-1-141。

² 上海档案馆：乞丐收容所（图片），《展望》第 21 期，D2-0-2367-18。

³ 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主办上海市乞丐收容所和上海市难民习艺所计划草案及习艺所办理生产的图片，Q120-3-64。

⁴ 上海档案馆：乞丐收容所（图片），《展望》第 21 期，D2-0-2367-18。

⁵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⁶ “啊！先生！正为了米贵，老板买不着米吃，把职工解散了。我既是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顾不得妻房，只好流浪，在街头，干那求人的生涯。可怜我，从早晨直饿到黄昏，六谷饼没有上过口，赶搬场倒已有了三四次。”（余何言：《街头巷尾》，《申报》1942 年 3 月 20 日。）。

人。‘他们主要来源于“农村破产，农民卖儿鬻女，专业‘贩条子’的人口贩子将年轻的姑娘买来或拐来转卖给妓院。”²至40年代，上海妓女人数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达10余万人。这一时期，上海妓界的大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一、日伪统治时期，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为增加税收而采取娼妓开放制度，在政治上给予了娼妓业发展的保障。国民政府虽有禁娼废娼举措，但多停留在表面文章而无实际效果，所以上海的娼妓业迅速发展。二、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特别是流民群体中的青年妇女，在上海无工可做，无屋可居，没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而不得不投身于以卖身为生的娼妓业中。苏南地区大批农妇，“走上私娼的路，较有姿色的妇女，就充塞在市集里卖笑，……大批的农家妇女正被一一逼入魔窟，去给那些汉奸新贵，及无耻商贾们去洩欲。”³而“社会之不安定，尤以战事影响，促使附近上海各县少年女子趋向公娼妓区之上海，自愿为娼妓而迁家来居上海。”‘三、大量失业的女工不得已而从事淫业。汪伪时期，“敌伪强迫‘收买’纱布后，纱厂纷纷关闭，大批工人遭受失业的痛苦，最悲惨的是不少女工，迫于生活沦为旅馆里的‘向导女’（变相的妓女）。现全沪中向导社104家，向导女3000余名。”⁵

5

1937-1949年，上海的妓女中，主要以外来流民中的女性为主角，因无根本的生存手段与技能而被迫投身其中。1948年，在对上海500个娼妓的调查中，从妓女的前有职业、留沪从业时间、籍贯等方面，都能清晰的反映出这种情况。在500百名妓女中，“原无正当职业者64%；原有职业者以农最多，14%；次为工，9%；人事服务，8%”，可知“多数来自乡间，放弃农田入都市谋生，或原为无业者，尚少数以失业生活压迫而受引诱。”⁶从其操业的年限上看，“不足一年者55.8%，五年者42.2%，两组几包括全部，多数乃在最近数年内坠入陷阱。”而且，“82%居家上海不及四年。”因此，“战后社会不安定，促使失业，失身为娼”者居多。从其籍贯上看，以江苏为最多，超过40%，浙江次之，为30%左右，上海籍妓女居第三，15%左右。而“江苏省以江北如扬州一带战区各地难民为主，浙江省以居沪普通人口中多数之宁绍帮较多。”⁷可见因战难与逃荒而来的流民是上海妓女这一时期的生力军，见下表（2-3）。1941、1942年间，上海的妓女主要以江、浙、沪为主，只有6、7个省籍；但1946至1948年间，上海妓女的来源地明显多于前一个时期，最多的统计来源于10个省份。这一变化是于当时各地流民蜂拥而至的结果相一致的。所以，流民群体中的女性转化为妓女，构成了此

¹ 柯兆银、庄振祥主编：《上海滩野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² 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转引自：上海市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³ 宁之：《苏南沦陷区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1942年第2期。

⁴ 郁维：《上海娼妓500个案调查》，《市政评论》第10卷第9、10期合刊，1948年6月。

⁵ 《沪纱厂女工纷纷失业，生活悲惨沦为妓女》，《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3日。

⁶ 郁维：《上海娼妓500个案调查》，《市政评论》第10卷第9、10期合刊，1948年6月。

⁷ 同上。

时上海妓女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表 2-3 妓女的省籍 (1941-1948 年)¹

时间 省份	1941		1942 年		1946 年		1946-1948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江苏	94	48.2	71	44.1	530	40.5	41	39.8
上海	30	15.4	14	8.7	202	15.4	15	14.6
浙江	56	28.7	46	28.6	384	29.4	37	36.0
广东	8	4.1	11	6.9	59	4.5	3	2.9
山东	2	1.0	7	4.3	2	0.2		
安徽	2	1.0	0	0.0	5	0.4	3	2.9
四川			2	1.2	0	0.0		
福建					3	0.2		
湖南					2	0.2		
湖北					7	0.5		
河北					22	1.7	2	1.9
贵州							2	1.9
总计	192	98.4	151	93.8	1216	93.0	103	100.0

(资料来源: (法) 安克强著, 袁燮铭, 夏俊霞译: 《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第 134-135 页。)

四十年代, 上海淫业发展变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向导社的异军突起, 淫界的发展模式不在是以传统的书寓、长三、么二、野鸡、钉棚等形式表现出来, 而是衍生出一种新型的从业模式——向导社, 这类被随意安排陪酒侍寝的妓女就被称为“向导女”。实际上,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 向导社就已在上海出现了, 但很快便销声匿迹。到了 40 年代, 向导社发展急速, 见下表 (2-4)。向导社中的妓女人数几占调查统计中总妓女人数的一半左右, 而这种变化仅出现了数年之间, 由此可见向导社是四十年代上海妓女发展的“终极表现形式”一点也不虚夸。这一发展变化的模式, 是顺应时势应运而生的产物。因为,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由于这些陪客中的大部分人是战区来的难民, 因此, 她们几乎不了解上海, 而且她们的作用也仅限于陪客人去旅馆、饭店和娱乐中心。”²从中可见, 因大量

¹ 注: 原文包括外国妓女的统计, 本文不涉及此类, 故省略。

² [法] 安克强, 袁燮铭、夏俊霞译: 《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外来流民的移入及失业女工的增多，其中部分不堪生活压力的妇女被迫从事妓女行业，而变相的促进了向导社的发展。

表 2-4 警察局关于上海妓女的调查（1942-1943 年）

名称 \ 时间	1942 年		1943 年	
	业主	从业员	业主	从业员
书寓	383	799	353	1019
向导社	112	2742	110	3339
妓院	375	1327	373	2055
按摩院	32	385	39	615
舞场			34	1632
游艺场			3	126
歌剧场			3	78
总计	902	5253	915	8864

（资料来源：郁维：《上海娼妓 500 个案调查》，《市政评论》第 10 卷第 9、10 期合刊，1948 年 6 月。）

1937-1949 年间，流民群体中部分落魄妇女及无业失业女工，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被迫走上了偏狭的谋生之路，从事妓女生涯。而向导社的急速发展，则淋漓尽致的构建了四十年代上海复杂窘困的社会状况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五 佣工与缝穷

流民群体中的另一主要构成——妇女，其生活的悲苦与惨状更不殆言，其职业流向相对狭窄和简单，主要从事底层劳动诸如家庭佣工、缝穷等工作。

流民群体中部分无技能、无知识、无体力的女性，家庭佣工无疑是一个相对适当的职业流向。“因为人工便宜，在上海找个佣人很容易，穷人要生活，没有别的可以依靠，只有他们自己的身体。”¹叶期在《娘姨们的烦扰》一文中指出其在短短三年中更换了 7 个娘姨，主要是江浙一带的流落到沪的妇女，“我到上海三年了！三年来，我换掉过七个娘姨，……宜兴娘姨、绍兴娘姨、诸暨娘姨、海

第 94 页。
¹ [美]周采芹，何毅华译：《上海的女儿》，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48 页。

宁娘姨等。”¹但是，四十年代，想在居大不易的上海找到做佣工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娘姨们把个介绍所挤满了！这不是表示介绍所的‘生意兴隆’，正是告诉了我们：‘娘姨们缺少了去路！’。”此外，上海社会普遍的贫穷化也加剧着女性流民的谋职困难，“这年儿还有几家用得起娘姨呢？不过，现在要用到好娘姨，倒反便当了！这里有五十几个娘姨，请你挑选一个吧！不是说句笑话，一年前，只要过十点钟，所有的娘姨都被人家雇用了，不要说挑选，有时连一个也没有咧！哈哈！别的东西都涨价了，只有娘姨不涨价！不涨价已是没有去路，要涨价——哼，只有回老家去了！”如上种种的情况，真实的反映了40年代妇女的就业状况，甚至“能否吃饱饭”已成为受雇的佣工们主要考虑因素，“因为现在米价一贵，许多精明的东家自己吃饭，叫娘姨吃粥；或者限制娘姨每餐两碗，不管她有否吃饱，吃了两碗就算。所以做娘姨的着急非凡，现在工资没有增加，赚四五块钱一月，不够买一件衣服；她们现在的目的原不过混口饭吃，所以饭能否吃饱，便成了娘姨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了。”²

缝穷是女性流民的另一谋生渠道，“街头巷尾，往往有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扶着矮凳的女子，到处替人家衫上加上一个纽扣，袜子补上一个破洞；一日之所入，也许便是一家的衣食所恃。”³缝穷妇以中老年妇女为主，也有少数少妇、姑娘，而主顾对象一般以店员、车夫、工人、小贩等单身汉为多。如《苦帮苦，穷帮穷》中所反映出的上海缝穷妇的来源、受顾对象及经济收入等情况：

“码头工，马路工，生活苦，终身穷，好衣好裳穿不起，破衣烂衫打洞。乡下大嫂好针功，背个篮子去缝穷，苦帮苦，穷帮穷，破衣烂衫替他缝。难兄难弟不过意，拿出几文拔缝工，缝穷女，女缝穷，苦帮苦，穷帮穷。”⁴

缝穷妇一般以江北人居多，以缝衣补袜为经济来源，“缝穷一业，大半为江北籍妇人充之。她们臂膊上挽了一只竹篮和一只小凳子，篮中放着剪刀、竹尺、线团和碎布之类，在路上走来走去的兜揽生意，她们的主要营业是替人缝袜底做脱线和补缀衣服上的破洞眼。”⁵1937-1949年，活跃于街头巷尾的缝穷妇仍多，以失业女工、老妇及外来流民为主。是时，上海的缝穷妇，“多得得很！却没有细算过，少说点一二千总有吧。少年时候可以进工厂，年纪慢慢大起来，工厂不要了，想活命就要想办法，除了缝穷又有什么办法哩？近来格外多了，打仗以后关了许多厂，少年女人也走上这条路了，除了死掉一个才会少一个，不然是只有朝上加的。”当然，四十年代的上海，“一二千人实在上海是并不止此数的，没有工

¹ 叶期：《娘姨们的烦扰》，《上海生活》1940年第7期。

² 同上。

³ 潘光旦：《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⁴ 中国民族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2000年，第478页。

⁵ 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做就走上缝穷的路”¹，成了流民老弱妇女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节妇盛陈氏，年约近五十岁，本市人，……平时除特为人缝纫，操作苦度光阴外，别无六亲可靠。”²因此，时人议论缝穷妇，“这是一群被社会遗忘了的人们，也是被任何有关妇女运动集团遗忘的人们。然而她们的发展却在怒潮一般的繁荣滋长，同时也有着更甚于一般的悲惨的命运。”³

六 拾荒者

拾荒是那些贫穷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们，“靠着在豪富人家的垃圾里搜寻可供他们苟活下来的物品过活的。”⁴一般而言，拾荒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他们没有付出沉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受到严酷的剥削与压迫。但是，从拾荒者群体的社会地位、生活艰辛程度上都能看出，这一类人的处境并不比劳动者来的更舒适、安逸和充实。相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拾荒如同行乞，水上拾荒更是卖命，不到走投无路的人是绝不会干这种三百六十行以外的职业的。”⁵

拾荒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在古代，由于天灾人祸等因素，往往导致贫苦者流离失所沦为流民，而流民中那些实在无法糊口度日的，还会进一步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流民中也有一些人在乞讨的同时，也会通过捡拾他人丢弃的废旧物品来维持自己最低生存需要，这是最原始的拾荒现象。”⁶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的流民以及不堪生活压力的工人、失业者等，为求生存和减轻家庭压力，于是只能到街头巷尾、江边码头捡破烂，聊以度日。这些靠捡拾垃圾为生的流民，逐渐在上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拾荒者。拾荒者，往往夜间行动，出没与犄角旮旯、街头巷尾、垃圾堆等处，“每天到了黄昏深宵的时候，在那里巷间，常有衣衫肮脏之徒一手指着小玻璃灯，火光如豆；一手执着竹夹，背禾空筐，或在沿途捡取竹头木屑，或在垃圾箱里弯腰曲背，掏寻破布零纸等东西，男女都有。摸得各物，稍事整理，即向旧货摊上换易现金，聊资生活。此种在三百六十行以外的职业，名叫‘拾荒’。”⁷在拾荒者的人群中以老弱妇女者居多，特别是儿童，“走在街头，常看见有些小孩子背着一个破篾筐，手里拿裹两只竹片，沿途拾着纸片、布片、破玻璃瓶、空罐头等，从他们的头顶到脚底没有一块地方是洁净的，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拾荒的儿童，他们有时整天生活在苏州河南岸的垃圾堆中，寻他们的生活。每当卫生局的垃圾车推到，四周就围着这些儿

¹ 仲麟：《缝穷妇》，《申报》1940年1月31日。

² 上海档案馆：失业贫民、流浪者要求救济，介绍职业问题的来函与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复函，Q120-4-212。

³ 仲麟：《缝穷妇》，《申报》1940年1月31日。

⁴ [法]卡特琳·德·西尔吉，刘跃进、魏红荣译：《人类与垃圾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⁵ 夏林根编：《旧上海三百六十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8页。

⁶ 陈松：《都市拾荒者群体的生存形态研究——以南京地区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⁷ 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童，然而必先经过推车的人先选一遍，等渣滓中大一点的纸片、玻璃片、肉骨头、布片之类被提取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儿童的天下，他们像淘金似的淘上几个钟点甚或一天，然而所得仅可换得三千元左右，这是顶苦的一种职业了。在卫生当局，自未想到在卫生工作的后面，许多贫苦的儿童正受着卫生的遗害，这是一种十分可悲的现象。”¹这种现象，当然是和儿童的自身特征休戚相关的。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的流民中，流浪儿童较多。据1945年，上海市难民难童收容所调查显示，“查全市私立慈善团体收养总数约共5911人，其中儿童占4282人，难童多于难民数倍（本局所办之难民难童收容所情形亦然）。”²难童较多，而其自身的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生产生活的程度都较成年人，特别是青壮年人为低，这就使得儿童容易被社会生产事业所抛弃，从而成为弱势者之典型。为了生存，部分难童不得不在垃圾堆中寻找生活。此外，流民家庭普遍贫困化，需要孩童去自行谋事寻找生计以补贴家用，对于无技能无知识的孩童来说，拾荒不特为谋生的一条门径。因此，当时有大量拾荒者充斥于上海社会，而拾荒者中孩童居多。

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流民群体的职业选择有病变的趋向。流民群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以及群体内部鱼龙混杂的现象，使得部分散漫、懒惰、好逸恶劳之辈，很容易转变为小偷、扒手、流氓、盗匪之类，寄生于上海社会。上海素有“盗匪之都”的称号，乃是“帮匪流氓之辈丛生之地”。市内各大码头车站附近聚集大批无业流民，专恃抢夺敲诈之能事，为非作歹，这是流民群体中典型异变的结果。如本市外滩、南市、民国路、十六铺、杨树浦各码头及麦根路火车站苏州河一带，“时遭大批无业流民聚众抢劫卡车所载之棉花等物肆无忌惮，最近更变本加厉公然跃登车辆以利刃刺入。”³外滩地区，甚至有“黄牛”满黄埔之说，“据统计，五月进口税为81300000000元，即有价值的27000000000元的商货失窃，你想这成什么世界？几乎三分之一的货物要失窃，走私漏税，则更不容多谈了。”⁴40年代前后，随着上海地区的社会环境不断恶化，“上海窃盗之风素炽，年来尤见猖狂，劫案窃案日必多起。”⁵40年代初，在“孤岛”一片升平繁荣的外衣下，“华德路西牢中所羁押的囚犯，达8300名之谱，打破历年的纪录。”⁶1946年5月，上海市警察局发布的关于刑事案件的调查中，1945年全年上海共计发生17966起案件，其中窃盗案件计有10446起，⁷占58.14%。这种“打破历

¹ 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1948年，第232-233页。

²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难民难童收容所关于收容难民计划实施办法及组织规程办事细则、职员名册等文件，Q6-9-867。

³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警察局邑庙分局关于形迹可疑及流民帮会社团调查案件，Q134-3-685。

⁴ 吴岗：《上海——匪盗之都》，《武汉日报》，1946年9月13日。转引自：上海市政府关于处理上海市副市长被阻击，资本家荣德生被绑及流氓盗匪活动情况等问题与警察局的来往文书，Q1-7-182。

⁵ 百敏：《上海的盗窃》（上），《申报》1941年10月24日。

⁶ 《惊人的数字》，《申报》1940年1月8日。

⁷ 周钰宏编：《上海年鉴·1947》，华东通讯社1947年，第240页。

年纪录”与“棺木不敷殊甚”的现象揭示了40年代上海社会的一个侧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为了生活不堪压迫抢劫偷盗，自愿坐牢吃“安逸饭”者；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不怕巡警的鞭打和捕捉，闯进米店去抢米者；大批麇集上海无衣无食的流民在饥寒交迫中走上不法之途。正如时评所指：“社会不安定则必趋衰颓，而今日之上海社会，形之与外者则如绑劫暗杀案件之日出不已，蕴之于内者则为社会基于之薪工阶级，惶惶不宁与生活之如何维持。饥寒交迫，无可为计。铤而走险者，或相率思蠢动。夫若是，社会之整个基础摇动矣。”¹因此，当时上海流民职业流向中表现出的“失范行为”²性，不仅有流民群中自身素质的影响，也有社会之累倾注于弱势群体沉重包袱所引起的负面回应；不仅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另外一些威胁”³，也是社会本身不靖的状况在现实中的一个表征。

此外，在脚踏车业、三轮车业、小商小贩等底层职业中，同样也是流民职业流向之一。“民等在战前均于工厂服务，自暴日侵华，沪地沦陷以还，各工厂悉毁敌火，其所存一二敌伪工厂，民等亦不敢为虎作伥，因是遂告失业，当进退维谷之际，不得不利用我自身之劳力，以脚踏拖车，在鱼市场，专为鱼贩运货。”⁴1946年以后，由于国共内战爆发以及政府强迫人力车改装成三轮车，使得“大批的人力车车工转到三轮车工队伍里；另外因受战争影响来沪人员中有一部分人也以踏车为生；苏北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时，又有一批人进入三轮车队伍。”⁵小商小贩主要以走街串巷贩卖日常生活用品为营生，“温州籍义民林定南等26名来自后方，因故乡房屋被毁，致归无依棲，寄住闸北秣陵路420号，本所恶劣环境虽系国家所造成，尚图自力更生，肩挑手提，小本经营，早出暮归。”⁶

如上，码头小工、人力车夫、拾荒、佣工等，种种的职业，不外乎为底层人民为求生存而从事的职业，是底层社会群体的主要职业流向。流民进入上海后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社会关系、就业机会，决定了流民群体的职业流向趋向于底层化、苦力化的特点，是时代与流民自身素质综合而成的一种必然结果。码头小工、人力车夫、拾荒、佣工、缝穷等职业，充分的揭示了流民职业流向的内涵。但是，人是经常处于流动与转徙之中的，特别是对流民群体来说，谋生的途径自然也经常发生变化。此外，当时的流民，多数是被社会的弊病与衰落所强制推出的，不是如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被工商业强大的动力与潜力所吸引而自动流入城市的。因此，在1937-1949年间，上海社会无法骤然安置如此众多的流民，许多至

¹ 《社会不安定之因素》，《申报》1940年8月31日。

² “所谓失范行为，就是指所有那些违反或偏离某个社会现行的社会规范的活动与行为。”杨振福：《失范行为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³ [美]魏斐德，章红等译：《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⁴ 上海档案馆：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鱼市场肩挑夫、鱼市场各鱼行职工、码头运输业职工会与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工资待遇、遣散费等纠纷文书，Q6-8-302。

⁵ 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党史编写组编：《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⁶ 上海档案馆：温州旅沪同乡会关于温州流亡互助团名册，Q117-6-13。

少是相当部分的流民无法找到正当的职业,也不能寻到稳定的安身之所。他们只能顺其自然,只要能糊口果腹,便不再计较工作的性质以及存身的方式。正因如此,伴随流民问题而来的,是乞丐、娼妓、小偷等次生社会群体的形成与泛滥,从而形成了非正当职业的一类。这是社会凋敝破败带给流民的悲苦,同样这种结果反过来也造成了社会更进一步的衰落与困窘。

流民职业流向的多元化、苦力化、非正当职业化的倾向与趋势,体现着现实社会对流民群体的推力与流民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的一致性。简单的说,流民群体中大部分为无知识、无技能的苦难群体,想要谋得一份稳定、舒适的职业是相当困难的,迫于无奈,从事苦力、乞讨、佣工、妓女等职业,也不失为一个安身立命的出路。另外,流民群中的部分游惰份子,一方面不满足于现实社会的残酷与自身的现状,而走上偷窃扒拿、流氓盗匪的不敷深渊;另一方面,社会状况的严酷,使得流民群中部分游勇散漫份子走上为匪为盗的道路,“中国人民中除中上层及安良守分之农人,其余大多数概可谓制造土匪之好原料品也。……加以各省无业之游民、地方饥寒之灾黎,其秘密结合不知数百年,其潜伏社会不下千百万。幸而国家无事,无所牵动诱引,彼辈也可稍安。一旦有事,即乘机而兴,揭竿而起。”¹因此,在当时的上海,既有庞大的“土匪之好原料”与“一旦有事”的契机,流氓盗匪等大肆横行也就显得“稀松平常”了,而流民无疑是其中重要的补充力量和来源之一。所以,“这种畸形的人口结构应该说是人口压力和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是社会腐化堕落的表现。一般而言,在这类人中间,是不存在正常社会所要求的一切道德标准的。原因很明显:在饥饿面前,所谓人的意志、自尊、才能等等都不得不——低下头来——旧中国的城市正因为成了这样的藏污纳垢之所,才散发出腐烂的气息。”²

第二节 上海流民的生活状况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赖以维持生存的基础是获取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其生存、繁衍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³同时,只有在满足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之后,人们才能将注意力和视角转向其它层面的需求,如精神生活、政治生活、

¹ 《民国社会之大危机》,《中华杂志》第2号。

²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79页。

社会生活等方面。

流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因经济实力有限和普遍贫困化的境况,限制了其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而往往将视角注重于极为紧迫和必须的生活层面上。所以,在流民群体亦长亦短的流离生涯中,在对物质资料的消耗与其他生活方式的索取方面,流民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食住等基本生活问题;其次才是满足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然而,在40年代前后的上海,流民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其对生活各种层面的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对立与统一的结合程度或者关系究竟如何,是本节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基本生活状况

衣、食、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四大基本要素,是“社会基本的物质生活内容”。¹对于流民来说,实现这四大要素的完美结合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许涤新指出“群集沪上的贫民白天吃的是包饭作的残肴剩饭,晚上则缩于垃圾箱旁、屋檐下、房角处或弄堂口,以报纸铺地,以牛皮纸及广告盖身。”²简而言之,解决食住问题是流民的首要任务,是流民群体在上海安身立命的关键和根本之所在,成为流民日常生活的最为困难和棘手的问题。至于衣着、交通等日常生活中的两大部类,则位居其次,占流民日常生活比重较小,也是容易解决和应付的方面。

1 流民的居住环境

房屋是人类休憩繁衍和抵御严寒酷暑的场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在1937-1949年间,上海的房屋资源环境和流民的自身条件,使“住”成为流民最大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孤岛人满之患,上海住房形成搁浅怪现状,空屋少如凤毛麟角,欲赁屋而住者急切找不到手;不满意现住地址者,亦因他迁不克,而因循且住下去。向称“搬场忙”的上海,昨、今两年却呈胶着状态了!”³40年代前后上海住房困难,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上海人口的大量增加,需要相应数量的房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居住要求。“内地避难的同胞到上海来的着实不少,孤岛上已人满为患,却是现在还如潮涌般的滚滚而来。在此时期内,有着许多异乡客地的同胞找寻房子,解决住的问题。”⁴与此同时,彼时也是上海社会遭受重创的年代,首当其冲的就是由于战争的创伤,大量房屋毁于战火,加剧了上海房源紧缺,使房荒如一条无形之手时刻掣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给流民带来无异于雪上加霜的灾难。由于空置房屋稀少和需求量与日俱增之间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必然造成恶性循环的结果。一、房源稀少而导致房租高昂和觅房困难;二、大量流民住无定

¹ 邵雍编著:《中国近代社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² 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32卷1号第52页,1935年1月。

³ 浦左一少:《上海人春日生活》,《上海生活》1939年第4期。

⁴ 冷观:《谈谈住的问题》,《上海生活》1938年第1期。

所，或以流浪街头、或以进入避难所、或以投亲靠友等等为途径，解决住的困难。

1937-1949年，上海房租之高是令流民咋舌的。一般而言，在上海租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二房东的转手租赁。但是，当时上海房荒严重，导致大部分租房客往往不仅遭受二房东的重利盘扣，甚至有三房东、四房东的重重剥削的现象出现。所以，当时在上海找到一间闲置的房屋已属不易，若能顺利的以低廉的价格租下房屋就更属罕见了，“人满为患的孤岛上，像我这种胃口的租价，恐踏穿了铁鞋一时也没处找罢！”¹1937-1949年间，上海的房屋租金价格节节攀升，甚至有“尺屋寸金”²之说。时人将之比作长途越野赛，“起初最出风头的选手是二房东，他放大了勇气和胆量，把向来仅出租四元的亭子间，涨到三十元！把一个八元的前楼，涨到七十元！把堆放杂物的三层阁整理出来，放租二十元！把晒台取消，马虎地钉个板房子，也租十五元！把厨房缩小，让出一半，租它十二元！客堂也取消了，让出一道走路，凭空又多二十四元！”³

由于“奇屋可居”，所以小阁楼、亭子间、灶披间、阳台等等，几乎所有可以落脚放铺的有限空间都被利用起来，“叠床架屋”式的住宅模式在上海盛行起来。“二房东别出心裁，叠床架屋，当小客栈一样方式租借给人，有了二层阁、三层阁的房客不算，阁楼上还要借铺场给人，早出晚归。甚至露台上盖几张马口铁，搭一个棚，也可招租。”‘亭子间因面积较小，适合三口及以下之家居住，价格相对较便宜而广受欢迎，在当时的上海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亭子间系“每家后门口之一角小楼，灶披间之‘顶头上司’也。面积长不满丈，阔亦数尺，长方一整间。海上寓公搬入居住，最好‘身外无长物’。因为一床、一桌、一椅之后，已无盘旋余地了！因此，亭子间宜于单身汉或小户人家赁寓，一人最好，三人嫌多，故曰：亭子间，‘小酌’式的住也。”一间普通亭子间须十余元左右，至于南京路附近闹市中心和宏丽洋房的轩敞亭子间，月租高至三十元内外，差不多和冷落区域单幢石库门同价了。所以，“上海每天数千人穿街走巷寻房子，十占六七看相亭子间。市面不景气，住户全采紧缩，亭子间更供不敷求了！”居住于亭子间者，“形形色色，的是大观哩！有流浪艺人（包括落拓文人、戏剧家、美术家），投稿文丐，大中学生，情男爱女，中级职工，练习生徒，失业分子，江湖术士，劳动工役……避难者如潮涌，欲借而不得，上中下三等，无所不有，猗欤盛哉！”而下等的亭子间则是流民的主要选择，下等亭子间“邻近工厂区的，建筑简陋，独身男女工合资居住，三块松板、一张棕垫之外，即无长物，破台烂凳和贫民窟差不多。夫妇组织的小家庭，小三子、小六子，一张床上，横七竖八，遗尿拉屎，进其室，如入鲍鱼之肆，恶臭难闻！劳动憩息大本营的亭子间，最不堪承教哩！”

¹ 湘雨：《阁楼十景》，《上海生活》1938年第3期。

² 浦左一少：《上海人春日生活》，《上海生活》1939年第4期。

³ 心期：《孤岛生活长期越野赛》，《上海生活》1941年第5期。

⁴ 苏子：《上海“人”》，《上海生活》1941年第3期。

流民的住所主要是以自搭自建的棚屋为主。棚屋在上海的兴起和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开埠之初,“随着贸易的开展,黄浦江边兴建了许多码头、仓库,较早的有公和祥、金利源、太古等码头,主要都是英商经营的。受到外国资本奴役的码头搬运工人,大都来自湖北、安徽、苏北一带农村。他们因为不堪封建压迫而逃亡来沪,但是在这里除了受尽剥削以外,连住房也没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就在当时的浦东沿码头附近的荒地上合浦西江边——上海旧城的外围,搭盖了低矮的蓆草棚屋。”¹1948年,《上海市棚户区概况调查报告》中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们大部分都是历年来苏北皖北鲁南一带水旱成灾的产物,再北一点灾民的出路是东三省,淮河流域离东北甚远更少亲属流亡关系,故每逢大水大旱,便只有挑子携妻南下,寻求出路,上海是个远东的大港,一般多会以为谋生必易,于是终于都集中在这个都市里。”²因此,鉴于在上海赁屋困难、房租高昂等居住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流民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的矛盾,流民中自行造屋的现象在上海非常普遍,棚屋开始在上海广为发展,形成遍地“开花”之势。这时一个个棚屋区的出现,最终完成了近百年来上海棚屋区的格局。³抗战期间,未受到战争破坏的租界及临近地区,棚户区大量发展起来,“闸北、真如、浏河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在炮火中无法安居,也都扶老携幼转移到租界来。仅‘八·一三’这天,就有难民六万余人涌入租界。这些劳动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横蛮无理地蹂躏他们的家乡,破坏他们的生产,无不切齿痛恨,对于西方殖民者的歧视和压迫,也都愤慨异常。他们在风餐露宿之中挣扎了一个时期,不久便纷纷选择租界偏僻地区搭棚而居,以个体劳动或摊贩为生。这就是‘八·一三’以后上海棚户和摊贩大量发展的由来。”⁴沪西仅靠苏州河南岸的药水弄,在抗战期间就有大量流民从苏州北岸、虹口、杨树浦逃来,人口短时间内即增长到10000人左右,棚户区也迅速增加,“原来留下的一些空地上,马上盖满了‘滚地龙’”。⁵据不完全统计,共有棚户5万余户。⁶国共内战时期,由于城乡经济凋敝,社会破败等因素的影响,盲目流入上海的流民更多,这一时期,上海的棚户区形成了一个新棚户区建立和旧棚户区扩大的双轨发展模式,“肇家浜上的棚户就是在此期间迅速增加起来的,蕃瓜弄棚户区虽在抗战时期已经存在,但也是在这时候扩大起来的。”⁷至解放前,上海具有200户规模以上的棚户区共计有322处,估计上海棚户总数约在20万户左右,居民将近百万人。⁸

¹ 多九公:《上海亭子间解剖图》,《上海生活》1938年第2期。

² 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1948年,第235页。

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页。

⁴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⁵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页。

⁶ 薛理勇:《旧上海棚户区的形成》,《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9)》,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37页。

⁷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页。

⁸ 同上,第6-7页。

因此,1937-1949年间是上海棚户区的大发展与最终奠定格局的时期,而且在十余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棚户区在上海社会的布局。棚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民的住宿和房源紧缺的问题,为流民在上海长期生存和生活奠定了基础。

当然,流民的居住场所是多种多样的,除去以上租屋、自建棚户等数种情况而外,流民还有通过进入收容所、寄宿亲友、会馆公所等途径来解决住宿问题,以及流浪街头,成为居无定所的街头流民。上海开办的流民习勤所,习艺所,难民难童收容所,乞丐收容所等形式多样的救济难民流民的机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流民在沪居无定所的情况。但是,不难发现,这些收容所的收容机制、收容条件、收容的容量等主客观因素的掣肘都限制了解决大量流民的居住的情况。¹至于投亲靠友的寄居方式,尚属权宜之计,只能解燃眉之急。“民等因家乡陷落匪手,难以安居流亡来沪,然沪市房荒严重,斗室之地,须重金顶租,民等因来沪带钱无多,不堪负担,现扶老携幼,借居戚友处,诸感不便,亦非久计,衣食住行为人生四大要素,无屋居住似飞鸟无棲枝,痛苦难言。”同时也有“亲友被我们拖穷了”²之虞。所以,寄居生活实非长久之计。此外,流民还依靠同乡情谊之关系暂借居同乡会会馆、公所等地。这一时期,如安徽会馆、京江会馆、四明公所、木商会馆等机构场所成为部分流民的栖身之所。

苏北籍流民,“因受共匪残杀惨,不忍受逃亡来沪棲生糜定,与7月1日承蒙当局维护,暂借斜徐路安徽公所以避风雨。”

“我苏北仗义来沪逃死求生之难胞,计达六七万人之众,流离失所,勉居残舍,

¹ 注:各收容机关在收容经费、场所、收容条件上都有明确的限制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解决大量流民的住宿问题。如:世界红十字会开办的乞丐收容所、难民习艺所:“查上海一埠,专为救济贫苦难民而设立之慈善机关,为数颇多,惟其经费,则几悉数仰赖私人之捐款,以资维持,且对于难民之收容,亦多加挑选,致施惠未能普及。如:“希望之门”其宗旨非惟偏重道德之修养,且仅限于收容一般,被认为可受训练之妇女。又如:“中国儿童福利”除孤儿外,一概拒绝收容。尚有其他慈善机关,则以施送米饭,吸收多数实际不需救济之徒。致使乞丐问题更趋严重。目前上海由私人支持之慈善机关,或因地方之狭小,或因经费之支拙,均未能扩大收容。其间对于乞丐问题,确能减轻其严重性者,惟有:“救世军乞丐收容所”耳。该收容所系由“彩奖会”会员集款建筑,全其经费,前系以娱乐自动捐之收入维持。及娱乐捐正式征收后,此种自动捐始行取消,但此项娱乐捐之收入,系直接归入局库,故日前该收容所,虽仍由救世军人员义务管理,但其经费则由工部局负责支持。查“救世军乞丐收容所”,确系注重实际工作之机关,良以该所除收容各种乞丐,提倡供给衣食外,并尽可能范围内,资助彼等回乡。该所规模原定收容一千五百人,惟实际仅能容纳一千二百人。”“以上各难民收容所,因经费之支拙,粮食之缺乏,已有四所关闭,内中大部分之难民已予资助回乡,目前仅有残废者,老弱者,孤儿,及寡妇等计有八百人。仍留集于北浙江路难民收容所。该所现系由‘上海各慈善机关联盟会’主持。由上以观,该被遣散之大部份难民,必将使上海乞丐之数目大形增加,乃系合理之推测。此辈难民,因不能获得充分之粮食,故死亡率甚高,然较诸卧病街上,究属幸运多矣。至于对付病丐一层,确无救济之方法。工部局各医院均已充满各类病人,且该各医院未有安插病丐之设备。故于疫症盛行时,此辈病丐实为市民健康之最大威胁。但对于此辈乞丐,若有充分之安插处,则问题可因此免以产生,盖食物及初步卫生如能办到,则疾病自可减少。若经(接上页)费能有充分之来源,则救世军负责人,必极愿负担此项工作。惟救世军之收容所,仅能供给小部分之需要。”(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主办上海市乞丐收容所和上海市难民习艺所计划草案及习艺所办理生产的图片,Q120-3-64。)又如“上海流民习艺所”收容条例:“一:进入条件:1、年在十八至四十五岁之男性;2、品端身健者;3、局部残废者,如断臂或断一腿;3、身上局部患有疥癣等皮肤病而能完全治愈者。二:不能收容者:1、神经病患者;2、身患传染病、结核类或花柳病者;3、吸食鸦片或嗜好麻醉药品者。”(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流民习勤所执行委员会简单及全体职员名册,R15-2-57。)

²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余房不恤，人言与鬼争迁一椽之庇，早在仁恩怜鉴之中，……我借住本市南郊打浦路京江会馆西院。”

“我苏北因匪患日趋严重，最近纷纷逃来沪市，难民计有数百余人，情形可悯，因寻在南市王家码头花衣街11弄木商会馆暂借为收容住所。”

“……频年以来不堪遭受共匪蹂躏，嗣蒙清剿部队拯救，辗转来沪，但均囊空如洗，食住问题难于解决，终日嗷嗷，罄竹难书，兹觅得北四川路区横滨路四明公所尚可藏身。”¹

“难民等继续潜逃沪江，风餐露宿，备苦艰尝，幸荷南市潮惠山庄，第六义民所，登记代觅棲身之所，业经露宿外旬余，该所带你毫无着落，詎料11月30日午后天雨淋漓，难胞鹑衣透湿，情不迫己，幸有潮惠山庄东边空屋一所，权为棲身托命之所。”²

“民等逃亡来沪，幸得平江公所，慨借借屋舍进住以来瞬已匝月。”³

“民等籍隶苏北灌云县，因家乡兵匪猖獗，与三月间率家小就食沪地，当时暂居大华农场纪念塔中。”⁴

山东流民由“烟台随国军撤退，辗转逃难来沪，露宿山东会馆。”⁵

如上所言，这些会馆公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民的在沪居住问题，但是对于流民住居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远远不够的，这类所谓的暂时栖身之所并非安乐之居，而是问题重重。如京西会馆，因年久失修，营造不良等原因，流民“深夜熟睡之时，雷雨大作之际，该西院全部房屋三十间，轰然倾倒，当夜经警百手齐挥，掘出压毙难胞尸体二十九具，余尸尚未掘出，负重伤轻伤者一百八十余人。”⁶木商会馆中居住的流民，“忽遭该馆负责人带来警察多名恶意驱逐出门，意使在所之数百难胞惊骇失措，恳请置若罔闻。”⁷平江公所中的流民遭受疫病肆横的威胁，“环睹屋舍皆属卧病呻吟，乃至接踵沦为死亡，昨今两日因饥寒交迫而身死者有刘东生、掌有祯等。”潮惠山庄中的流民，被恶绅串通警察一并威逼利诱胁迫逼出会馆，“国大代表候补第一人郑子良先生，系南市斜土路苏北流亡第六义民所广州潮惠山庄负责豪绅，以寸心私见，片面危言朦胧该管嵩山警察分局粤省同籍警官，托故寻衅张贴骇人布告，驱逐该所2400余名难胞出境，并将该所被难义民宋玉成、殷必松、王如全等三名逮捕监禁，有无非刑拷逼，存亡莫卜。同日该局洪巡官并到所警告，将于26日策动大批武装警士逮捕该所所有难胞，强

¹ 上海档案馆：苏北逃亡来沪流民请求救济呈函以及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的批复等，Q106-1-197-1。

²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为苏北流亡义民所代表请求救济事致代表批文，Q106-1-89-132。

³ 上海档案馆：上海流亡第二义民年呈为迅赐救济，Q106-1-91-1。

⁴ 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行关于上海苏北流亡民收容所总代表王孝近等及难民习艺所请领救济物资的函及各所难民名册，Q120-3-66。

⁵ 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关于山东省济南烟台等流亡来沪学生教职员难民请求救济的函和名册及发放物资统计表，Q120-3-68。

⁶ 上海档案馆：苏北逃亡来沪流民请求救济呈函以及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的批复等，Q106-1-197-1。

⁷ 同上。

⁸ 上海档案馆：上海流亡第二义民年呈为迅赐救济，Q106-1-91-1。

送庇寒所，违则必予重大牺牲。”¹因此，对于流民来说寄人篱下也非长久之计，且变数与危险时刻伴随着流民左右，对流民本已惨苦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直至最终有流落街头的危险。

流浪街头辟地而居，实为流民解决住宿之最下策。只能以报纸、牛皮纸盖身取暖的街头流民，在每届冬令之时，“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时常见诸报端。1939年上海全市收掩露尸4万余具，“据上海普善山庄发表，去年度12个月间之收埋露尸统计为数至足惊人，大通社记者兹分录各情如下：去年收掩四万余具，据该统计，去年一月份总收殓及掩埋尸体计5852具；二月份4231具；三月份3513具；四月份3321具；五月份5059具；六月份3826具；七月份3170具；八月份2984具；九月份2617具；十月份2461具；十一月份2342具；十二月份2709具；全年总计达41075具。”²1940年2月，“近日本埠气候虽已稍呈和暖，然各马路街头巷尾、冻毙暴露尸体发现数目，仍未减少，虽值旧历新年，而善堂收尸车辆往返频繁，工作极忙碌，总计最近四日内，公共租界区先后发现暴露尸体大人73具，孩尸249具，共计322具。”³1941年1月，“本埠22、21两日，气候突转严寒，一般穷苦贫民，无衣无食，露宿街头，因之冻毙者益见增加，昨向普善山庄探悉，经该庄收掩之尸体，计20日成人60具，孩童56具。21日计成人尸体24具，孩童72具，合计182具。又据该庄发表，去年一月初至12月底，经该庄所收掩之路毙尸体，计成人8720具，孩童20720具，合计大小共29440具。”⁴1942年2月，“入春以来，人口死亡激增，较去年超越三分之一。本市入春后，天时反较寒冷，加之时症流行，致人民死亡率激增，昨据同仁辅元堂发表二月份收埋尸体报告，总数共大小1525具。同时普善山庄收埋尸体，计共大人2625具，孩尸3886具。”⁵……如上触目惊心的数字，真实的反映了大批居无处所而流浪街头的流民的凄惨状况，正如时人所说“天气寒冷起来，一班街头瘦骨嶙峋的乞丐们除了要和饥饿抗战之外，又得和寒冷痛苦的战斗着。在战前，一个乞丐度过几个寒冬，总有些无办法中的办法，现在呢，要在嗟来之食下齧觫等待着春天阳光的重温，真是不小的奇迹。……冻饿而死的既然如此之多，几成葬埋为难，然而乞丐群却在市面上愈来愈广了。他们生为何来，死向何去，真有些难以为继。”⁶

综上，种种的住居方式，虽然形式各异，优劣不同，但无一不反映出四十年代上海流民的居住环境之差、生存条件之险恶、人与鬼争迁一掾之庇的惨状。

¹ 上海档案馆：苏北流亡义民为饥寒素命、绅察逼迁事请以援救的呈文，Q106-1-91-83。

² 《去年沪市收掩露尸4万余具》，《申报》1940年1月6日。

³ 《最近四日内发现，死尸三百余具》，《申报》1940年2月12日。

⁴ 《前两日气候突寒，冻毙路尸增多》，《申报》1941年1月23日。

⁵ 《入春以来，人口死亡激增，较去年超越三分之一》，《申报》1942年3月13日。

⁶ 霖长：《使乞丐绝迹街头》，《申报》1941年8月17日。

2 流民的衣、食、行

①衣着方面

流民者大都因天灾人祸辗转逃亡而来，抛家弃产、空身而至，所带川资不多，加之长期流浪，导致值钱衣物细软典当殆尽，且上海生活程度日高，所以很快就“弹尽粮绝”，至无衣无食之地步。所以，流民在衣食方面不但缺衣少食，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步。

如前所述，根据张宏钧等 45 户 200 多口流民的生活情况的报告中无一不为贫苦的状况是有关流民生活情况的最直接反映（第二章第一节，第 34 页）。具体而言，从上海流民的职业流向上看，大都从事底层的劳动，诸如码头小工、人力车夫等等，成为苦力阶层，或为流落街头的乞丐。这几类是当时上海流民的主要职业流向，其生活状况如何大致可以反映出流民的整体衣食状况。

码头小工由于工作的原因，衣服不可能讲究干净和整洁，终年都是“头戴开花帽，身穿八卦衣，脚踏金丝鞋。”所谓“八卦衣”就是指补丁连补丁的破衣服，所以一件衣服穿上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情况也属常见。码头工人一般一件衣服数种穿法，“冬天的棉袄拆去棉花春天穿”。¹冬天塞满破衣、破布，遮挡风寒；夏天则拆去内衬，当做单衣。码头工人能有多件衣服的不属常见，一般一两件破衣烂袄而已，所以在冬天，码头工人会用稻草、麻袋裹身取暖。可见，码头小工在衣着上实为简陋困难。所谓“金丝鞋”就是指草鞋，但是码头工人一般都小心翼翼，平时不穿，只有在做工的时候才穿，因此被喻为“金丝鞋”。即使是穿破穿烂的草鞋，“码头小工也不舍得丢掉，自己找来草绳修补了再穿，所以那时码头工人无事就是坐下来补草鞋。”²衣鞋尚且如此，码头工人的被褥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码头工人根本没有棉被，冬天盖的，不是破麻袋，就是自己的“八卦衣”；有棉被的也不过是一堆千穿百孔的破棉絮，盖在上面四不着身，挡不住寒气，遮不住风。”³

人力车夫的情况与码头工人大致相当，“车夫是苦力的一种，生活较其他任何部门的工人更穷苦，他们穿着破旧衫裤，不是一补再补，就是拖一片挂一片，有的甚至是不能遮体的。冬天棉衣裤的破絮一块块露出来，十年八年他们都难得买一件新的。”⁴即便是置办新衣，“设法到旧货摊上去买一件（家属小孩亦多如此），如有身材不合，再携回家去修改。”⁵鞋子也大都以草鞋为主，甚至有趑趄而行者。

如前所述，每届冬令时节，街头巷尾多有冻毙而亡的流丐。乞丐在衣着上谈不上美观与保暖，甚至在衣着在御寒上都不能得到基本的满足。所以，破衣烂衫、

¹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第 30 页。

² 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第 39 页。

³ 同上，第 39 页。

⁴ 家熙：《本市人力车业调查》，《申报》1945 年 5 月 21 日。

⁵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675 页。

鸠形鹄面是乞丐留给世人的一个基本面像。

因此,对于流民而言,衣饰是他们生活中的奢侈品,不求美观与样式的浮华,但求基本的遮体和御寒已属不易。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流民群体在衣饰上的需求和得到满足的程度实比对食物的索求来的为低。

②食物方面

食的方面,对于流民而言,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的情况,时刻伴随其日常生活之左右。抗日战争以来,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穷人生活每况愈下,‘六谷粉’(以玉米粉为主要成份的一种粗粮)掺些菜皮煮成的稀糊,成了棚户居民普遍的主食。有些连‘六谷粉’也买不起的人,便只能吃些豆渣、麸皮、米糠等物。”¹上海甚至出现了以专靠淘汰渣滓为生的人,“专门靠渣滓生活的人,据说,市面上一种什么牛肉,并不是香港来的,乃是已被榨去了精华‘牛肉汁’的渣滓而已,人皆啖之如甘饴。又据说,做这项买卖的已经发财了。……开爿‘渣滓饭店’,把收来的余羹残肴加以拣选,而且分门别类,放在盆子碗盏里,一只鱼骷髅,装一盆,半只鸭壳算一碗。他们的主顾是黄包车夫小六子、拉老虎车的崇明人、码头小工等等,照样高朋满座,胜友如云。”²在上海的苏北流民,“稍有劳力者,摊贩肩挑奔衣走食,而妇孺则勾蟹摸螺拾荒挑菜,以期日觅一饱,至于鬼域为邻,蛇狐同处,何足为怪。而湿气秽氛时相浮动,腥风臭味日益侵袭,说什么清洁卫生,更不设营养资料,迭向政府呼吁数月,于兹未蒙救济。”³

此外,这一时期上海街头巷尾涌现出一些符合底层民众消费的“噉饭所”——普罗饭店。这类街头摊贩小店,因菜品简单和较为廉价,实为如小工、车夫等理想的消费场所。

所谓普罗饭店,就是大众化饭店的别称。普罗一词,系英文普罗列塔利亚的简写,如文学上有普罗,小资产阶级,与贵族等区别。本埠饭店林立,露天饭摊,不能与高贵的饭店并立,因僭以“普罗”名之。

大雨伞下的长餐桌:路过贝谛磨路,平济利路,马浪路一带,在人行道的边缘,能见到一列一列的长桌子安放,无论是大好天气或雨天,总有一顶大油布伞在那桌子的一旁矗立着。……一辆空的人力车缓缓过来,车夫正准备暂停营业,饱食一顿特快午餐,同时摊上的小伙子,见有空人力车拉过,会跑上去拉了车杆,强制地招徕生意。

咸菜、黄豆芽、白饭:这样简单的饭店里,居然也有菜单,自然这不能和文瑞印书馆所印的相提并论,但玻框一具,墨痕数行,倒亦别有风致。其实他们没有菜单也行,因为每只罇里所盛的如咸菜、豆腐、黄豆芽之类,即已明白告诉了顾客,

¹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0页。

² 陈亮:《特种上海生活》,《上海生活》1940年第5期。

³ 上海档案馆:苏北逃亡来沪流民请求救济呈函以及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的批复等,Q106-1-197-1。

而且种类有限，价格一律，老吃客早就肚里有数。普罗饭店里的坐上客，大都没有坐相，有把脚翘在凳子上的，有左手抓背右手执筷的，姿态互异，形状各别；吃饭时则无一非狼吞虎咽，而且速度惊人，这也是米价越贵，穷人饭量越大的明证。

但黄包车夫大多是穷得不堪，缺乏绮思，如遇娇声呼车的，一手揩嘴，忙着拉车就跑，生活要紧，也顾不得饭后不宜剧烈运动，以及秀色之可餐了。¹

流民群体中的码头小工和人力车夫，虽然有职业和收入，但在饮食上面依然处于困难的境地。码头小工每日所挣无多，常常是“背着包子上了岸，不吃豆渣、菜皮就讨饭。”豆渣、菜皮之类是码头工人经常的食物。除此之外，如霉烂生虫的玉米粉、麸皮面，混和着捡来的菜皮煮成稀糊，一天吃上两顿。有时候，能够买一些碎米或是在码头上扫一些地脚米回来煮粥就算是最好的生活了。当然，遇着停工、没有工作的时候，停炊断顿，几天揭不开锅实属常见，日子常了也只得上街讨饭。²据统计，抗战时在 272 户码头工人家庭中，经常断顿和有时断顿的共计 163 户，约占百分之六十。抗战胜利后，在 275 户码头工人家庭中，经常断顿和有时断顿的共计 101 户，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七。³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码头工人的日常生活至为窘迫，甚至部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况。

人力车夫，通常将“生活必须的四个字——衣、食、住、行，他们比您是打了一个对折，只须两个字——食、住而已。先谈食：他们已经再无可简单地两只手是常常代替着您的叉、刀或筷，一手端着茶碗，一手拿着大饼，蹲在街头，就完成您所谓的‘面包问题’了，这样也要三角。倘使坐上饭摊，快快活活叫一盏黄豆芽，吃三碗饭，却需半元。再经过消化作用，待到排泄，还需两分。……”⁴所以，人力车夫往往他们“一个人混一个人的还可以勉强喝喝两顿粥，有老婆孩子的四五口之家，就只好每天吃棒头、赤豆、小米等杂粮来混日子，再加上菜和青菜皮，萝卜干，咸鱼等小菜，每天至少要三千多块钱花在吃上。所以做一天还不够一天吃的。”⁵

以乞讨为生的乞丐，做着“伸手将军”的工作，过着“嗟来之食”与“残羹冷炙”的生活，时刻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从包饭作的担子里倒剩饭、抢残食、甚至偷窃，无所不用其极只为果腹。所以，在上海时常于街头巷尾出现“一部分系因觅食困难，饥饿致死”⁶的乞丐。

除此之外，流民中还有部分靠政府、慈善机构救济衣食为生的。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毕竟人多粥少，使受惠流民有限，从救济的受众和成效上看是乏善可陈的。当时的流民为生存计，呐喊者有之、呼号者有之、祈求者亦有之。

¹ 韦格：《普罗饭店速写，下层阶级的噉饭所》，《申报》1942年3月12日。

² 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8页。

³ 上海港史话编写组编：《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3页。

⁴ 《人力车夫的生活》，《申报》1940年5月20日。

⁵ 家熙：《本市人力车业调查》，《申报》1945年5月21日。

⁶ 《入春以来，人口死亡激增，较去年超越三分之一》，《申报》1942年3月13日。

赵琦云系山东悬县人，在抗战期间因不甘受敌伪教育，乃逃向祖国怀抱，在国家培育之下，努力向学。今抗战胜利，而家乡仍被共军占据，有家难归，且经济来源完全断绝，处于上海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告贷乏门，生活酿成问题，每日一餐，天入深冬，身单衣薄，难御寒冷，困苦之情，难言于口。¹

苏北难民，被匪三资斗争，惨杀最烈，情迫无奈，抛家弃产，扶老携幼，逃命来沪，食住无依，苦不堪言。去寒虽来政府举办冬令救济，不过施粥数日，少数难胞稍得沾惠，亦属有名无实。今春又教会结束，市教会继办成立，报载筹募经费五千亿，兴办难民工厂四处，建筑平民村四千间，赈济各地来沪难胞各节，并闻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社会部办理救济全国难民一百万人，二个月每人每日派得食米十二两八钱，本埠难定难民额数，（二万五十名），难民闻之，莫不顿首称庆，惟闻外埠，早已实行，本埠维时已久，未见实施。²

苏北难民所各所难胞计有 1933 名，自九月份起，救济物资即未蒙分发，各所难胞均典质破旧衣服，暂延生命。现时届冬令，天气寒冷，体无完衣，腹无实物，于此饥寒交迫之情形下，势难生存，而救济总署又结束在即，难民今后尤以似脱离慈母之怀抱，而无经常准确之救济，衣食供给有赖社会人士正义与善念之护持。请求体察难民，现时存亡关头与难期还乡之痛苦，请分发救济统粉与寒衣外并乞多量给予遣散费用，而为今后营谋小本生理之资本，以補助此后生活之不足。³

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十年以来，久遭敌伪共匪之荼毒，残杀人民，田产房屋荡焉无存，纷纷逃亡来沪，流离失所者先后数逾十万，露宿风餐，惨极尘寰，迭经分呈呼吁救济，而迄无泽沛甘霖之形。本会以难民有急待解救之苦痛，虽已分别振救矣，如杯水车薪，涸可立待，近以不断逃亡人数更多，前事已感无力维持，后来尤觉不容或缓。⁴

民等系异乡苦人，前曾在沪军警两界服务有年，不料沪战发生突起，部队编遣，赋闲数载于外，一家数口流落沪上，久要返籍，奈无恒产，无计谋生，情不得已，民依书摊糊口，妻作工厂贴补，不料市面不振，入不敷出。当此隆冬岁暮生意全无，复因妻病就万字会诊治，至今未能痊愈，真所谓既贫而且病痛苦难，言值此饥寒交迫，无知儿女日夜悲啼。民闻知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处此环境久意投浦，回思数口嗷嗷不得不苟延残喘。素仰执事主任翁先生仁慈在抱，济困扶危，伏乞俯念下情，格外栽培赐我米粟若干，以解吾之倒悬，也受斯大德。

民异乡苦人，自先夫故后，一家数口流落申江，向依做工厂，苦度所有，苦况不堪。言逮阳历新年已过，旧历年关难挨。值此岁暮云暮之际，既无点金之术，又

¹ 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关于山东省济南烟台等流亡来沪学生教职员难民请求救济的函和名册及发放物资统计表，Q120-3-68。

² 上海档案馆：苏北逃亡来沪难民请求救济呈函以及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的批复等，Q106-1-197-1。

³ 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行关于上海苏北流亡民收容所总代表王孝近等及难民习艺所请领救济物资的函及各所难民名册，Q120-3-66。

⁴ 上海档案馆：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行政院社会部等关于劝募救济特捐和要求救济逃沪难民及组织流亡同乡生产委员会问题的函、批复及代电，Q117-19-20。

无亲友张罗可怜。氏数口之家处此饥寒两迫，终日以泪洗面，焦急万分，生既不能，死又不得，儿啼女哭奄奄一息。幸闻执事先生慈善心肠，故敢具呈伏乞，俯念孤儿寡母无依之苦，格外慈悲赐我米粟。

鄙人前在军政界服务有年，自沪战后，图谋不遂，赋闲迄今，拖家累眷，生计艰难困苦不堪。不得以暂依测字糊口，妻作女工。鄙人穷而罪大，今又添小孩子，妻万难工作，进不敷出，成度越加越重。但日食故而时续时断，致每日进项无多，家用极省，衣服当净。值此隆冬之际，天寒冰冻交迫，生意全无，家中数口嗷嗷待哺，徒唤奈何。窃思贵会先生情爱仁慈济困扶危乐善好施，… 赐予米粟若干。¹

……

如上，流民在衣食方面的凄苦、悲惨的状况一目了然，这既是流民自身的生活贫苦化的现实反映，也是社会破败压力下强加于流民群体的不堪重负，是多重因素交错影响的产物。

③行的方面

生活四大要素之一——行。近代上海发达的现代化交通设施，所带来的便利、快捷与舒适，对于流民而言是为奢谈。一方面，流民中的部分人口即为别人的交通“设施与工具”，如人力车夫、三轮车夫、踏车夫等，本身即从事着载人拉物的工作，是没有精力和财力去享用现代化交通设施所给予民众出行便利的机会的。另一方面，流民群体普遍贫苦化，草鞋尚且爱惜之至，至于电车、公共汽车、轮船等现代化的代步工具更是可望而不可及。此外，随着物价飞涨，交通领域也广受影响，“电车公共汽车，一涨、再涨、三涨、四涨、五涨，涨得人家乘不起了。”所以，流民只能“行”恃健步，“脚是至多生几个老茧”，不过“鞋子、袜子的价钱，也贵的吓人。唉！这种时世，做人真难。”²所以，在行的方面，不仅是流民无法享用的一个部类，甚至是受累的一个方面。

总之，四十年代上海的流民，在衣、食、住、行等几个基本的生活方面，呈现出普遍的困苦化、低端化、恶劣化的状况，时刻处在生与死的边缘，不是饥寒而亡，亦为苟且偷生。当然，生活所括林林总总，绝不止此几项，但这是流民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和影响至深的问题。除此而外，如饮用水问题、疫病卫生问题、火灾问题等等，无一不时刻对流民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衣、食、住、行”，这是流民之伤，也是社会之伤。

二 物价与收入

流民生活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流民的收入与支出，即集中反映在物价水准和

¹ 上海档案馆：失业贫民、流浪者要求救济。介绍职业问题的来函与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复函，Q120-4-212。

² 碧翁：《上海大众文学》，《上海生活》1939年第3期。

流民工资收入率上。在这里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就是流民收入的高低和以物价为核心的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收入愈高，物价愈低，流民的生活程度愈高，反之流民的生活程度就愈低。

1 上海的物价

1937-1949年，上海的物价犹如脱缰之马，狂涨不羁，一发而不可收拾。上海物价的急速高涨，“是开始在去年（1938年）7月以后，计8月较7月涨百分之24，9月又较8月涨百分之21，10月比9月回落百分之19，但11月又上涨起来了，且较9月涨百分之1，12月又较11月涨百分之6，今年1月又较12月涨百分之7。”¹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受战争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形成了一条直线上涨且涨势迅猛的特殊趋势。若以1936年为基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37年6月的115.0上涨至1945年8月的9740247.7，即上涨约84800倍。”²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期间，上海的物价依旧疯涨不止，且相较于前一个时期更加变本加厉，“1945年9月指数为34598.7，至1949年5月已为1212200000，在短短的三年零九个月中，指数上涨35036倍，为日寇统治上海三年零八个月（1942年至1945年8月）时期上涨5490倍的6.4倍。”³

此外，在同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食住方面，涨风更甚。其中，以米价而论，从1937年6月的11.3元涨至1945年8月的150万元，上涨约132700倍，比物价指数还要高出50%以上。⁴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每石由3725元上涨至17533333元，上涨47069倍，⁵相较物价指数也要高出30%强。由此可见，狂涨不止的米价远远高于一般物价的增长，而这对民众的生活影响尤深。考虑到底层民众中，受制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饮食方面主要以中下等质量的粳米、苞米、面粉为主食。因此，这一类商品的价格变化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流民群体影响最甚。但是，在当时物价狂涨的大环境下，这类商品也“不甘落后”，如中等粳米，从1940年1月的每石40元，至1947年10月，涨至656000元，涨了1400余倍；面粉从1940年1月的每石9.8元，到1947年10月为216900元每石，上涨了2万多倍；苞米从1940年1月每石17元，至1947年10月为271000元，上涨了近16000倍。⁶所以，面对日益高涨米价，时人有米珠之叹：

米珠叹——哀上海饿殍暴富米商

天下贫如洗，忽多暴富翁。

斗米十万钱，得者非我农。

尺帛中人产，得者非我工。

¹ 辛涛：《上海物价与工潮》，《新华日报》1940年3月20日。

²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页。

³ 同上第32页。

⁴ 同上第18页。

⁵ 同上第32页。

⁶ 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年，第543-544页。

铜山入私室，饿殍如飞蓬！
东南岁大熟，连年收屡丰。
飞挽满江湖，蜀为盖藏空。
内地伤谷贱，逼糶百货穷。
狼狽为垄断，断绝舟楫功。
流脂东出海，万艘急其供。
区区狼籍余，奇货明珠同。
旦目百千万，自诩陶朱公。
食为我民天，满地况兵戎。
此时温饱难，百里皆哀鸿。
朝饥鬻一妻，暮饱卖一童。
哀哀我子民，何以继殍饔！
黄金战白骨，未决知雌雄。
夜静无声哭，断续杂风雨。
独肥利众瘠，小子鸣鼓攻。
相煎何太急，豈泣在釜中！
饕餮不祥物，妖孽戾气钟。
是宜投豺虎，五刑诛不容。
杀一人者死，在律惩厥凶。

日屠万人不血刃，江头杀气干苍穹。

哀哉佛说地域满，天视天听明且聪，饿鬼恶道多邓通。¹

流民中租房居住者在日趋严重的房价涨势中不堪忍受。上海房租价格，若以1936年为基准指数100计，1940年为400.14；41年为706.33；42年为1482.55；43年为3316.21；44年为38684.63；45年为3937909；46年342519.19；47年为2255839.74；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指数为821262500。²虽然这份房屋价格变化指数是以工人生活费指数为参照，但是仍能透过这组数字反映出当时上海房租价格的变化情况。短短十余年时间，上海房价呈急剧上涨的趋势，累计涨了2053156倍之多，虽然其中经历了伪币、法币、金圆券等几种币制的变换，影响指数的变化。但是，无论哪一次的币制改革，其最大的受害者无疑都是底层民众，对于流民自不待言。与此同时，煤、气、柴等燃料类；烟、酒、茶等杂项类，都在米价的带动作用下，并行不悖的一路飙升，如表2-5，燃料类指数从1937年的118.8涨至1945年的326014.6，增涨了2744倍；杂项类也从113.1点涨至160200.4，增涨了1416倍。

¹ 杨云使：《米珠叹——哀上海饿殍暴富米商》，《申报》1941年1月8日。

²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31页-337页。

表 2-5 1937—1945 年上海市躉售物价指数表（以 1936 年为 100）

时期	食物	纺织	燃料	杂项	总指数	货币购买力
1937 年	117.4	116.2	118.8	113.1	118.0	84.3
1938 年	131.4	131.5	165.8	134.7	142.6	70.1
1939 年	202.7	212.8	258.3	225.2	221.0	42.1
1940 年	465.0	448.7	577.5	498.4	505.7	19.8
1941 年	974.3	818.2	1241.4	990.2	1099.2	9.1
1942 年	2900.0	2640.6	4404.5	3715.1	5451.6	2.5
1943 年	12337.1	11287.3	15660.5	15041.1	14361.8	0.695
1944 年	59899.1	70600.9	168155.0	12925.5	100735.4	0.099
1945 年	98646.2	189152.6	326014.6	160200.4	175049.5	0.057

（资料来源：周钰宏编：《上海年鉴 1947》，华东通讯社 1947 年，第 210-211 页，编制。）

因此，四十年代上海物价的增长具有广泛性和严重性的特点。体现在广泛性上即是各种商品特别是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必需品一上涨再涨；体现在严重性上是各种物价的涨势完全背离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迹和人民的承受能力，是一种在社会政治环境异化、变态化下产生的畸形经济结构。主要表现在：一、日军当局、汪伪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统治下，出于掠夺经济资料、控制经济命脉、摄取经济利益等各个方面而制定和衍生出的诸如过量发行纸币（法币、中储券、金圆券、银元券）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据统计“1946 年 10 月份后，上海的钞票生产量每分钟为 1600 万元以上，上半年每月发行额为一千五六百亿元，下半年每月发行额平均提高到 3000 亿元到 5000 亿元，年底月发行额超过 6000 亿元。……1946 年全年发行额至少为 4 万亿元。”¹这种超经济发展规律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政府敛财的工具，一方面是榨取广大民众的恶魔。二、实行统制经济政策而导致的货物奇缺，致使供需不平衡而引起的物价高涨。三、因战争原因造成国内国际交通不畅和政治封锁而阻隔了国内、国际贸易的展开，致使上海物价飞涨，“很显然的，运输困难也是构成今日物价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战事发生以后，主要铁道及航路相继失陷，不但是内地大后方与沦陷区陷于隔绝的状态，就是大后方从甲省到乙省，从一省的甲地到乙地，由于交通不发达，由于运输工具的缺乏，

¹ 《经济周报》第 4 卷第 2 期第 23 页，1947 年 1 月 9 日。

由于公路汽车运费的意外昂贵，使得货物的流转，遇到意外的困难，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促成物价的高涨。”¹四、特权阶级和奸商的垄断与囤积居奇而导致的物价飞涨，“奸商的居奇操纵，贪而无厌的大量购进，抬高市价，瞬息间市利百倍；他们的作用最深、最广泛，因为他们是商品直接经营者，在交易地位上他们比买主占着上峰，有的甚至用闭市来拒绝买主，尤可愤慨的一些并非商人的人物利用其地位和情报，参加活动，他们有大量资本，更有透支可以撑腰，于是，老爷变成了经纪，大人变成了掌柜，太太变成了跑街，他们心目中天天只是‘行市’，绝不曾想到他们的参加增大市场的需要，因而增高了市价，使一般固定收入的人民蒙受损失，而最吃苦的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平民。”²因此，“这种居奇与乘危的操纵行为，直可使人不寒而栗！”³

因此，上海的物价变动和狂涨不羁的形势是与当时上海社会的整体政治架构的复杂、社会环境的困厄、经济形势的颓败等因素相关联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影响下的产物，而这种物价环境对一般贫民的影响至深，特别是对于没有较为稳定收入、衣食堪虞的流民而言更是困难重重。

2 流民的收入

收入主要是体现在工资率上的。上海流民的工资收入情况是因人而异的，大致分为两类人群，即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没有工作的流民只能自食其力，从事于以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劳动，如拾荒、行乞等毫无保障可言的“工作”；从事非法的如偷盗、抢劫等勾当；或靠慈善机关的救助与赈济。有工作的也主要是以从事码头小工、人力车夫等苦力职业，挣取微薄的收入满足自己及全家的生活所需。

没有工作的流民的主要是靠行乞、拾荒、赈济等手段来应付生活，其收入是微薄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拾荒者，希冀在垃圾堆里发掘宝藏，不过每天所得仅一二毛。“据说，一罐头的香烟屁股，可以卖二分钱；包香烟的锡纸，十张可以卖一分钱；破纸每斤是二分钱；破布每斤是三分钱；破铜烂铁，那就比较得贵一些，不过很少见；破鞋子每双一分，因为在那里正可以配对；旧洋丁之类可以卖到八分钱一斤。”这类“宝藏”就是拾荒者的收入来源，所以拾荒的人们“大半是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枯黄的脸色夹着烟容，虽然可以得到一两毛一天，可是，这一批人的生活简直同乞丐是一样的呢？”⁴靠乞讨为生的乞丐其收入来源是毫无保障的，收入颇丰的现象实属罕见。1948年4月18日，上海大公报载“据说乞丐每天收入在三十万（蒋币）上下，桥头推车的是五十万到七十万。”⁵但因

¹ 李善丰：《当前的物价问题》，《国民公论》2卷12期，1939年12月16日。

² 生：《物价、奸商、投机！》，《南方》2卷10期，1939年9月5日。

³ 《华西日报》1940年7月12日。

⁴ 《拾荒的人们》，《申报》1940年2月11日。

⁵ 上海档案馆：《文化的沙漠：乞丐政策；大钞小炒；妇女儿童廉价出售；丑恶生活的胭脂，现实的反应》，

民众普遍的贫困化，自己尚且不保，遑论施舍救人，“大饼一毛一小块，做伸手将军也极困难。路人为乘车也得打算盘，求乞却非一毛二毛不易解饥荒。”¹因求乞不易，于是乞丐中的一类不良份子便另辟蹊径为：抢！大的不敢，小的连药都要顺手牵去。因之时人有“穷人为何抢穷人”之叹，“他们没有吃，我们也没，常常饿着肚子，他们为什么偏要来抢我们的呢？上海有钱的人很多，他们为……穷人抢穷人？……”²“我们知道今日之一些乞丐与丐童不仅沿街乞讨，且竟强取豪夺，妇孺蒙其害者真不知多少。而路人也大都习以为常，没有同情，没有援助，嘿嘿一笑，目送他们远去。……目前尤为重要的是丐童问题，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近几年来本埠丐童日多一日，由于环境的沾染，他们之中以作恶不端者多。人们给他们一个特别头衔，便是小瘪三。此外，就不加闻问了。任他们在罪恶的染缸里浸着，泡着。”³面对严重的乞丐抢夺之风，时人指出“现在他们沿街抢夺杂物，孰知异日不成为绑架大盗，社会巨蠹。今日的社会纵容了他们的未来，他们以更大的损害回报社会。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所受到的报应。”⁴此外，靠社会赈济为生的流民其生活状态完全是依照政府、慈善机关的救济形式和政策而定的，时有时无的赈济以及杯水车薪的施粥施衣、片面化的收容机制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只是起着一种麻痹、缓解与心理暗示的作用，是缓和和调节社会矛盾的一种政府行为和社会举措。所以，这类无稳定收入的流民的生活状况无疑是最为艰苦的和没有保障的。

当然流民群体中除了不事生产的一类人群之外，大部分还是会想方设法极力融入上海社会之中，努力寻求工作机会以此为基本的生活生存提供保障。因时局所限和自身素质较低等因素的影响，反映在职业的流向中呈现出的苦力化倾向，反映在工资率中呈现出微薄化的趋势。虽然流民从事最底层的社会劳动，赚取最微薄的收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生活的最低端化需求。

流民的工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其有经济来源的工作主要是以出卖劳力为主的苦力劳动，从事码头搬运工作成为码头工人或拉黄包车成为人力车夫等。从其名称中亦可看出他们的劳动方式是最原始的以自身的体力为代价而换取报酬的方式，因此这就决定了其收入是微薄的。此外，当时上海各码头、车行内都充斥着大量的势力阶层，如资本家、把头、包工头、人力车车主等群体，这类人群不事生产，专靠剥削瓜分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的收入为生，且其所得占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收入的大部分，有的甚至超过60%。所以，这就注定了流民群中的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收入微薄。

码头工人的收入不够稳定，有活干还得看把头和包工头的脸色行事。一般来

《文摘》第3期，D2-0-2787-27。

¹ 霖长：《使乞丐绝迹街头》，《申报》1941年8月17日。

² 郭文端：《穷人抢穷人》，1941年2月26日。

³ 大芬：《乞丐市》，《申报》1941年8月17日。

⁴ 同上。

说，每月可工作十五天左右，其余时间内即没有收入，所以当时码头工人经常处于半失业的状态。在工作时间里，以工种不同而收入各异。抗战前，码头工人中劳动力特别强的一天能挣到二百个铜板左右，约可折合到六、七角钱；一般劳动力的只能拿到一百多个铜板，约合四、五角钱；劳动力差的，有时几十个铜板，甚至十几个铜板。¹1940年以前，码头工人干一天的活，可挣“块把钱以致两三块钱”，“而那时的实际工资已经大大降低，不及战前的几毛钱。”抗战后期，上海进出口贸易大减，随之工作机会减少，“最近货品出口大遭禁止，首先受其影响的是该部门的产业工人及一班码头脚夫等。他们势将出之求乞下策。乞丐虽受冻绥，待死的继起者终将簇拥而来。”²随着物价愈发高涨，“工资数更无法计算了，累了一天顶多也只能挣个一、两斤霉烂的玉米粉、碎米、豆子、杂粮之类的东西。”抗战胜利后，物价高涨的更是离谱，“有时包工头干脆不发工资，到算账的时候，拿钱买些香烟、水果糖，每个工人发几支香烟，或是几粒水果糖，就算是工资了。”³所以，“不养老，不养小，养个中年吃不饱”是码头工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人力车夫，“乃最苦之血汗劳动者，终日奔走街头，而所获仅能得一饱，欲使妻子免于饥寒且不易得，其苦况盖可想见矣。”⁴上海沦陷期间，“南市、闸北大部分毁于战火，人力车业几乎瘫痪。租界成为‘孤岛’。拉黄包车的运气好，每班可拉到2-3元，平均起来大概一块多，除去车租，存下几毛钱，仅足吃饭而已。”⁵1945年，在对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的调查中指出，“车夫拉车分早晚两班，因为体力有限，早班每月约拉二十天，晚班每月只可拉十五天，平均每天可拉四五千元，除缴车租一千二百元，在饭摊上吃饭或啖羌饼一千五百元及灯油费二百元，草鞋费二百元外，所余殊难饱养家口。”⁶所以，在十万人力车夫中因经济困难，无力娶妻生子的现象是十分普遍，“车夫大约有三万多人没有家眷的。”⁷抗战胜利后，因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及社会秩序的不靖，车商老板置车夫死活于不顾，不断地提高人力车的租金。1945年8月，一辆人力车一天的租金折合法币为40元，仅过两月，黑市车租涨到法币110元，同年12月又涨到法币400元。⁸此后，500、600、800、1000元，直涨不停。因此，当时的《生活知识》指出“车租不断提高，由600、800、1000、1500、2500……的涨上去，车夫们只

¹ 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6页。

² 森长：《使乞丐绝迹街头》，《申报》1941年8月17日。

³ 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7页。

⁴ 刘明远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 1840-1949》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670页。

⁵ 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党史编写组编：《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⁶ 家熙：《本市人力车业调查》，《申报》1945年5月21日。

⁷ 同上。

⁸ 《大美日报》1945年10月22日。

得忍受。”¹与此同时，有限的车辆资源和大大超过所需车夫数量的矛盾，又加剧了人力车夫的从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当时，约5万多的人力车夫却要争夺3万多辆的人力车资源，造成了“你争我夺”的营业局面。所以，在40年代后期，人力车夫“每班除了车租3000元，再剩下车工自身的饭钱，每班所剩也不过5000-6000元。”²而这些收入在当时甚至最多只能买到一斤多中等粳米、两斤苞米而已。³因此，在当时因收入减少及物价飞涨而致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其情形相较以往更为恶化。

从事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以所销售商品的差价来赚取微利，但在当时的情形也实为堪虞，“一日所得不足个人生活，值此物价狂涨之际，小本业经殆尽，致谋生无路，苦不堪言，本团目睹惨情为特函请。贵会眷念桑梓之谊，赐予救济，设小本贷款，便其自谋生活，藉免流落异乡。”⁴“小职员、店伙、姨娘等下层民众，无一不受时代的局限而苦不堪言，“小职员，这一群‘薪水阶级’在以前过着舒服的生活，住前楼、顾娘姨、看电影……现在呢，住阁楼，自己做着娘姨们的工作，三月不知肉味，还有福气到影戏院区观光吗？店伙，受店东的驱使，像牛马一天忙到晚，店东有的是‘赚不满’的‘万宝盆’；而他们辛劳一月的代价，往往是得到一、二元的津贴！姨娘的工洋，从前是三元至五元，现在是四元半至七元；每月加多有限，但她们想添购任何东西，都已变了以前的十倍了！或者是更多一些！”⁵

总之，四十年代，上海的流民无论是在业的，还是失业的；不管是有收入的，亦或毫无收入可言的，其生活状况至为艰难，其生活程度始终处于社会最底端。因此，在严重的物价问题和微薄化的工资收入的双重夹击下，致使流民的生活状况苦不堪言和备受煎熬。无怪乎陈亮在《特种上海生活》中指出“上海的生活指数不可说不高到顶点了，死的果死在街头巷尾，而活的仍竭力在支撑其生命的延续。……工作者，生活之代价也。”⁶

三 精神生活、政治观念

精神生活是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和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人类为满足自身发展、生活、工作等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对理想、情操、信念、志趣、社交、爱情以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精神享受和需索，是人类对生活理念、品味的升华和

¹ 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党史编写组编：《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² 同上，第84页。

³ 注：参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年，第543-544页，上海市中等粳米及苞米市价表（以1947年10月售价为准）。

⁴ 上海档案馆：温州旅沪同乡会关于温州流亡互助团名册，Q117-6-13。

⁵ 心期：《孤岛生活长期越野赛》，《上海生活》1941年第5期。

⁶ 陈亮：《特种上海生活》，《上海生活》1940年第5期。

发展。当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¹但是,精神生活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因物质生活的丰裕或贫乏而带来的不利影响,能提高物质生活的质量和促进人类更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生活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有高于物质生活的意义。不过,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物质生活越丰裕,精神生活愈充实,反之亦然。一定程度上精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标准着文明程度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点在流民的精神生活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流民在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之外,当然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和诉求。整体而言,流民的精神世界是落后的,流民的精神生活是贫乏的,其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主要是为了改善因物质生活的贫乏和困顿而造成的生存状态的艰难和困苦,是希望对困顿化物质生活进行补充和调节。

40年代初,上海社会虽然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但是,格于政治环境的复杂、畸形的经济结构以及大量闲散游资的注入,使得上海社会呈现出一番别开洞天的场景。十里洋场再次繁盛起来,歌厅、舞厅、茶楼等林立栉比,呈一派繁荣的景象,红灯绿酒、洋房大厦,交织成都市繁华的画面。既可以在“慕尔堂听耶稣、法藏寺听经、马路上吃施茶、听无线电、看壁报、看橱窗广告”²;也可以享受电影、音乐、舞台剧等带来的乐趣。“上海沦陷后,日伪对江浙地区实行反复的清乡,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上海,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此外,上海出现畸形繁荣,尤其是娱乐市场,由于欧美电影进口的中止和减少,话剧、戏曲成为市民主要的欣赏品种。”³所以,“快乐人在上海,是觉得格外热闹和繁华”,但“伤心人在上海,则觉得更寂寞和凄凉了。”“流民群体就深刻的体会了这种“炼狱”般的社会与生活,倍尝物质生活的艰辛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受尽煎熬。

流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自身普遍文化素养较低、经济实力较薄弱、社会地位低下等条件的限制,注定了流民群体在精神生活中与“雅”的艺术、文化相掣肘和背离,难有登“大雅之堂”的实力与机会,几乎于歌厅、舞厅、电影院等高层次的享受和消费绝缘。但“俗”的文化则天然的在流民群体中生根发芽、弥漫滋长开来。很多低级趣味的“俗”艺术是流民精神生活的主要家园,淫词艳曲的大众舞台、野史趣谈的说书场,是流民精神生活的主要源动力和消费场所。白华在《劳勃生路缩影》中描绘出劳勃生路是低阶层小型戏院的聚集地,为劳勃生路的一大特点,“我看见沿路一家叫‘高升戏院’的,用花布缀成像兜围,像屏风,托出门口,写着美丽的演员芳名,什么‘余艳芳’、‘筱翠霞’,他们在这里也给予着劳苦人群中绮腻的一种好感。”⁵“高升戏院”、“余艳芳”、“筱翠霞”等,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² 苏子:《上海“人”》,《上海生活》1941年第3期。

³ 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百年文化史》第一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⁴ 徐大风:《上海的透视》,《上海生活》1939年第3期。

⁵ 白华:《劳勃生路缩影》,《上海生活》1939年第3期。

在流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是流民娱乐消费的主要场所和对象。如码头工人，看戏是最高兴的，特别是年青工人，“但一个月也难得去一两次，他们听戏的地方多是小的江北戏院、大世界或是大舞台、共舞台。”¹车夫，“则到茶馆中吃茶听书，或者看看江北小戏。”²此外，苦中作乐的“露天舞台”也是流民群体流年忘返之处，“现在演出的地点以沪西的曹家渡、法租界的南洋桥、英租界的新闸路等空地上居多，还有弄堂里也有发现。”³戏曲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消遣品，而上海又是中国文化之中心，聚集了大批曲艺名家，京剧、昆曲、评弹等各曲种都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一直方兴未艾。但这类“雅”的艺术实难为流民群体所消费，而一直以“淫词艳曲”为主要内容，以下层阶级为受众对象的申曲则迎合了流民群体品味和消费能力，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外地难民大量涌入，申曲观众也因此骤增。”⁴此外，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在大量流民涌入的情况下，也促进了演出市场的畸形发展，“尤其是越剧，因江浙人口的增多，越剧观众也相应增加，一时出现了30多个越剧团体。但舞台上演出的剧目格调大都不高，不少散发封建迷信和黄色淫秽毒素。”⁵

赌风盛行，是流民群体精神生活颓废的表现之一，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另一层面，这在流民的居住地——棚户区内非常典型的反映出来。“他们也需要娱乐的，但是他们的娱乐仿佛只有抄麻将一种，棚户区里都有茶馆，茶馆便是赌窟，麻将声从未停止过，一点血汗钱都会葬送在麻将桌上，在茶馆里听说书已经算是很高尚的娱乐了。”⁶车夫、码头工人中此等情况也相当普遍。人力车夫，“多数是以玩纸牌，牌九，麻将为消遣。”⁷码头工人中赌则更为流行，什么都可以拿来当赌具和赌资，打麻将也很时兴。

流民群体中部分愚昧者，在生活凄苦举步维艰之时，很容易将个人的不幸遭遇嫁祸于妖魔鬼怪，转而寻求神灵佛祖的庇护。所以，迷信活动在当时非常时兴，各大庙宇神祠香火旺盛人声鼎沸。迷信“是人类认识、把握自身和世界的一种荒唐而低级的方式，它能够迎合没有多少文化的下层信众的心理需求。”⁸宗教信仰也很普遍，如在车夫中，“约有十分之九信仰佛教，信仰理教者（不吃烟酒）亦占十分之一二。至于信仰天主或耶稣教者，则绝对少数。”⁹

此外，部分慈善团体则通过展览、电影、表演等形式宣传健康的卫生生活，

¹ 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1页。

² 家熙：《本市人力车业调查》，《申报》1945年5月21日。

³ 江湖：《街头的露天舞台》，《上海生活》1938年第3期。

⁴ 汪培等主编：《上海沪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⁵ 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百年文化史》第一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⁶ 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1948年，第238页。

⁷ 家熙：《本市人力车业调查》，《申报》1945年5月21日。

⁸ 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66页。

⁹ 同上，第677页。

积极推动流民精神生活的建设。如上海市人力车夫互助会举办夏令卫生会，“引导他们的认识，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他们都要求打防疫针，种痘，大家忙作一团了。”¹不过，在四十年代的上海社会中，这种具有积极和建设性的活动，还略显稀少，以致在改造和重建流民的精神生活方面效果甚微。

至于流民的政治观念，奈于文化水准颇低，十分之七八是不识字的，能看书画报的也极少。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政治多不了解，只是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人们的口头传说而知道一些。”²

因此，四十年代上海流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观念都因时代的局限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呈流俗化、低端化、贫乏化、淡漠化的倾向。这是一时代之悲苍的精神在底层民众身上的集中展现和再生，是其奈以为生的土壤和营养锻造出的一朵“苦恶”之花。

综上，1937-1949年间上海的流民群体，因其职业选择面较窄，职业流向呈现出苦力化和偏离化的倾向，如以从事出卖体力劳动为主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如乞丐、妓女、小偷、盗匪等非正当职业。因而使流民群体的经济来源或收入，显得极为捉襟见肘。与此同时，上海物价水平持续不断的狂涨，无疑加剧着流民群体日益维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因此，流民群体特殊的职业流向和生活上的困顿、贫乏以及淡漠等等状况，无异于再造鸠形鹄面凄厉惨苦的流离生涯。这是社会之伤，更是流民之伤。

¹ 《人力车夫的生活》，《申报》1940年5月20日。

² 家熙：《本市人力车业调查》，《申报》1945年5月21日。

第三章 流民群体的特征

人口群体是指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口因各种特征、条件而组成的,具有不同的特点、属性和结构。既有男女之别、老幼之分;也有职业、文化素养的不同。不同的性别属性构成不同的人口结构;不同的职业、文化差别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流民群体是由流民这一具有显著特征的人口所组成,从人口学的意义上看,流民群体在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素养等方面,也鲜明的表现出特有的人口结构模式。流民群体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和努力溶入新社会的角色期待,导致流民群体内心世界不断的波动和挣扎,对流民群体的城市化进程影响深远。因而,流民群体在社会角色的定位、社会价值的认同和成为新社会“人”的建构上都集中展现着独具特色的一面。

第一节 流民群体的人口结构

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结构有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之分。自然结构指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是反映在特点时间,特定地域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口性别平衡方面的问题,是人口学中自然的、生物的一种现象。职业状况和教育程度是人口学上的一种社会表现,是人口社会结构的基本内容。流民群体在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上表现出的特征,是与流民这一带有特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相一致的。

一 自然结构: 年龄结构、性别结构

人口的自然结构是人口最基本的结构,而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是人口结构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以流民的人口结构而论,流民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不仅反映了流民人口的自然特征,也是流民人口社会结构的基础。流民人口的主要状况大都与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的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换言之,流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往往具有鲜明的年龄和性别特征。

1、年龄结构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口过程和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掌握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制定各种社会发展规划和社会服务计划;有利于把握由人口结构所建构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¹流民的年龄结构是流民整体特征的外在表现,不同的年龄,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活;不同的年龄,又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存在。1937-1949年间上海地区流民的年龄结构整体上以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特征,即以青壮年人口居多,占人口总数的比重较大;幼年人口和老龄人口较少,所占比例较小。但是,在不同时期内的年龄结构变化也是相当明显的。下以1946-1948年上海地区的流民年龄结构为例,见表3-1、3-2、3-3:

表 3-1 各省旅沪无家依归义民年龄统计表(1946-1947年)

¹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5 岁以下	21	7.36
6-9 岁	12	4.21
10-14 岁	19	6.66
15-19 岁	18	6.31
20-24 岁	21	7.36
25-29 岁	33	11.57
30-34 岁	31	10.87
35-39 岁	41	14.38
40-44 岁	31	10.87
45-49 岁	27	9.47
50-54 岁	16	5.61
55-59 岁	6	2.10
60 岁以上	9	3.15
合计	285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关于上海苏北流亡难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等团体会员记录各省旅沪无家依归义民名册及有关发放灾民面粉等，Q120-3-67。）

表 3-2 救济院儿童教养所所受救济人年龄统计表（1947 年 8-10 月）

日期 年龄	8 月 31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31 日	总计	百分比
5 岁以下	2	1	2	5	0.12
6-9 岁	39	46	39	124	2.99
10-14 岁	465	480	465	1410	34.05
15-19 岁	679	667	679	2025	48.91
20-24 岁	65	63	65	193	4.66
25-29 岁	32	30	32	94	2.27
30-34 岁	19	18	19	56	1.35
35-39 岁	36	35	36	107	2.58
40-44 岁	18	17	18	53	1.28
45-49 岁	12	11	12	35	0.84
50-54 岁	8	7	8	23	0.55
55-59 岁	4	4	4	12	0.28
60 岁以上	1	1	1	3	0.12
合计	1380	1380	1380	4140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受救济人分类统计表,Q6-9-896。)

表 3-3 苏北逃亡来沪流民年龄统计表(1948 年 6-12 月)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5 岁以下	185	10.18
6-9 岁	203	11.17
10-14 岁	240	13.21
15-19 岁	200	11.01
20-24 岁	131	7.21
25-29 岁	180	9.91
30-34 岁	147	8.09
35-39 岁	148	8.14
40-44 岁	92	5.06
45-49 岁	113	6.22
50-54 岁	72	3.96
55-59 岁	42	2.31
60 岁以上	63	3.53
合计	1816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有关难胞请示救济文件,Q106-1-197。)

在人口学的研究中,一般把人口的年龄结构划分为三个大的年龄阶段。第一为幼年期,第二为青壮年期,第三为高龄期。¹本文以 0-14 岁为幼年期,15-59 岁为青壮年期,60 岁以上为高龄期。以上三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口信息。首先,青壮年期的人口是这一时期流民人口的主体,在流民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表 3-1 中占 78.54%,表 3-2 中占 62.72%,表 3-3 中占 61.91%。综合而论,青壮年期的人口占总流民人口数量的 67.72%。其次,幼年期的人口要远远多于高龄期的人口,表 3-1 中儿童期的人口为 52 人,高龄期的人口为 9 人;表 3-2,儿童期的人口为 1539 人,高龄期的人口仅为 3 人,表 3-3 中,儿童期的人口为 628 人,高龄的人口为 63 人。最后,在以 5 岁为一个年龄段的细分年龄段中,各段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三年中的变化是很大。表 3-1 表明流民人口主要集中于 25-49 岁之间的年龄段中,几占总人口数的 60%多。表 3-2 显示流民人口主要在 10-19 岁之间,约占人口的八成以上。表 3-3 反映出 20 岁以前的人口占了总流民数量的 40%多。以上表明,上海地区的流民在年龄结构上以年轻化为主;从人口发展的角度上看以发展型人口居多;从经济活动的角度上看,生产型人口与消费型人

¹ 王胜今:《人口社会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74 页。

口所占比重成反比，消费型人口比重依次趋高。

此外，国际上还有一种通用的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是划分为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¹从表 3-4 中可以看出，0-14 岁之间的人口占到 40%以上为年轻型人口，30-40%为成年型人口，30%以下且 64 岁以上的人口占 10%以上的为年老型人口。反观以上三表，0-14 岁人口所占比重依次为 18.23%，37.16%，34.56%，而老年人口都在 5%以下。所以，这表明上海地区流民的年龄结构介于年轻型与成年型人口结构之间。当然这种情况是与上海地区流民产生的特点是相一致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年轻人比中年人或老年人好动，因此年轻人口较老年人口的迁移率高”。²流民产生的初期大多以外来年轻体壮者逃离来沪者居多，继之则以携家带口以及在沪成家立业繁衍生息者为主。所以，这造就了流民群体的人口结构异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结构，而又与此有所联系。此种既复杂又具一般特点的人口年龄结构，恰恰是同流民的特征相符合的，即在流民流离他适的生涯中，流民的人口结构处在不断的变动中，“老弱转乎沟壑，壮者迫于炮火，哀此刁遗，岂堪几劫”。³因而，一旦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流民群体的人口结构随着人口的自然变动而产生新的人口结构。

表 3-4 划分人口年龄类型的标准数值

年龄结构类型	老年人口系数	儿童少年人口系数	老少比	年龄中位数
年轻型	5%以下	40%以上	15%以下	20 岁以下
成年型	5%-10%	30-40%	15%-30%	20-30 岁
年老型	10%以上	30%以下	30%以上	30 岁以上

（资料来源：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12 页。）

因此，流民群体的年龄结构兼具年轻型和成年型的人口结构，或由青壮年期为主，幼年期人口结构逐渐有增长的趋势，使得流民群体处于不断发展增长的过程中。与此同时，这种人口结构模式也加剧了流民群体的生产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的增长，因而造成四十年代上海地区流民群体的更多棘手的困难。所以，流民群体的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流民群体的生产生活的某些特征紧密一致的。

2、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人口性别结构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十分深远，社会生活中性别参与结构的变化可能成为一种社会

¹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12 页。

² [美]D·M·赫尔著，黄昭义、严苏译：《人口社会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08 页。

³ 上海档案馆：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行政院社会部等关于劝募救济特捐和要求救济逃沪难民及组织流亡同乡生产委员会问题的函、批复及代电，Q117-19-20。

变迁的力量。”¹性别结构能够反映一个社会人口结构的整体状态，是人口结构稳定与否的表征之一。流民群体的性别结构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性别结构。传统意义上的性别结构主要考察的是因生物因素、人口再生产类型、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等方面影响和制约所造成的人口性别结构，而流民主要考察的是人口迁移群体的性别构成情况，所以在探讨流民的性别结构的问题上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人口性别结构的分析，但是用人口学上的性别结构理论仍然能够帮助我们认清流民群体的性别情况。探讨流民的性别结构的意义在于：一、研究一个群体，对这个群体作整体的考察，必须对这个群体的外部特征有客观准确的认识，流民群体自不例外。二、考察流民的性别结构，能够对流民群体的研究作人口学意义上的补充。三、通过对流民性别结构的分析，可以为分析流民的生存状况、就业状况、发展状态等方面提供参考。所以，考察流民的性别结构不仅能了解当时上海地区流民的整体状态，还可以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人口的性别结构只有与人口的年龄构成结合起来深入分析研究，才能更广泛更深刻地体现其特征。”²为了更好的反映上海地区的流民性别情况，结合前文所述的人口年龄分层结构制表 3-5（如下）。在表中共计考察了 3481 人，其中男性 2540 人，女性 941 人。幼年期总数为 1205 人，男性 883 人，女性 322 人；青壮年期为 2204 人，男性 1620 人，女性 584 人；高龄期为 72 人，男性 37 人，女性 35 人。显而易见，在总人口中，男性流民占绝对多数，占 72.96%，女性流民只占 28.04%，男女性别比为 269.92。至于各年龄段的性别比情况也大致趋同于总人口的性别比，0-14 岁少年儿童中，男性占总数的 73.27%，女性占 26.73%，性别比为 274.22；15-59 岁的青壮年期人口中，男性人口占 73.50%，女性占 26.50%，性别比为 277.39；只有高龄期的男女性别人数相差不多，性别比为 105.71。从人口学的角度上看，一般来说，在总人口中女性 100，男性 95-100 属于性比的正常状态，而低于或高于这个水平，则属于异常状态。³显然，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地区的流民性别构成是极不合理的，男性人口是女性人口的 2 倍多，这种异态的性别比是符合流民的群体的人口构成状况的。因为，“国内外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男性为主的，而女性大都属伴随性流动。”⁴且流民的迁移状态相较正常状态下的人口迁移更为复杂和艰难，女性群体的流离难度远大于男性群体。另外，在人口迁移流离过程因饥饿，疫病，杀戮等等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女性群体所受损害程度相较男性人口来说风险会更大，换言之女性在流离过程中的生存率远远低于男性人口。所以，这种看似变态的性别结构比，实则正是当时流民人口性别结构的真实反映。

¹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36 页。

² 胡焕庸：《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第 219 页。

³ 王胜今：《人口社会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72 页。

⁴ 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90 页。

表 3-5 上海流民各年龄段性别统计表 (1946-1948 年)

年龄分期 性别	幼年期 (0-14 岁)		青壮年期 (15-59 岁)		高龄期 (60 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数	499	23	840	17	1	
	30	26	141	79	8	1
	354	273	639	488	28	34
总计	883	322	1620	584	37	35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关于上海苏北流亡难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等各团体会员记录各省旅沪无家依归义民名册及有关发放灾民面粉等, Q120-3-67;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受救济人分类统计表, Q6-9-896;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有关难胞请示救济文件, Q106-1-197。)

总之,流民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所表现出的人口结构,是流民群体的外在特征,是同四十年代上海地区流民群体形成的原因、人数众多、来源地复杂、生活状况艰难等休戚相关的,构成了流民群体的人口自然结构。

二 社会结构:职业状况、教育程度

人口的职业状况和教育程度是人口的社会结构,而流民的职业状况和教育程度则更具深层含义。不仅展现了流民的社会构成,也突出了流民群体异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社会结构。因为,在流民流离之时所发生的变故以及他适之处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必然在流民的职业状况中有所展现。流民的教育程度因赖于流民自身条件的优劣,而反映出流民群体的整体素养。所以,流民群体的社会结构是流民与社会的结合程度以及社会对流民群体的作用相辅相成的。

1、职业结构是人口的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流民的职业构成是指流民人口中从业人口在各种职业中的分布状况和比例关系,职业结构是人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流民的职业结构随着流民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四十年代,上海地区流民的职业结构就经历了流离前的职业构成和流落在沪职业结构的转变,详见下表 3-6, 3-7。

表 3-6 流民原有职业结构统计表 (1947 年 8-10 月)

日期 业别	8 月 31 日 人数	9 月 30 日 人数	10 月 31 日 人数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
军人	13	13	12	38	0.91
石匠	1	1	1	3	0.09

小贩	82	81	76	239	5.77
学徒	51	52	48	151	3.65
流浪孩童	965	975	991	2931	70.88
无业游民	78	71	62	211	5.1
理发	3	3	3	9	0.21
司机	2	2	2	6	0.14
扒窃	46	48	49	143	3.45
木匠	9	9	9	27	0.65
小工	75	75	74	224	5.41
职员	17	18	17	52	1.25
农人	13	13	12	38	0.91
泥水匠	4	4	4	12	0.29
裁缝	14	11	11	36	0.87
铁匠	2	1	1	4	0.09
漆匠	2	1	1	4	0.09
教员	3	2	1	7	0.16
合计	1380	1380	1375	4135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受救济人分类统计表，Q6-9-896。）

表 3-7 流民在沪从事职业结构统计表（1948 年 6-12 月）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无业	1277	70.31
失业	305	16.79
小工	58	3.19
针工	7	0.38
拾荒	16	0.88
家务	17	0.93
小生意	77	4.24
拾草	15	0.82
乞食	19	1.04
拉车	25	1.37
合计	1816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有关难胞请示救济文件，Q106-1-197。）

如上，表 3-6 共统计 4135 名流民原有职业状况，表 3-7 统计 1816 名流民在沪流落期间的职业构成状况。在表 3-6 中，流民的原有职业共涉及 18 个行业，

既有工人、农民、石匠等苦力阶层，小贩、司机、学徒等下层民众；木匠、漆匠、铁匠等小手工业者；也有军人、职员、教员等失意者；还有无业游民、流浪孩童、扒手等社会之累的群体。不难发现流民的原有职业构成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中下阶层民众所能从事职业。反观流民在沪所从事的职业范围就狭窄很多。在表 3-7 中，1816 人中职业流向共计 10 项，几乎都是下层民众的主要生存手段之一，在职业构成中主要以无业失业人口为多，达 87.10%，小生意、小工、拉车是另外三个主要的职业流向，占 8.80%，其余的以乞讨拾荒为主要的生存手段。造成流民在沪的职业构成狭窄的原因不外是流民的人数众多，上海的就业机会稀少，供流民的选择余地较小，造成流民的职业流向狭窄；恶劣的经济政治环境制约着流民有更好的职业选择。

另外，两份职业构成的变化情况也有相互联系的关系，两份表的职业构成的主体都是由无业失业人员占据绝对大的比重。表 3-6 中，流浪孩童和无业游民共占总人口的 75.98%，表 3-7 中，无业失业人员占 87.10%。这种情况是与流民的人口特点和上海的社会环境相统一的。一方面，原有的职业构成中的流浪孩童和无业游民的人口基数很大，达到 3000 多人，流浪孩童有 2900 多人。在这些人口当中，其自身进入社会的所能获得的身体素质、文化水平、职业技能都不足以使其重新融入到新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所以，必然会给新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进而造成下一阶段的人口职业构成依然以无业失业人员居多。另一方面，上海市的就业危机十分严重，如前所述，整个四十年代，虽然也有孤岛繁荣时期，但持续时间十分短暂，而且畸形的繁荣也不会对社会的就业问题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观，上海大量工厂破产，商业凋敝，市面经济崩溃必然会加剧就业问题的恶化。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单靠生产力的发展来缓解就业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大量无业失业人员的存在以及病态的社会职业构成就显得正常了。

2、人口的文化结构又称人口的教育程度结构，是人口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具有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或某一特定年龄人口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¹文化素质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文化素质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口的发展水平、再生产能力的高低，它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紧密的联系。流民人口的文化素质即教育程度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流民群体的发展变化起巨大的作用。流民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高不仅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大量有用的人才，既技术上、能力上、智力上的保证，同时还能为社会吸纳流民、安戢调控流民等政策带来有利的条件。反之，流民整体素质偏低则不利于流民群体的整体发展以及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

1937-1949 年，上海地区的流民成份十分复杂，鱼龙混杂，而流民的文化素

¹ 吴忠观主编：《人口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120 页。

质亦高差有别，参次不齐。整体上流民的文化素质低，教育程度低，文化结构不合理。如下表 3-8：在总计 5951 人中，文盲人口占据大半，达到 55.35%；识字人口偏少，不及一半；高素质人才就更为缺乏。若按当时教育制度分为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等几个层次来看，流民中受教育的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几达 90%左右，但其中还有部分人口为初小程度。在 133 名中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又要细分为初中、高中、初、高中肄业等几种情况，所以真正具备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口更是少之又少。当然，出现这种文化结构的现象集中的反映了流民群体的整体教育程度结构的状况。一，当时人口的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必然造成大部分人口的文化结构不合理。二，流民人口普遍贫困化，即使心有余但力不足，不足以改变自身及其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三，在旧社会制度下，教育资源有限，民众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上层社会的人口受教育机会多，但多不至于成为流民，而下层民众受教育机会少，且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成为流民。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在面对社会竞争压力下更容易成为被社会抛弃淘汰的那一部分人口，以致成为流民。所以，四十年代上海地区流民的教育程度低下，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是符合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的人口结构状况的。

表 3-8 流民的教育程度统计表（1947-1948 年）

教育程度	大学	中学	小学	识字	私塾	不详 (系教员)	不识字	合计
人数	1	36	742	23			578	1380
人数	1	36	762	17			564	1380
人数	1	37	763	14			560	1375
人数		24	41	129	29	1	1592	1816
总计	3	133	2308	183	29	1	3294	5951
百分比	44.65						55.35	1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受救济人分类统计表，Q6-9-896；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有关难胞请示救济文件，Q106-1-197。）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1937-1949 年间上海地区流民群体中，具备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口亦不在少数。因为当时上海地区流民群体中，不乏大量的地主绅商阶层成为流民流落在沪者，而其中有相当人口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如上表 3-8，在受过私塾教育的 29 人中，有 5 年，4 年，3 年等教育经历者达 10 人。在上海救济院习艺所收容的 549 名流民中，“所例识字人数竟占一半左右，这一半的人

数只受着基本的国民教育，甚至有大学程度3人。”¹ 江阴医师杨家杰“前由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卫生部登记医师，历任南京市立鼓楼医院内科医师，中央大学区东海中学医务秘书教员及卫生人员。”² 国共内战时期，三千余学生与教职员从烟台撤退来沪，其中“烟台流亡来沪学生一千余人”。³ “窃一清等曾受大中学教育，本年二月，不堪受共军之虐待，遂由盐城逃亡来沪。”⁴ 甚至在乞丐群中也出现了颇具文化素养之人，“有一个海门口音的人，他不用粉笔，而用巨大的毛笔，蘸了水在写擘窠大字，笔致遒劲，效法颜鲁公，很能得他的神髓。嘴里喃喃地述他的经历，什么‘十三岁便读经’咧，‘十七岁便作榜书’咧，‘孩提时就站在凳上，在墙壁上练字’咧。……还有一个鸠形鹄面、满脸烟容的壮年，他因为用粉笔写大字不容易的，便练就双钩格局，写了什么‘寸阴是惜，功德无量’的标题，下面注脚却说自己是个落难教员……。”⁵ 如上，四十年代上海地区流民的教育程度构成中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口数量是可观的，在流民的文化素质结构中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人口占有一席之地。

综合而论，流民人口结构中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是流民群体整体的外在特征。既是人口结构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也有异于人口结构的普遍成份的存在。这表明流民群体作为人口群体一个部分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内在区别与其他群体的特殊性的特点。

第二节 流民群体的心理特征

——以申诉为表象的心理考察

群体是人们以一定方式的共同活动为中介而组合成的人群集合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群体不是简单个体的叠加，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同一件事。⁶ 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群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但又不是任何几个人就能构成群体。他们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追求、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在心理上相互依赖、在思想上互相影响的一类人群。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应该是在意识和行动上相互发生联系或影响，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协同活动的一群人。⁷ 总而言之，群体是由于某种共同的经验或目的而合在一起的一群人，或者是在一个微观社会结构中紧密联系的一群人，或

¹ 上海档案馆：上海救济院习艺所概况，Q130-6-6。

² 上海档案馆：失业贫民、流浪者要求救济，介绍职业问题的来函与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复函，Q120-4-212。

³ 《烟台流亡学生举行宣传游行，唤起市民提高警觉，劝导商人拿出良心》，《申报》1948年11月10日。

⁴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⁵ 碧翁：《上海大众文学》，《上海生活》1941年第9期。

⁶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⁷ 李宁：《群体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者彼此互动的一群人。¹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根据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群体有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之分。正式群体是指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权责明确的集合体。非正式群体是指成员为满足个体需要，以感情为基础自然结合形成的多样的、不定型的群体。非正式群体是没有正式结构的，也不是由组织确定的联盟，他们是个体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自然形成的，有着共同或相近的意识、信仰、价值观。流民群体便是这种非正式群体。

群体心理是指群体中有共同的感情和思想²，是群体由于某些社会原因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并以特定的相互关系和方式组合起来进行活动的人群或共同体。群体心理是群体共同的社会经历、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的反映，是群体共同实践的产物。群体心理“基本上是没有预谋的，是缺少逻辑的，也是不会演绎的，是直来直去的，是具有感染性的，是具有突发性的，也是具有快速性的。”³群体心理是一个作为社会人的基础性心态，它有着完全不同于个体心理的规律和机制。受群体心理支配的群体实践活动是群体共同的意识、利益和价值导向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体活动起推动、促进的作用。反之，则起阻碍、破坏的作用。

流民群体心理摒弃了单个流民的心理特征，而具有从群体内部挖掘整体的利益诉求，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实践活动的统一性等特点。体现在功用性上则大大超过个体的力量，而达到一种凌驾于个体总和之上的效果。当然，流民群体的心理特征，是与流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其具有的社会地位以及整体的经济结构、文化背景、社会关系、生存条件等相互关联的。具体而言，流民的群体心理是与流民的生存和生活等最基本的社会存在相统一的，即生活生存环境的优劣决定了流民群体的心理波动的幅度、状态以及其在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能量。

一 流民群体心理的整合

一般而言，影响群体凝聚力的因素主要有三，“其一是外界竞争威胁的存在；其二是对群体领袖的遵从；其三是群体成员沟通的机会。”⁴1937-1949年间，上海的流民群体因时刻处于生存与生命安全的威胁之中而聚集起来，以此希冀通过群体的力量来解决、克服这些困难，并为最终溶入新社会奠定基础。

1937-1949年，麇集上海的流民面临种种困难，而其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住的问题。因此，流民纷纷搭建属于自己的棲身之所——棚屋，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但是，这必然会牵涉到多方面之间的利益纠葛。首当其冲的便是有关

¹ [英]罗伯特·布朗：《群体过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页。

²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2页。

³ 黄建钢：《群体心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⁴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房屋建设的合法性的问题；其次是房屋所有权方面的问题。

房屋建设是以获取工务局的房屋建设凭证为前提的。上海市工务局规定，凡“如欲搭建棚屋，应向本局购取棚屋图样，照章请领临时执照，依式建造。”¹另外，除“遵照本局临时棚屋建筑办法”之外，还需“呈验业主许可证，依章请照可也。”²流民依此规章建屋搭棚，似无不可。但是，“应依照请领营造执照手续，填具请照单，附绘建筑图样两份，地盘图样七份，连同产证一并呈局，以凭核办”³的额外手续却颇为繁杂，给流民增加了额外负担和诸多不便。此外，流民在办理执照的过程中所费川资甚巨，如金伯宣等在办理过程中，曾“附缴执照费 12 万元”。流民申请建屋执照往往需时良久而不可得，造成流民建屋计划搁浅或延期，加剧流民的生活困难。1948 年陆兆熊、赵庆等在呈工务局仰请早日发给建造执照函中称，“民等自匪区流亡来沪无屋居住，拟在宝山路宝昌路口东面敌产空地中建筑住屋十间，以解民等无住之苦。业于本（七）月五日呈请，钧局在案。惟关于地基问题正向中央信托局商洽中。近因物价波动甚剧，木料砖瓦每日上涨，如能早日建造以减民等负担，故特附呈建屋图样一份，再备文恳请，钧局在最近期内发给民等建造执照一纸，俾可动工。”⁴因此，流民受申请建屋手续繁杂、周期靡长、费用高昂等因素的掣肘，只得“擅自”偷造、私建，以饮鸩解渴。如宝山路以东西宝兴路以北地带的流民，在宝山路西宝兴路口空地上已有 7 座棚屋被政府部门强行拆除的前车之鉴下，依然“连夜搭盖棚屋百余间”。⁵所以，当时上海地区存在大量所谓的“违章”建筑，而这些流民的棚屋成为政府部门取缔拆除的首选对象。

流民建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寻觅一空荒之地即行工事。而这种行为方式很容易产生诸多问题，如有碍市容观瞻、消防安全、交通秩序等。这些问题时常会成为市政当局拆除棚屋的口实，而其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涉及有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方面的问题。灾民张宏钧等共计四五十家，大小人口 229 人，因搭建棚屋而占用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之土地，遂被该公司以采取诉诸法律的方式胁迫拆除棚屋。难民高玉阶、邹庆煦、乔守明等在闸北汉中路第八保一带荒地搭盖草棚，“次第设立二百余户”。但该处之地主朱传芳，“以业权计三亩七分，每年度须缴纳金条十根，否则不予居住。而难民搭以一亩每年缴出法币约五石米之贷金，朱地主当觉失望，昂首不顾，去后数日又来胁迫”勒令拆除。甚至屡有发生强制拆除流民所搭棚屋的事件。1947 年 10 月 18 日，蔡超，郝配元等在闸北郊区淞沪路旁（铁路之北非禁建区）搭建临时棚屋，被该管区警局的警士用斧砍倒。1948 年，杨树浦眉州路、杭州路一带苏北流亡难民江中奇等，因被杨树

¹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同上。

⁵ 同上。

浦警察分局发出通知，限令三天内将所搭棚屋拆除，而有“兵临城下”之叹。因此，吁请工务局，“怜念我们成千的难民，解救我们居住的痛苦，不要再使我们流离失所，流浪、流泪、流民、流到死亡线上。”¹此后，杨树浦警察分局、工务局取缔科、港口司令部等三方人员前往该处执行拆除工作，前后两次共拆除正在搭建之棚屋 17 间。1948 年，金伯宣等在闸北西区共和路、梅园路所建棚屋，被工务局“陆主任带同警察小工三十余名到达该地，特拍面惊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森严戒备不准交通，竟将民等已建完成之屋横行捣毁。”张相卿、刘卫臣、张作铭等，在“西宝兴路民生路顾家宅一带，距离市面较远，无主闻问之凸凹不平荒地一段，先后搭盖草棚为暂行棲身之所，迄已一二年不等，于兹计搭有 70 余家，大小男女不下五百余名。”然有仇姓地主，“于前月 17 日，忽率工多人围打竹笆，势将断绝难民等出入，18 日复将难民张作铭草棚擅行拆毁。”²

政府相关部门对违规违章棚屋实行拆除的法令和行动，不顾流民的生命安危于倒悬之际，使流民住的问题不但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造成更多的困难和问题。这一时期，关于拆除棚屋一案影响最大的当以金伯宣，金振东，赵龙标，张吉弟等为代表的闸北西区梅园路共和新路一带的流民。因为，闸北西区被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定为示范区，所以一切新建棚屋计划都停发执照和实施拆除已建棚屋的计划，这样必然会引起大量流民的抗争，进而使包括市长、议员、市政府、警察局、工务局、同乡会等部门团体都被卷入此次纷争之中。市长吴国桢指出流民请求缓拆的要求，与“本府第 108 次市政会议决议案显有出入，爰再提本府第 122 次市政会议讨论经决议，仍维第 108 次市政会议原案，由警察局派警驻守看管，至业主拆迁时为止。”并对工务局提出“仍遵前案办理以维政令”³的要求。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令工务局局长赵祖康，“闸北西区范围内之共和路、梅园路发现无照擅建木板楼房 25 间，制止无效。拟请准予会同警察局查封不得使用，是否可行请公决案。经议决由警察局派警看管，至业主拆迁为止。”⁴工务局则“为贯彻实现闸北西区计划及切实取缔无照违章建筑起见，拟请转饬警察局先将该屋查封不得使用，并勒令自行拆除，以儆效尤，而重公令。”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在同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往来函件中，称“贵局本年 1 月 17 日市工营（37）字第 463 号函，略以闸北西区梅园路共和新路之违章建筑，多延未遵拆，且有私行修理现象。嘱即饬警切实注意，勒令拆迁等由。即经转令该管闸北分局切实遵办，顷据签覆称经数次传各该屋主勒令具结，自行拆除，以彼等均不愿具结拆除，拟请函告工务局派员取缔等情。据此除再指令该分局仍应力予设法劝拆外，相应函请贵局派员迳与闸北分局会同取缔。”⁵参议员韦云青、江淮旅沪同乡会的顾竹

¹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同上。

⁵ 同上。

洪、顾竹轩、金九林等则奔走呼号，为流民棚屋免拆缓拆一案积极斡旋。闸北区参议员韦云青指出，“本参议员久居闸北情形，素念惟为顾全法令人情，予以临时搭盖，取其切结于必要时，限期迁拆，似无不可。”顾竹轩等则念及同乡情谊而呈函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直言流民有“工务局收款据明，并不违章。”但政府部门的强行拆除事件，致使流民的境况危如累卵，“本年1月4日忽有工务局陆主任率领大批警员及小工百余人，携带笨重器具，不由分说，将已建筑完成之房屋，捣毁达十八间之多，以致倾家荡产，哭诉无门，且派有警察队占住被毁之屋，际兹隆冬严寒，使我等栖身无所。”因而积极奔走呼号，以此请政府机关暂缓拆除棚屋，“现已拍就照片，拟向市政府请愿，一面依法起诉，以求保障。”并发出“若任该同乡等与政府机关发生诉讼似有未宜”¹的声明，以此来表明本同乡会与流民秉持一致之立场，而捍卫流民搭建棚屋的权利。

当然，40年代的上海，因流民棚屋“违规违章”而产生的拆除案绝不仅限某一地，某一个棚屋区，而是几乎涵盖了上海所有有棚屋的地区。如星加坡路、余姚路、江宁路、牯岭路等共计有30余处，²在这一时期都不同程度发生了因政府执行拆除政策而产生纠纷与冲突。

因此，在造屋之势不减和拆除之声不断的双重矛盾的激变与催化下，流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而流民群体的内部凝集和群体心理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强化。1948年2月6日，以金伯宣、金振东等为代表的流民群体和上海市工务局，在华盛顿路经理姚俊华担任具保状人的情况下签署协议，达成流民在共和路梅园路口建造临时房屋，系为暂避风雨而设，“嗣后西区都市建设计划实施时，如有妨碍愿自动拆迁无辞，所具甘结是实。”³这一协议的签署不仅表明流民群体暂时摆脱了无处栖身之苦。而更具重大意义是，首先，部分流民在上海最起码的生活所居的问题得到了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民之苦，从而为在新社会的安身立命奠定基础。其次，流民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心声从被政府和社会排斥、抵抗、无视到渐渐被接纳和采用，这一过程反映了流民群体作为底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通过不断的争取、努力和抗争等方式使自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最后，随着流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新生活的展开，使得流民可以在上海社会谋求更大的利益和价值，并为融入新的社会增加砝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上海流民群体心理的最终整合。

流民群体的心理在历经抗争和摩擦、交融与妥协后最终整合完成。流民群体的心理整合，标准着流民作为一个群体正式立足于上海社会。流民作为一个社会

¹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² 注：闸北西区共和路梅园路、余姚路西段、星加坡路、余姚路、江宁路、牯岭路、宝山路、惠民路北江浦路、恒通路、杨树浦眉州路杭州路、董家渡、闸北共和路华盛路、新闸路、西宝兴路、宝山路横浜桥、宝山路宝昌路口、宝山路宝兴路、宝山路宝昌路口、闸北汉中路、闸北郊区、淞沪路旁、宝山路以西一带沿铁路线、横浜路口、西宝兴路民生路顾家宅、保定路、东汉阳路周家嘴路等。（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³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存在的“人”的这种社会属性,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肯定,这是流民依靠群体的力量奋力争取的结果。

二 流民群体心理的价值取向

每一个群体的形成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利益追求上,为了实现每个个体的最大化的价值追求而联合在一起的。统领个体的行为方式,思想状况的主线就是其价值观的取向。只有在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上达成统一的或相近的理念,才能为本群体在工作、生活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反之,就会破坏群体的凝聚力,甚至使群体最后走向分崩离析的境地。从这一点上看,流民群体也不亦然。

流民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流民群体就整体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一底层化的特点决定了流民群体是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可言的。与此同时,流民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而存在,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从这个社会索取相应的物质资料以满足自身再生产的需求。所以,这种现实的苛刻条件逼迫着流民走向群体,并利用群体的力量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核心的价值观亦或价值取向则规定着流民群体的成功与否。

正是基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流民群体的价值取向异于一般群体,而呈现出具有自身特点的价值观。流民作为身处底层社会的弱势民众,对他们而言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上层建筑式的事物往往无法企及。相反,对涉及自身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等权利的争取则展现出别样的精神面貌,甚至有为之殊死一搏而在所不惜的气概。流民群体中的失范行为活动突出即是明证。“失范,是相对规范而存在的。规范,一般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当旧的规范碰见新的问题时,失范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不同的失范背后,蕴含着不同的心理机制。”¹所以,这种典型的因归因偏差而产生的过激行为方式²,使流民群体成为最具有斗争精神的群体。

四十年代,上海流民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是为追求对物质和生存需要的社会联系。在这一最低或最高的社会关系中不断的转换自身的社会角色,以此希冀获取正当的社会地位、认同、怜悯、给予和包容等等利益。这一点,在流民搭建棚屋和申请救济补助以满足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生活需求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流民之所以成为流民无论是从所流之原因、来源地域、职业背景、文化程度等等方面都是因人而异的,流民群体成份十分复杂,鱼龙混杂。然而若从流民群体的共性特征上不难发现,流民个体之间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如大都饥

¹ 黄建钢:《群体心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9页。

² 注: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我的推论。因此,如果归因呈现偏差,认知和行为会随之出现偏差,个体同类偏差如果不断增多,就会形成社会性群体偏差,甚至对群体及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转引自:周长明:《中国城市弱势群体思想意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98页。

寒交迫、孤苦无依、凄惨困顿、衣食堪虞、无所依归，……正所谓“鸠形鹄面，伤心惨目，令人不忍卒睹”。但是，就流民群体的内心世界来看，他们仍然在积极的同不安的社会现状和对自身不利的社会现实相斗争。这些抗争，既是为了撇清过往的历史遗迹，又是为了获取进入新社会的资本。从这一点上看，流民群体的内心是强大的、是“与时俱进”的、是“义无反顾”的。

流民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往往将自己树立为时代悲剧的产物，常常将战争、灾患等外部条件的变动作为致使自己无以为生而不得不流离失所，辗转逃离故土流落异乡的诱因。进而使这种悲苦的人生际遇最大限度的获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人民大众的怜悯和政府部门的关怀，以此来赢得政府、社会、民众的关注、支持与救济等利益，使自己不幸的遭遇和不堪言状的生活苦境得到缓解。这种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理性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流民群体内心的波动与震荡，是理性思维和社会存在交汇融合的产物。

下列流民群体自述或代述之语，以一窥管见：

1、张仲波、张锡恒等“原住苏北阜宁，因共军滋扰，不堪受其压迫，于今年二月间携眷来申。”

2、张招臣、刘学广等“世居苏北，因受共军滋扰，携眷来申。”

3、任贯桐、梁瑞芳等“住居苏北，各安生理，近因共军滋扰，不堪受其蹂躏，先后逃至申江。”

4、蒯恨生等“原籍苏北，被共匪骚扰，逃亡来沪。”

5、金佰宣等“家乡迭受共匪蹂躏，难以安居，为苟全性命不得已，携老扶幼，乃脱离虎境，不惜千里长途偷机逃亡沪上，以备免遭杀害。……兄弟妻子离散，有家难归，身居异地，饥寒病迫，无人问津，其情其状惨痛堪怜。在难胞等流亡贵境，我政府当局当视民如子，应表同情，竭力救济，维护灾黎，绝不能在限难胞与限（注：险）境。”

6、张宏钧等“以受战乱波涛颇覆，流离至此乡贯。虽来自不一，被难情形，则大致相同。为日寇毁家亡命者有之，为共匪胁迫流离者亦有之。在被灾之当时恨未生翅祇，知脱离虎口，仓卒之际，不知所向，但投靠有门者有之，餐风宿露者亦有之，……切思此等侵占实非有利益之侵占，乃出于中日战争和共匪制造内战所造成。如上所述，在表面上，灾黎等是电气公司之侵占人，真相上日人和共匪是迫使侵占之祸魁。”

7、王兴隆、卜恒顺等“皆属灾区难民，或自山东避难来沪，或从苏北遭灾逃申，流离失所，备受惨苦。”

8、许顺堂、廖文发等“约五百户民众系在救济署有案，遣散沪市无家可归之义民，及流离失所之难民，及退役军人。胜利至今，可恨共匪作乱，国家不能近期复原，造成民生凋敝，国难目前失业日日增多，流落街头巷尾，悲惨难言。”

9、陆兆熊、赵庆等“自匪区流亡来沪”。

10、高玉阶、邹庆煦等“均系苏北流难民，情因不堪共军蹂躏，逃亡来沪。”

11、蔡超、郝配元等“皆以苏北安分良民，平时耕种度日，自经八年抗战，被敌伪摧残殆尽。胜利后原冀稍苏民困，不料又遭共匪扰乱，以致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耕，不得已而流亡沪滨。男丁或以从军报国，或以小本营生，暂维糊口一矣，大局稍见，平定仍以返乡耕种。”

12、张相卿、刘卫臣等“籍隶苏北各县，多有资产或职业为生。因被共匪斗争及压迫参军，先后潜逃来沪，无衣无食无住，具痛苦惨情非言可喻。满以为逃投我政府怀抱，当可有救助与安置，乃以流亡逃沪者太众，值此国库奇拙之时，实属有心无力。难民等亦深体知我政府对难民仍视为义民，并非以为弃民看待。……难民等各有身家，届时即有请其久住利诱不回当亦不愿留止。”

13、万金福、许芝修等“原籍苏北，以家乡被匪军占据，无法生存，乃弃家携眷来沪谋生。”¹

14、苏北旅沪义民联谊会主任委员顾肖公：“苏北义民誓怀忠贞，惨遭共匪殃害，陷于水深火热，时经八载，备尝艰辛，种种苦痛罄竹难书，后以生机危如巢卵，遂各地来京沪等处。”

15、上海苏北难民所联合会代表孙铁吾、王孝近：“苏北难民，被匪三资斗争惨杀最烈，情迫无奈，抛家弃产，扶老携幼，逃命来沪，食住无依，苦不堪言。”

“我苏北仗义来沪逃死求生之难胞。”

16、陈述之、高汝然等“籍居苏北各县，因受共匪残杀，惨不忍受逃亡来沪。”

17、高福周：“查我苏北因匪患日趋严重，最近纷纷逃来沪市，难民计有数百余人，情形可悯。”

18、上海市苏北流亡第二十义民所代表顾无能、韦剑新：“籍隶苏北，惨遭匪殃，辗转流离逃来沪地。”

19、吴君据告“原籍苏北，生活相当稳定，其子在抗战期间从军不幸牺牲，胜利后赤祸横行，不得已携同孙儿女等五人避难来沪。”

20、刘渭生：“难民等籍隶苏北，频年以来不堪遭受共匪蹂躏，嗣蒙清剿部队拯救，辗转来沪。”²

21、苏北流亡义民所临时代表赵铁军、陈广洲：“籍隶苏北，流亡江南，因被共匪盘据，民不聊生。朔自日寇投降后，匪势益形猖獗，实属其惨无人道之斗争，其奇刑异法，耳不忍闻，目不忍睹，以致难民等相率不顾一切，趁机南逃，即求再生之机。……尤以盐城，虽一度收复，难民等以为高枕无忧，不料今秋蜚雷破梦，家乡又告失陷，匪军屠杀，玉石不分。难民等继续潜逃沪江，风餐露宿，备苦艰尝。”

¹ 注：1-13，出自：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² 注：14-20，出自：上海档案馆：苏北逃亡来沪流民请求救济呈函以及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的批复等，Q106-1-197-1。

22、“窃维倭奴逞暴，共祸穷凶，江南一线，留有生机，苏北十年成为死境，难民等迫不得已，襁负妻孥，匍匐来沪。”²

23、顾汰首、黄汉卿等“自遭赤匪之祸，倾家荡产，颠沛流离，由苏北逃至沪上，艰苦惨状，罄竹难书。”

24、上海苏北流亡难民收容所总代表王孝近称流民：“纯系苏北各属之忠贞人士”。³

25、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呈：“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十年以来久遭敌伪共匪之荼毒，残杀人民，田产房屋荡焉无存，纷纷逃亡来沪，流离失所者先后数逾十万，露宿风餐，惨极尘寰。”⁴

26、“代表等籍隶灌云，均属良民，不堪共匪残杀，潜逃来沪。”

27、许中元、胡君石等“籍隶苏北灌云县，因家乡兵匪猖獗，与三月间率家小就食沪地。”⁵

28、赵琦云“系山东悬县人，在抗战期间因不甘受敌伪教育，乃逃向祖国怀抱，在国家培育之下，努力向学。今抗战胜利，而家乡仍被共军占据，有家难归，且经济来源完全断绝，处于上海人地生疏。”⁶

29、蔡国斌等“系异乡苦人，前曾在沪军警两界服务有年，不料沪战发生突起，部队编遣，赋闲数载于外，一家数口流落沪上。”

30、孀妇封氏：“民异乡苦人，自先夫故后，一家数口流落申江。”⁷

综观以上所述，内涵极为丰富。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⁸语言是现实的意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的问题。”因此，“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⁹所以，这种直面现实生活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自我存在的现实意识在思维、语言等领域的最直接反映。简而言之，这种表述方式所表达的内容实际上客观的反映了流民身处的社会场景和所受的人生际遇。如上，“战乱”、“逃亡”、“流落”、

¹ 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为苏北流亡义民所代表请求救济事致代表批文，Q106-1-89-132。

² 上海档案馆：苏北流亡义民为饥寒索命、绅察逼迁事请以援救的呈文，Q106-1-91-83。

³ 注：23-24，出自：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就苏北流亡难发收容所总代表王孝近要求给本所救济的批文，Q106-1-99-57。

⁴ 上海档案馆：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行政院社会部等关于劝募救济特捐和要求救济逃沪难民及组织流亡同乡生产委员会问题的函、批复及代电，Q117-19-20。

⁵ 注：26-27，出自：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行关于上海苏北流亡民收容所总代表王孝近等及难民习艺所请领救济物资的函及各所难民名册，Q120-3-66。

⁶ 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关于山东省济南烟台等流亡来沪学生教职员难民请求救济的函和名册及发放物资统计表，Q120-3-68。

⁷ 注：29-30，出自：上海档案馆：失业贫民、流浪者要求救济。介绍职业问题的来函与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复函，Q120-4-212。

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潜逃”等语，不仅再现了流民流徙之所因，还反映出流民流徙之所迫。

但是，加注在“共匪”头衔上的诸如“滋扰”、“穷凶”、“骚扰”、“蹂躏”、“胁迫”、“作乱”、“扰乱”、“斗争及压迫”、“殃害”、“匪患”、“匪殃”、“赤祸”、“猖獗”、“屠杀”、“穷凶”、“荼毒”、“残杀”等等案语，则不仅反映出流民所受之苦，也是流民一种态度的象征，既是对政府的态度，也是对自我社会价值的认知。流民大都自“匪区”进入“贵境”而投入“我政府怀抱”，这种前后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得流民一方面要明白自身所处的“理想”环境；一方面要弄清自己的“阶级”立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排除因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军事行动而造成农民被迫离土离乡，但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取必要的政治资本以此来面对新社会、“祖国”的检验和审视。因此，流民在审视自我社会地位，群体身份时以“义民”、“安分良民”、“誓怀忠贞”、“仗义”、“人民”等等来表述，希望“我政府当局当视民如子”而“并非以为弃民看待”。所以，这种寻求身份认同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这个集体“最低限度的同质性内涵”。¹而这种同质性内涵即是流民群体心理的价值观取向。

总之，四十年代上海流民无论是在外在人口结构上，还是内在的群体心理活动上，都是在近代上海社会的耳濡目染下，潜移默化形成的市民意识。他们对于城市公民权益的追求是孜孜不倦和极为敏感的。在当时上海社会形态中，流民群体在寻求合法谋生，权益保障和规避伤害的表达方式上发生了激烈的变革，他们逐渐淡化并摆脱了旧有生产关系中的某些残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转而采取新的手段，谋求对诸如民主民权，权利义务，法律公正等等近代市民价值观的最大化追求。这种群体心态是逐渐在近代化的濡染启蒙中，形成了趋从与认同，这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和方式”。²所以，“物质与生存需求的社会联系，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上海的这一个个劳动者群体的市民属性。”³

¹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页。

² 黄建钢：《群体心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³ 徐姓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第四章 调控流民之策

——1945年伪上海特别市人口疏散行动

流民是社会之累，从古至今历代统治者都不能淡然视之，否则酿成后患，结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何有效、合理的“控制流民的生成、控制流民的流动、控制流民的消极影响”¹就成为历届政府安戢流民的核心政策。1937-1949年间，上海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问题迭出，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特别是在40年代中前期，汪伪政府统治的上海面临的压力更为巨大，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频仍，而且相互交错，互为因果。因此，面对如此窘境，以汪伪政府为代表的日军当局，将矛头直指大量人口的麋集，而流民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所以，1945年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迫于空袭、粮荒等压力，决定实施疏散人口工作，以期一劳永逸的解决上海社会的诸多问题。此次疏散由市政府设立专门组织机构、诸多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卷入其间，社会舆论也极为关注，在上海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人口疏散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步履维艰。受于疏散机制的可操作性、具体实施部门的执行力、上海市民的消极抵触情绪以及交通困难、经费支绌等因素的制约，致使此次疏散行动进展缓慢，最终归于失败。

第一节 人口疏散行动的背景及人口疏散委员会的成立

疏散人口，特别是战时都市疏散人口，是为了缓解因战争的原因，而造成的诸如人员伤亡过巨、物资紧缺、治安状况恶化等矛盾而产生的；是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的产物。所以，1945年伪上海特别市实施疏散人口行动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层次原因的。在疏散人口行动实施的过程中成立的人口疏散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人口疏散行动起来了领导和推动的作用。

一 人口疏散的背景

早在1944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就将疏散上海市区人口提上议事日程，痛陈时弊的指出“目前上海市区人口约计仍在五百万之谱，尤以第一区辖境内住户密度为最高。在战事日形紧迫之时，为社会安宁计，为市民自身计，均非所宜。”综其流弊有：“1、粮食、燃料价格以沪市为独昂，实因来源有限，而消费浩繁，长此以往，民生势将益形恶化。2、工厂之开工率日在缩减之中，失业工人与日俱增，在此米珠薪桂之时，容留大批不生产之市民殊非治安之福。3、人口过度密集，不特空气恶浊营养不充，易滋疾病且屋小人众，煮饭燃灯易导火灾。4、有甚多之市民当初来沪居住之目的原为避乱，目下京沪杭沿线秩序已复，治安无

¹ 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虞，此辈避难之住户急应回乡安居，以免在沪不事生产，徒恃投机囤货扰乱市面牟利生活，对于社会绝少贡献。5、各国在战时均有疏散都市人口之举，沪市拥有极端密集之市民，若不从速疏散，殊非战时所宜。”¹因此，在40年代中期，上海社会所面对的压力陡增，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焦点都集中指向因人口过量集中而造成的。所以，为解决上海社会各种矛盾，疏散人口便理所当然的成为突破口。

1、人口过剩的压力

八年抗战时期，是上海地区人口三次短时间增长中的第二次。²抗战初期，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成为难民灾民的庇护所，人口大量流入两租界地区，一时人潮涌动，几有“张袂成荫，挥汗成雨”之势。当时，随着“战事逐渐扩大，住在战区的老百姓，纷纷向租界上逃来，不仅是上海四郊的人，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人也都避难上海，于是上海租界的人口，突然间直线上升。”³大世界温泉浴室门前一个报贩，“曾经一度纪录，从下午四点钟起，到六点半止，两个半钟头内，经过这边人行道上的人，约三千七百个以上。这个报摊还不在必要之路，如果在虞洽卿路转角记录下来，当两倍此数，那就更加惊人了。”⁴1936年，公共租界人口为118万，法租界人口为47万，但是到了1942年，公共租界人口是158万，法租界为85万之多，5年之内，租界地区人口增长了80万左右。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上海地区的总人口为390多万，但相比较1937年，仍然增长了10万左右。⁵上海沦陷后，随着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的建立，上海的社会政治局面逐渐趋于稳定。而租界地区的畸形经济虽呈衰败之势，但一时仍为民众趋之若鹜之处。与此同时，各沦陷区内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日军的“清乡政策”、“三光政策”等行径而益趋恶劣，各沦陷区内仍有大量人口不断流入上海。所以，此期的上海人口数量，不仅没有随着战争流民的部分回迁而减少，相形之下上海的人口数量反而不断增加，“自开港后，因地理上之关系，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之中心。日因以往频年内乱，内地居民迁移而来者日多，俨然视为安居乐业之所，人口激增乃至五百万人之众。”⁶流民群体中不乏品性恶劣者，如吸毒者、窃盗路劫者，更有彼此勾结而形成地方秘密黑恶势力者，实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因此，当人口数量超过一定社会的承载能力，必然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的凸显，而不断激化各种矛盾的迭发。所以，1945年伪上海特别市在人满为患的上海实施人口疏散的计划，以期缓解因人口过量的问题，特别是流民过巨的问题。

¹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²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³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⁴ 苏子：《上海“人”》，《上海生活》1941年第3期。

⁵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91页。

⁶ 陈日平：《对于疏散人口之拙见》，《申报》1945年2月24日。

2、经济环境的恶化：

1941年12月，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日本侵略者为推行其“大东亚”战争计划，在上海实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政策，强行将上海经济全面纳入到战争轨道，推行统制经济的政策，致使上海的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几至奄奄一息的境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内外交通几乎断绝，埠际贸易不畅，致使“工业所需之原料告罄，产品滞销，生产无以为继，百业日趋凋敝”。¹此外，煤、电、油、铁等战略物资的匮乏已达到最低限度的临界点，日伪当局不得不在上海实行限电、搜刮钢铁等政策，而更加肆无忌惮的掠夺破坏。这种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使得上海的经济陷入绝境，“已成为生产停滞的城市”。²与此同时，米、面、棉纱、布匹等资源的全面统制，使得上海市面货物奇缺，由此而引发囤积居奇之风愈演愈烈，几成“大有大囤，小有小囤”之势。随着囤积之风的盛行，进而衍生出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率的增高和物价的飞涨。在通胀方面，上海的通胀率几近达到无以附加的地步。在物价方面，“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³1945年6月，《申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海民食问题严重，已成无可讳言的事实，米价的激剧增涨，使升斗小民将无法解决其‘吃的问题’。这一次米价的上涨，较过去几次有些不同，因为各地的米价都在逐步的上涨，即使素称产米之区，也有了同样的情形，所以上海米价的增涨，恐怕短时期内不易平复。随米价的上涨，杂粮的市价也在逐步的昂贵。这样，民食问题的恐慌，更日形严重了。”⁴1945年5月底，米价每石为30万，到6月涨至每石90万元，至8月，上午为每石300万元，下午就是600万元。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米价涨了10倍之多，⁵而米价常是一般物价的领导者⁶，其他公用事业也随之暴涨不止。1945年3月1日，上海市都市交通公司，法商电车公司及内河轮船公司等，宣布电车公共汽车船票的涨价，多涨上好几倍。华中电气通信公司也宣告自3月1日起电话电报各涨价几倍。华中铁道公司则宣布自3月5日起火车客货票价运货，及所属各线长途汽车，都一律涨价，也是好几倍。⁷于之相反的是，“上海四百余万人口中，从事生产事业的极为少数，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消费者。由于这种过剩人口的过剩消耗，使上海经济陷入自戕的苦境，所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去处理这些过剩的人口。”⁸实际上，战时上海的人口过剩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1944年6月，伪上海特别市咨询委员会主席李思浩给

¹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0页。

² 《疏散与反疏散》，《申报》1945年5月16日。

³ Chien, Fortress Besieged, 325页。转引自：魏斐德，芮传明译《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⁴ 金雄白：《保甲与疏散》，《申报》1945年6月11日。

⁵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44, 845, 851页。

⁶ 《严重的物价问题》，《申报》1945年3月5日。

⁷ 同上。

⁸ 放臣：《疏散人口》，《现代周报》1945年第3期。

时任伪市长陈公博的报告中,直指市民民食问题日趋严重,遂作芻蕘之献“疏散人口亦为补救本市粮荒之一道”。¹10月,伪上海特别市社会福利局局长孙鸣岐也呈称“为解除本市粮食恐慌,设法疏散失业旅户”²起见,应由市政府张贴布告广为晓谕民众,以认清上海目前的环境,予以自动还乡疏散。所以,在“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情况下,有对“并不需要留居于上海与感受生活威胁之人民”³进行疏散的必要。

3、现实社会环境的逼迫

战时疏散都市人口,是减少损失的常用措施。欧美各国在二战期间多有采用,如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时即进行过人口疏散。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大规模的疏散人口政策,武汉会战时即疏散了约75万人。⁵此后的成都、重庆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1944年11月,上海遭受三次大规模空袭,死伤数千人。1945年,上海屡有空袭发生,“7月17日后,本市连遭空袭,而其趋势复有扩大可能。”⁶7月30日《申报》载“前几日本市又遭数次轰炸,死伤甚众”。⁷面对日益迫近战争威胁,人们认识到“际此决战阶段,战事益趋激烈,双方空袭日益频繁”⁸,以上海人口之密集程度,一旦遭遇轰炸死伤必众,由此实行疏散人口的呼吁开始见诸报端。

过量的人口聚居上海,对于社会治安也不无影响。自日本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以来,“工商百业,颇受窒碍,解雇员工,时有所闻,以是失业人数激增。彼等方被解雇,手中尚有相当数额的解雇费,倘不于此际,遣回乡里,待过了相当时日,手中金尽,必弄到回乡既不能,求生亦无法的绝境,对本市治安,殊有妨碍”⁹1945年,上海正值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社会上充斥着大量无业失业人员,其中因生活艰难而不得已沦为苟且者不乏其人。无业流民、流氓、地痞、无赖等人四处横行,必然会引起诸如绑架、抢劫、偷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会对社会治安提出巨大的挑战。加之上海人民“在工厂破坏军工生产,在郊区开展抗粮抗税的反日伪斗争”¹⁰使得日伪政府的统治腹背受敌,而不得不将疏散人口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突破口。

综上,由于人口过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紊乱等等因素的掣肘和影响,日伪当局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而日军当局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环境却愈发窘迫,美军在太平洋和长江对日军的封锁,使得日军几成

¹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² 同上。

³ 须维周:《疏散人口的几个先决问题》,《申报》1945年1月28日。

⁴ 江枫:《血祭地球(西方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⁵ 敖文蔚:《湖北抗日战争史:1931—194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⁶ 陈彬龢:《关于中小学校疏散问题》,《申报》,1945年8月7日。

⁷ 《实施紧急疏散》,《申报》,1945年7月30日。

⁸ 雨顺:《积极疏散本市人口》,《申报》1945年1月16日。

⁹ 《积极疏散本市人口》,《申报》1945年1月16日。

¹⁰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民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0页。

困兽。而汪伪政府的统治根基也危如累卵，如履薄冰，有顷刻即将倾覆之势。所以，日伪当局为求最后的反扑而殊死一搏，遂将疏散人口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而被迫实施开来。

二 人口疏散委员会的成立

1945年2月3日，伪上海市长周佛海、秘书长罗君强电令保安司令部、警察局、社会福利局等机关，明确指出疏散人口“事属切要，自应照办”¹。1945年2月23日，经过缜密的筹划和精心准备，伪上海特别市人口疏散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领导上海的人口疏散工作。

人口疏散委员会在疏散工作中起统领全局的作用。所以，甫一成立，即发布了15条组织规程，对疏散工作的领导集体、组织架构、疏散工作的实施要点，各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事项等关乎疏散工作成败的方面作了明文规定。领导集体由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兼任主任委员，委员13人包括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余世杰、保甲处处长顾继武、社会福利局局长周毓英、华中铁道公司业务次长陈倬适、华中内河民船总公会业务课长三木昌男、中华轮船公司营业课长李明德、市民福利协会代表李思浩、陈彬猷，项康原等。综观此次疏散委员会的领导集体，所涉部门众多，且位高权重，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各大强力部门，以及与疏散工作有关的机关参与。作为“馆外派”三位一体权利体系之一的罗君强，是伪市长周佛海在上海的直接代理人，实系当时上海的第一负责人。余世杰为代表的保安司令部系周佛海的私人卫队，定会给予强力支持。至于保甲处、福利局、各交通运输公司之代表都是日伪各级机关的得力干将。如顾继武就曾鼓吹联日抗美，“今日本以举国之力，与英美决战，在利害上讲，我们更不能不与日本表示共同协力。”²所以，此辈投身疏散工作自当殚精竭虑，全力以赴。陈彬猷作为日伪《申报》社的社长，一直利用报纸宣传制造舆论氛围，为疏散工作极尽鼓吹之能事。所以，从领导集体的组成上看，此次疏散委员会的规格是非常之高的。在组织架构上，为健全疏散机制，疏散委员会下辖总务、调查设计、联络、执行4组，负责疏散的组织工作，并对此四部门的具体工作都作了详细的安排。³在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的建设上都进行了系统的筹划。此后，疏散委员会又相继制定了疏散的组织规程、执行办法、申请现钞及汇款办法、市民搭乘舟车之条件、疏散专用船户司

¹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² 顾继武：《在大东亚战争中应有的认识与觉悟》，《上海半月刊》1942年第37期。

³ 总务组掌理事项：关于文书处理典守印信等事项；关于核算、计算会计出纳等事项；关于庶务采购等事项；关于不属于其他各组之事项。调查设计组掌理事项：关于疏散计划之选择事项；关于疏散目的地之选定调查统计等事项；关于被疏散市民在疏散目的地生计之筹划等事项；关于一切调查事项。通络组掌理事项：关于与各法团机关一切联络等事项；关于与水陆交通机关交涉等事项；关于与疏散目的地当局联络等事项；关于市民疏散旅途照料等事项。执行组掌理事项：关于疏散市民之申请登记事项；关于疏散市民发给证件等事项；关于疏散补助费用支配等事项；关于疏散次序地点人数之决定等事项；关于疏散成绩稽核等事项。（《上海特别市人口疏散委员会组织规程》，《申报》1945年2月24日。）

机及押船押车人员的权利与义务等六部法律法规,对疏散行动中所涉及的关系在法律上给予保障。这些法律条文的颁布与实施,从法理上规范了疏散工作中各项细则,使得疏散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

交通运输困难一直是人口疏散工作中的首要问题。因此,为了加速疏散转移大批人口,3月3日,疏散委员会特成立航、陆路两专门委员会负责疏散的交通事宜。规定陆路委员会负责向各交通运输公司租借运输工具,“本会办理本市人口疏散工作,亟待各方协助供给交通工具。……本会兹定于本月15日起借用贵会各会员所有之全部车辆,预定每月每车行驶六次以应需要。”¹并特设汽车总站一所,加强车辆的调配。同时,为协助向华北方向疏散人口,还联络华中铁道公司洽商疏散事宜,最后与之达成附挂疏散专节车辆的协议。水陆方面,航路委员会一方面组织木船运输公司和木船制造厂,尽量增加运输工具。一方面积极同内河航运公司商洽,最后与其达成了该公司原有各航线班轮,附挂民船的事宜。另外,海军当局也允予“凡本会疏散人口专轮沿途关津予以便利”。²所以,如上诸项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运输的窘迫现状。

伪上海特别市人口疏散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关办事细则的敲定,为接下来的具体疏散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4月1日³,上海人口疏散行动正式启动,标志着上海的人口疏散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第二节 人口疏散行动的实施

1945年,伪上海特别市人口疏散行动,从3月1日正式开始,至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权的倒台为止,前后历时达半年之久。在轰轰烈烈的实施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致使此次疏散工作所收实效甚微,其过程之曲折与失败原因之复杂,相得益彰的反映出此时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此次疏散行动实施过程中的成与败,是在上海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互交织与影响下必然出现的结果。

一 实施的过程及结果

疏散委员会在人口疏散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疏散模式上分前期劝导与后期强制两种;在疏散实施过程中以个人疏散与团体疏散为主。劝导疏散主要是针对个人疏散而言的,规定“一般市民疏散登记,将于4月1日开始,按照警察分局所辖区域分十八处(注:实为十七处)管理。”⁴人口疏散委员会在全市17个区共发放了《调查表格》14300张,用于登记姓名、

¹ 上海档案馆:汪伪上海市人口疏散委员会征用上海市汽车运货商业同业公会车辆之往来文书及征用车辆暂行办法,S165-1-53。

² 《本市疏散委员会最近工作概况》,《申报》1945年6月28日。

³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保甲委员会关于人口疏散及卫生的文件,R33-1-254。

⁴ 陈彬龢:《申论同乡会办理疏散工作要点》,《申报》1945年3月21日。

年龄、籍贯、职业等项，以此来判断登记的民众是否在疏散的目标人群之中，并规定如若属于所列之人群则必须缴纳回乡居住证，换取移动证，并由主管机关加盖“还乡”戳记方可返乡回籍。团体疏散的对象主要指不事生产而专事消费的群体，以“无业流民，各慈善团体如孤老慈幼等等，无固定职业的高等寓公，家庭间的老弱妇孺及其他不必留居上海的居民”¹为主。此几类人群被视为疏散的主要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这几类人群的人口相对集中，易于组织和管理，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另一方面，在无业流民、慈善组织、学校等机关团体中，所辖之“壮年流氓，男女乞丐，老幼难民，流浪儿童”²、病残鳏寡者、大中学校的学生等人群，实为社会之累而成为首要的疏散对象。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在成立人口疏散委员会之后，就订立了在数月之内疏散百万人至各地的目标，“市府为适应需要起见，已成立上海特别市人口疏散委员会办理此事。该委员会罗致各界，负疏散一百万人口之巨责。”³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主管部门却有负众望。一方面，“因有种种事实上的困难，人口疏散委员会未能迅速实施疏散计划。但负责各规模鉴于兹事意义重大，仍力排万难，努力进行。”⁴因此，直至6月11日，疏散委员会才确定开行第一艘疏散专轮驶往苏州，并要求“市民要去的可到各区办事处去登记，假使犹豫不决踟蹰不前，坐失了疏散的机会，将来或者遭到损害，那是懊悔也来不及了。”⁵但是，就现有资料来看，其最终结果是不了了之了。因为疏散委员会始终无切实可行的办法，进而导致疏散行动最终无实质性进展。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名誉主席裴云卿即指出，“日来空袭频传，闻机色变，当局早有疏散明文，惜无具体办法，致无力返乡者惨遭非命，云卿等目击心伤，不得不为旅沪同乡预作屈突从新之谋。”⁶

此外，据查人口疏散委员会发放的14300张调查表中，从未发现有主动填表报名疏散回乡的人员。以致个人疏散行动收效甚微。自动疏散行为在疏散过程中较为普遍，但“若由市民自动疏散，势必因循坐误，自难达到政府预定疏散一百万之计划。”⁷而且，“黑市车票、船票难购，及红黑帽子的敲诈，乡村治安的不良，在使自动疏散者欲行又止。”⁸所以，在自动疏散回乡的过程中，民众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而犹豫不决，也严重影响了整个人口疏散计划实施的进度。⁹团体疏散是人口疏散的主体，是疏散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团体疏散相对于个人疏散而言情况则更为糟糕。如慈善组织，学校等机关团体均藉口内地的治安

¹ 《疏散人口与整顿交通的必要》，《申报》1945年2月18日。

² 《疏散游民》，《申报》1945年7月4日。

³ 李凤池：《疏散工作的重点》，《申报》1945年3月18日。

⁴ 《为疏散问题告市民》，《申报》1945年6月13日。

⁵ 金雄白：《保甲与疏散》，《申报》1945年6月11日。

⁶ 上海档案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关于疏散委员会组织名单会议记录及同乡回籍班次名单和有关函件，Q117-5-207。

⁷ 朱公民：《疏散的先决条件》，《申报》1945年2月24日。

⁸ 《交通与治安，疏散工作两前提》，《申报》1945年3月4日。

⁹ 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不佳、经费紧张、交通不便等各种理由和借口而逃避疏散。按照疏散委员会的原定计划,第一步即为疏散本市慈善团体。这是因为慈善团体没有滞留上海的必要,而每一慈善团体收容相当多数的消费份子,日常生活消耗为数不少。所以,在此粮食及物价日趋高涨之际,慈善团体应及早疏散,尤有绝对必要。“但时至今日,除极少数以外,大都未作疏散准备。”¹学校的疏散情况也大致相当,“迄今未见学校当局与教育当局有所计议,有所准备。”²因此,鉴于疏散行动的迟缓进程和收效甚微的结果,疏散委员会于6月21日举行第二次各组联席会议,决定自7月1日起对各慈善团体实施强制疏散,其中尤以妇孺团体先行疏散,定两个月为强制实施期间。并强硬的表示“凡慈善团体与指定疏散期限届满时仍未实行疏散,在本会得转请主管官署办理下列强制手续:停止经济上之供给,停止一切食粮物品之配给、撤销其许可并解散之。”³然至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汪伪政府倒台,疏散工作随之草草收场。

1945年,上海人口疏散行动虽然在疏散工作的组织、计划、实施等阶段上,目标与权责都很明确。但是,格于环境的限制以及种种现实的困难,以致人口疏散行动最终收效甚微。

二 失败的原因

1945年,上海疏散人口行动前后历时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疏散行动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果,但就整体而言,其成果对伪上海特别市欲疏散百万人口之计划,只是杯水车薪而已。“本市的疏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大约已有数月之久。虽然对于疏散工作积极办理,但是格于环境,如运输工具的缺乏、经费的支绌、以及各种疏散团体的个别问题,事实上成效甚微。”⁴此次上海疏散人口行动最终失败,究其原因,是由多重错综复杂的矛盾造成的。

1. 疏散经费支绌阻碍疏散行动。疏散经费包含两层含义,一指政府拨付的经费,一是民间经费。政府经费,“闻市政准备一亿六千万来备助疏散”⁵,但“疏散委员会本身经费有限”。⁶政府经费紧张,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交通运输费用问题。汽车运货业同业公会要求“每辆每天给予补助费25万元”,但疏散委员会以“每车每天照目前物价以不超过10万元为原则”⁷,可见当时政府经费的窘况。民间经费,对于普遍贫困化的民众来说,仅就交通费用已是沉重的负担,后续的生产生活费用则更高。“火车黑市车票,闻已售至万余,姑且疏散一家以四人计,大小行李以五件计,车票一项需款五万,行李每件

¹ 《为疏散问题告市民》,《申报》1945年6月13日。

² 《学校应准备疏散》,《申报》1945年7月25日。

³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⁴ 慕楹:《实施紧急疏散疏散》,《申报》1945年7月30日。

⁵ 刘希平:《上海市之人口疏散》,《交友》1945年第11期。

⁶ 陈彬龢:《申论同乡会办理疏散工作要点》,《申报》1945年3月21日。

⁷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以四千计，需款二万，加以车僮之敲诈，沿途之勒索，则一家之疏散，非十万金莫办。假若薪水阶级，焉能负担此巨额费用。”¹因此，疏散费用对于政府与普通民众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了疏散工作的开展。

2. 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是疏散行动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当时各交通运输公司的运力本身不足，就使得其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暇旁顾。陆路方面，法商电车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公共交通公司，其汽车最大数量于1940年为67辆。到1945年，“28辆公共汽车完全不能应用，22辆公共汽车轮流应用于法商电车公司所经营之特种公共运输事宜，其余17辆车轮尚未拆除，惟正在拆卸中，其拆下之机件用以维持暨修理正在运用之22辆公共汽车。”²因此，车辆陈旧、修理困难、道路不平不利行驶、特种燃料和车胎不济价高等技术原因，使得法商电车公司“实难拨发车辆协助当局疏散人口”。³汽车运货业同业公会也以“车辆年久陈旧，设备欠周，不合行驶长途”为辞拒绝配合疏散行动。水路方面，同样问题重重。宁波旅沪同乡会办理疏散人口期间，即出现“宁波人士旅沪者众，疏散出路厥，惟回乡沪甬航路船只稀少，异常拥挤”⁴的现象。以致黑市船票索价奇昂，行李搬运扛夫勒索等问题迭出，“以单人乘车而言，购票扎车便要费半条性命。路上资制激黑帽子还要呼么喝六。空身者如此，假如扶老携幼，带些行李的人，只能望而却步。”⁵为此该同乡会设法筹备专轮以供疏散，拟向中华轮船公司租界哈纳万吉两轮，但因“万吉轮已告损坏，哈纳轮因该公司正需应用不能借出”⁶而最后不了了之。因此，交通运输工具的匮乏与需要疏散大量人口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状况下是难以调和的。所以，交通运输困难是疏散人口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政令反复和不纲，动摇了疏散人口工作的进行。日军当局的政策摇摆不定，严重影响了汪伪政府的工作计划。日军当局起先支持疏散人口，但因战局的转变，随后即限制人口出境，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护华人，然真实的目的是以中国人为人质，以华护日，争取在停战协议上取得有利条件。所以，随着日军当局政策的朝令夕改，汪伪政府的工作计划实难顺利进行。疏散委员会自身也问题重重，诸如疏散资金的来源、疏散目的地的定位、疏散人员后续生产生活的规划等各项关乎疏散工作成败的重要事项，始终没有详细的计划和措施出台。此外，日伪政权实行疏散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减少人员伤亡、抑制物价、缓解社会压力等方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因人口的大量存在而致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过度消

¹ 鲍忠华：《交通与治安——疏散工作两前提》，《申报》1945年3月4日。

²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³ 同上。

⁴ 上海档案馆：宁波旅沪同乡会疏散救济委员会联系会会议录和各组议事录负责人名单及有关疏散人口问题的通知函，Q117-4-46。

⁵ 《疏散与铁道》，《申报》1945年3月18日。

⁶ 上海档案馆：宁波旅沪同乡会疏散救济委员会联系会会议录和各组议事录负责人名单及有关疏散人口问题的通知函，Q117-4-46。

耗，以节省各种战略物资，为最后的反抗作殊死的搏斗。因此，这种于民于国不利的政策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最后，当时社会秩序已然混乱，各种矛盾异常尖锐，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众早已对政府不信任和失望，对于其政策的支持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其领导下的工作最终失败。

4. 民众的反疏散意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常被人认为是“安乐窝及淘金城”。上海“有各种享乐设施，足以引诱各地有产者趋之若鹜；有各种投机市场，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亦为人口集中的原因。”¹这种强大的吸附力，使得民众往往以各种理由搪塞逃避疏散甚至反疏散，“近沪各城镇人口中有向上海反疏散之事实”。²同时，农村生活程度虽然比上海低，但谋生不易，民众认定上海求生的机会更多而不愿疏散返乡。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上海市民的通病大率苟且偷安，存在苟安的心理和没有决心与意志力去克服疏散中的各种困难。“自己没有坚定的意旨，都看着人家怎么办，自己也跟着在怎么办。”³民众“知识的幼稚，认识的浅薄，判断的不足等等，因而酿成不问事情之重要与否。大多数民众只是以一种淡漠的态度，相视的习惯，疏散工作之未能彻底展开，这也是原因之一。”⁴此外，民众对空袭的危害惨状也没有真确的认知，“有以危险相劝者，必视为其贪生怕死或视为神经病。并有以上海人口五百余万，有身价者，不知凡几，以反唇相讥，更有以彩票之头奖相比喻者”⁵，因此多数人抱着“乘车眼前多吃苦头，不如挨一日算一日”，以致人口疏散始终未能达到目标。

当然，阻碍人口疏散行动的进行除了受当时政治环境、经费交通困难、民众抵制等等主客观因素外，还有诸如疏散对象对本籍与客民之争的担心；申请疏散手续的繁琐；专业疏散人才的匮乏；汇率不稳金融市场紊乱；各地城乡治安状况的恶化等等。这种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衡，造成此次人口疏散计划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和取得成功的可能。

第三节 人口疏散行动与上海社会的互动

1945年，伪上海特别市的人口疏散行动，虽然收效甚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最终失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口疏散行动中其对上海社会产生的影响与震荡是广泛的和深远的。不仅与上海社会联系紧密，互为依存；而且影响深远，甚至对新中国在处理人口政策上也给予了有益的借鉴。此次疏散人口行动在实施过程中波及上海社会各类组织，不仅有政府机关、公司商号；还有各种民间团体

¹ 《疏散与反疏散》，《申报》1945年5月16日。

² 同上。

³ 金雄白：《保甲与疏散》，《申报》1945年6月11日。

⁴ 同上。

⁵ 须维周：《疏散人口的几个先决问题》，《申报》1945年1月28日。

尤其是各地旅沪同乡会、同业公会、慈善团体等都被卷入其间，参与到疏散人口工作的具体实施之中。

一 政府机关与人口疏散

警察局、社会局、建设局、保甲处等是参与疏散人口工作的主要政府机关。如前所述，上述各机关不仅是人口疏散委员会的组成机关，起领导组织工作，而且在具体的疏散过程中，也职责明确负责具体事项。所以，以上政府机关既是疏散行动的组织者，也是疏散行动的参与者，在人口疏散行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警察局负维持社会秩序之要责。40年代，上海社会各种病态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各车站、轮埠码头充斥小偷、窃贼、“帽子”党等类，敲诈勒索之事不绝如缕，社会环境乌烟瘴气。这种社会现象，对人口疏散的实施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给民众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和阻滞，甚至破坏了人口疏散工作的展开。“现在上海站之黑暗情形，在整顿后，鲜见改善。然不知轮船码头，也暗无天日，更有甚于车站者。除船票非黑市以买到外，一行李到埠，必经三四层之勒索，及至搬入轮内，无论有无纲坚，每件非费数千元不可，甚至有万元以上者。以一行李上轮，勒索如是之多，其黑暗状况，已可想见。对于此种轮船码头红白帽子等非法行为，自然应予改善。”¹火车上的车僮——“黑帽子”，需索窃取，留难旅客，跋扈之至，成为出行旅客所切齿深恶痛绝之辈。因此，“如果不加以严厉取缔，不但疏散人口无法实现，即普通旅客亦视为畏途，成为铁路管理上莫大的污点。”²所以，鉴于此等情形，人口疏散委员会特令警察局“派员随时注意严密查禁私售黑市票；及搬运夫敲诈强索；及对于旅客检查手续务须简便，以便行旅而利疏散。”³

社会局在人口疏散工作的地位同样至关重要。疏散百万人口到别处去，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无非空洞的劝告，也不是把一百万人送出市境便算了事。因此，事先必须有周密妥善的计划，事后也当为疏散的市民，设身处地想个谋生的久长办法。所以，疏散人口不仅是解决离开的问题，还要有妥善的处置流民后续生存问题的措施，即疏散目的地必须具备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场所以满足所疏散之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要求。因此，疏散地点须有荒地可资垦殖，或有手工业生产之条件成为疏散目的地的首要之选，如浦东横沙岛、洞庭西山及角直等地均较为符合。为此，社会局在人口疏散计划实施之初即特派第六科科长潘爵铭赴苏州洞庭西山地区考察，以勘查当地的地理环境、民风民情、经济状况、社会情形等，形成了一份极富建设性的报告，为向西山地区疏散人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建设局为健全与完善疏散行动中的交通运输事业，积极会同汽车公司、地方政府联络筹划。交通运输问题是疏散行动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所以，为了改善和

¹ 朱公民：《疏散的先决条件》，《申报》1945年2月24日。

² 《疏散人口与整顿交通的必要》，《申报》1945年2月18日。

³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扭转疏散行动中交通运输工具少、各地水陆路不畅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加强同法商公共汽车公司商讨汽车征用事宜，协调其与人口疏散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建议“人口疏散委员会酌予规定，以免车商规避争执。”¹一方面鉴于苏沪公路因战争原因而遭致毁坏，建设局同江苏省府达成尽快修缮的协议，“苏沪公路在江苏方面已定二十日开工”。在上海方面，建设局“亦在招标，不日亦可兴工，预定七月下旬全段工程可以竣事，成为苏沪交通之输血管，人口疏散之大动脉。”²所以，建设局的积极运作与协调在人口疏散行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保甲组织原是日伪当局控制社会及上海人民，维护统治的一种工具。但在人口疏散行动中，上海特别市保甲处也适时的调整工作方向，逐渐在疏散行动中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在疏散工作正式启动之时，保甲处拟就“各区警察分局及总联保办事处或其他公立机关适于办公之房屋内设立——疏散委员会执行组分办事处”³，办理疏散人口登记工作。1945年6月10日，针对疏散行动中民众出现的敷衍塞责、犹豫不决、踟蹰不前的现象，上海市保甲官宣传委员会委员平保社长金雄白在上海电台发表广播词，要求“保甲人员，必须以诚恳的态度，向各户去详细解释疏散的必要，同时问明其家庭状况，职业环境，如无留沪必要的人们，一律劝导其即日疏散，如有困难问题，并须代为解决。”并竭力的呼吁市民，“不要因为贪图上海生活的舒适，以身家性命作儿戏，还是赶快疏散，趁早疏散吧！”⁴

总之，以警察局、社会局、建设局等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始终与上海特别市的人口疏散行动步调相一致，积极参与其中，在组织、实施、管理等工作中，给予了人口疏散行动一定的帮助和促进。从某种意义上看，人口疏散行动需要各政府机关的参与，而各政府机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身的价值和功能。

二 民间组织与人口疏散

1945年，上海的人口疏散行动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响应。不仅有各旅沪同乡会、商号、公司积极参与其中；甚至普罗大众中亦不乏人为之摇旗呐喊奔走呼号。民间力量在人口疏散行动中的作用明显，甚至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如同乡会即是在疏散行动中的中坚力量。

参与疏散行动的公司、商号以运输业为主，主要是为疏散人口提供运输保障。上海建筑贸易运输公司鉴于浙东航运阻滞，宁波余姚同乡返里困难的问题，特辟沪甬余姚两线，以汽车帆船水陆联运的方式，疏散宁波余姚等地同乡，“举办迄今历二十余次，旅客数千人，均系安全抵达。”⁵上海外滩码头行旅服务社以服

¹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² 同上。

³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保甲委员会关于人口疏散及卫生的文件，R33-1-254。

⁴ 金雄白：《保甲与疏散》，《申报》1945年6月11日。

⁵ 上海档案馆：宁波旅沪同乡会疏散救济委员会联系会会议录和各组议事录负责人名单及有关疏散人口问

务大众之精神，“规定行李每件只收搬费，小二百元、大四百元。别无其他消费等苛索”¹，藉以减轻旅客负担，诚实为旅客服务。恒利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如尧个人认缴五万元作疏散经费交于同乡会。森林竹木柴炭行为协助疏散，特派员与同乡会联络接洽，办理同乡回籍事宜。江淮戏剧联合会为响应疏散委员会办理疏散人口工作，便利会员回乡起见，“经召开理事会会议，决依照本会章程第十五条规定组织江淮戏剧同乡疏散委员会，推举吴恒足、骆宏砚、马麟童、陈广权、韩鸣岗等五人为委员，尽量办理疏散事宜。凡属本会会员江淮同乡隐贫者回乡酌予救济及办理手续，概由本会理监事量力协助。”²此外，为保障疏散资金的安全和能及时有效的利用，银行、钱庄也被席卷到人口疏散行动的资金往来链中。如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在办理疏散同乡的过程中，汇中银行、同润宝庄即参与同乡会捐款资金的管理和拨付。

旅沪同乡会是人口疏散行动中的中坚力量。同乡会是以乡缘地缘为纽带，以对同乡帮扶救济为宗旨的组织，在旅沪外地人中具有很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对疏散工作作用巨大。首先，因帮助同乡及联络紧密的有利条件，便于转告相关疏散事宜。其次，在经济上给予贫苦无力回乡者提供资助。最后，同乡会通过租轮、雇佣民船等方式解决疏散交通工具的问题。

以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组织疏散工作为例：在经费问题上，主要以同乡会委员认募筹捐的方式筹集，“经费目标两万万元至三万万元，当经出席各委员即席认捐募达一万万元另三百万元”³，其余不足金额则函请热心同乡自动捐输。在交通运输上，水陆与宏泰运输公司接洽；陆路则委托交通周刊社会服务部代办，并向华中铁道当局折冲增加车次。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的疏散具体情况见下表（4-1）：

表 4-1 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组织疏散委员会协助资助同乡返籍统计表（1945 年）

日期	8 月 5 日		8 月 8 日	8 月 10 日	总计
班次	1		2	3	
缴全费	男	34	92	52	178
	女	22	49	25	96
缴半费	男		8	7	15
	女		5	5	10
免全费	男	3	6	6	15
	女	1	3	4	8

题的通知函，Q117-4-46。

¹上海档案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关于疏散委员会组织名单会议记录及同乡回籍班次名单和有关函件，Q117-5-207。

²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³上海档案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关于疏散委员会组织名单会议记录及同乡回籍班次名单和有关函件，Q117-5-207。

孩童(收半费)	2	5	13	20
孩童(免费)	4	4	4	12
共计人数	66	172	116	354
本会入旅费 (中储券: 万元)	114, 000	300, 000	179, 000, 0	593, 000
本会付宏泰旅 费(中储券: 万元)	122, 000	331, 000	211, 000	664, 000
本会实贴旅费 (中储券: 万 元)	800, 0	310, 00	330, 00	720, 00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档案: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关于疏散委员会组织名单会议记录及同乡回籍班次名单和有关函件, Q117-5-207。【注:此表登记旅费与返乡者实际缴纳经费应有差错。以该同乡会7月29日会员人会决定“水陆每人20万元(小贩杂费在内),陆路费用未定”而言,与此处每人约200余万元,相差其巨。是年,以去苏州为例,当时只须3300余元,到宁波的黑市火车票也只1万元左右。即便除去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因素,再考虑当时民众经济能力,每人至多为20万元,所以此处旅费登记有误。】)

在此期间,同乡会干事刘志方于8月7日带领回籍同乡“男女200人及童孩91名”。¹综合以上,在短短5天的时间里,即组织了7个班次,共计645人返乡。

此外,湖属六县旅沪同乡会积极颁发申请书及归乡证的办理等工作。湖属六县旅沪同乡会在办理同乡回乡事宜的工作中,计有申请回籍同乡114人,除有2人缴还归乡证未曾使用外,共计发出归乡证112张。此后,又因“日来同乡来会请求核发归乡证者络绎不绝,拟请贵会继续核拨申请书及归乡证各一百张”,以便继续办理。²宁波旅沪同乡会也积极募筹资金和接洽轮船公司,以缓解宁波籍同乡的疏散回乡事宜。由此可见,旅沪同乡会在疏散人口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普通民众中关注人口疏散事宜的也不乏其人,纷纷通过报刊等各种渠道出谋献策。市民徐道修呈函伪市长周佛海,提出政府应指令“航路公会、车业公会停止装货,凡内河大小船只,及人力车、老虎车,榻车,卡车,三轮车、汽车等均供疏散”³的建议。同时,对疏散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弊政、疏散目的地应以“苏州镇江南京浦口荒山甚多,江滩由浦口至黄天荡八卦洲足有一千顷以上,荒山淤

¹ 上海档案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关于疏散委员会组织名单会议记录及同乡回籍班次名单和有关函件, Q117-5-207。

² 上海档案馆:湖属六县旅沪同乡会疏散同乡回籍文件, Q165-1-63-153。

³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 R1-17-176。

滩面积足可安置 50 万人”¹等问题也做了详细的阐述。南洋医院医生顾南群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指出因营养不良、居住环境拥挤不堪等因素，造成了“近年来的染传及急病之死亡率，比前更高，由百分之二点三增至百分之五强”²，遂建议民众迅速疏散。如此言论，据统计，自 1 月至 8 月，仅在《申报》上就不下三十篇。所以，此时民众舆论的引领导向，在疏散工作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间组织和民众在疏散行动中的作用与影响力，是人口疏散行动与上海社会互动的缩影。不仅建言献策，积极运作，而且将所设之计划努力付诸于实际的行动当中。至于所收成效如何，限于主客观因素的掣肘，则另当别论。总体而言，民间组织和民众对上海的人口疏散行动起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

综上所述，1945 年上海的人口疏散行动，发轫于人口疏散委员会的成立，至汪伪政府倒台而结束。纵观此次疏散人口行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是在政府行政主导权与社会力量的整合下产生的。疏散行动之初，在疏散机制的建设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力求面面俱到，从体制与法理上规范疏散工作，以保障其顺利实施。在疏散行动中，政府机关、同乡团体、公司商会、普通民众都参与其中，使得此次疏散行动发起时声势浩大。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困难重重，以至疏散效果甚微，这是与当时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密切相关的。此次疏散人口行动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当时上海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最终的走向与结果自然也不能脱离上海社会各种综合因素对其的影响。

与此同时，政府权力的式微与民众意愿的背离，对疏散人口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更为降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³在疏散行动过程中，政府权利内卷化的趋势明显。“政治之未上轨道，任令贪污官吏，流氓地痞，到处横行”⁴的现象，以及“多数交通机关，若轮船公司乃至若干国营公营机关，但求经营事业之营利，而不知本身对国家对战争所负之重大使命。各该机关之当局，对于本市人口疏散委员会，表面上虽允协力，按诸实际，徒成话柄而已”⁵的事实，都表明政府权威不立，社会秩序混乱，以致工作成效甚微。另一方面，随着市民意识日渐高涨，民众意愿也不断发展强化。如前所述，在疏散行动中敷衍塞责者、逃避者、反疏散行为者等等，都清晰的表明上海民众在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和私人领域不受政府或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观念日渐高涨。所以，政府权利内卷化与民众意愿之间的矛盾，对疏散行动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这次疏散人口行动的一大显著特点。

¹ 同上。

² 顾南群：《为何要疏散人口》，《申报》1945 年 2 月 24 日。

³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12 页。

⁴ 鲍忠华：《交通与治安——疏散工作两前提》，《申报》1945 年 3 月 4 日。

⁵ 《疏散与反疏散》，《申报》1945 年 5 月 16 日。

结 论

流民是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而影响深远。虽对其历史定位不一,但无疑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人口结构、社会心理等方面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具体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变化和差异则又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相一致的。这种整体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反映出了流民问题的复杂和根深蒂固,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脆弱化、多质性、矛盾化的反映。

1937-1949年,上海地区流民问题不断严重,是由社会大环境的恶化所致。彼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动。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无缚鸡之力的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城市下层民众,被迫走上背井离乡迁移转徙之途,流落上海成为流民。另一方面,作为抗战主战场的上海市郊地区的民众,因战火的残掳烧杀而纷纷进入租界地区,加剧了上海的流民问题。与此同时,虽然近代化的步伐在中国浸染了近百年之久,但以小农结构为主的传统社会结构在此时的中国社会依然占据主要部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家庭化的小手工业、无甚利权的工人、毫无保障的城市下层民众等群体,在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变动的能力上依然显得无助和毫无办法。因此,当民众处于束手无策和生死攸关之际,流离他适似乎是他们唯一生存自救的办法,以此来获得基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需要。上海特别是租界地区在此时便成为当时承载希望与寄托的乐土,成为流民纷纷涌往之地。

租界地区在40年代初期成为全国动荡之中为数不多的安宁之处而极具吸引力。尽管外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但此地依然歌舞升平,一派繁荣与祥和之气。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日军铁蹄踏破这道最后的防线,孤岛不孤,天堂变成地狱,转瞬即将流民拉回到现实世界之中,失业破产、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政治败坏等等景况,如秋风扫落叶之势摧残着这些本以不堪承受的人们。因此,流民群体为适应现实社会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努力改变着自己的身份地位、价值取向、社会观念、伦理道德、文化情怀,以期适应新社会的生存之道。为此,传统的以血缘、业缘为纽带的,以土地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逐渐丧失殆尽,而地域化的关系则逐步得到提高和加强,流民群体通过乡缘关系在上海从事着各种职业,而这种职业的人员构成则极具地域化色彩。此种择业手段的特点既因社会现实的羁绊和束缚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流民群体中蒂固根深的小农意识相统一。

流民在上海社会无疑是最底层,最贫穷的阶层。他们菲薄的财力、低下的文化素质、缺乏相应的谋生技能,使得流民群体始终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缺乏稳定可靠的社会地位。因此,在面对与日俱增的生存压力和流民群体中发展性人口结构的现实,使流民群体中的部分民众在职业选择上走向偏离化。各种苦力型

职业的选择和有违道德规范的职业流向,则进一步打压和限制着流民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的提高。这种职业选择和流向,其旨趣和最终出发点则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则又反映出上海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进一步消融和淡化了流民群体中还残存的传统美德、道德观、价值观,转而趋向于更为现实的、功利的价值取向。

上海社会在面对如此严重的流民问题后被迫作出响应。这些被视为化外之民和社会不安定的因子,使得政府机关和社会上层人士积极应对和采取措施,希冀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彻底根治。因此,疏散流民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继而实施之。从广义上看,疏散人口确实是解决流民问题之一途,也是历代王朝政府的主要施策之一,而且在某些时期内确实发挥过行之有效的作用。但是,随着上海社会的逐步近代化,民众的个人主体意识也随之在近代化进程的耳濡目染下而不断提高和加强,加之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上海社会自身不可调和矛盾的阻滞,进而抑制和阻碍了流民疏散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但发人深省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严重膨胀的和超社会承载力之外的人口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上海实施了疏散流民的工作,并举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当年9月,数月之间政府疏散难民共达40余万人。¹同种方法,在两个不同时代所取得的效果竟然大相径庭,其主要原因是“甫从战场来到城市的城市管理者采取了一系列特殊而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有的后来进入了国家的新法规,成了常规性制度)。与旧上海租界当局和特别市政府相比,新政府的棚户区清理工程,借助了种种‘社会主义’的制度条件,包括优先确保城市秩序的国策、城市土地国有政策,以及遣送流民返乡、限制流动等明显具有反城市化性质的制度及措施,收到了特殊的功效。”²

因此,即使在同样复杂多变且矛盾重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条件下,影响并左右流民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是因时而异的,是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至于如何合理有效的解决流民问题,则既需要在宏观上使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有序和谐;又要在微观上对流民群体施以必要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干预,以期使流民能够自动、有序、合理、有效的面对其流离生涯,进而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

¹ 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会:《上海解放一年:1949-1950》,解放日报出版社1950年,第12-13页。

² 林拓、[日]水内俊雄:《现代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住宅、生态、治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2-83页。

参考文献

一、档案:

- 1、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工务局关于逃亡地主及流民在沪搭建棚屋取缔卷,Q215-1-149。
- 2、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主办上海市乞丐收容所和上海市难民习艺所计划草案及习艺所办理生产的图片(内附警务处关于收容乞丐问题的报告书 译文一份),Q120-3-64。
- 3、上海档案馆: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行政院社会部等关于劝募救济特捐和要求救济逃沪难民及组织流亡同乡生产委员会问题的函、批复及代电,Q117-19-20。
- 4、上海档案馆:失业贫民、流浪者要求救济,介绍职业问题的来函与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复函,Q120-4-212。
- 5、上海档案馆:苏北逃亡来沪流民请求救济呈函以及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的批复等,Q106-1-197-1。
- 6、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警察局邑庙分局关于形迹可疑及流民邦会社团调查案件,Q134-3-684。
- 7、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关于第四工賑所主任郎人杰等贪污被控案,Q106-1-141。
- 8、上海档案馆:乞丐收容所(图片),《展望》第21期,D2-0-2367-18。
- 9、上海档案馆:上海市难民难童收容所关于收容难民计划实施办法及组织规程办事细则、职员名册等文件,Q6-9-867。
- 10、上海档案馆:上海市警察局邑庙分局关于形迹可疑及流民邦会社团调查案件,Q134-3-685。
- 11、上海档案馆: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鱼市场肩挑夫、鱼市场各鱼行职工、码头运输业职工会与上海市社会局关于工资待遇、遣散费等纠纷文书,Q6-8-302。
- 12、上海档案馆:温州旅沪同乡会关于温州流亡互助团名册,Q117-6-13。
- 13、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流民习勤所执行委员会简单及全体职员名册,R15-2-57。
- 14、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为苏北流亡义民所代表请求救济事致代表批文,Q106-1-89-132。
- 15、上海档案馆:上海流亡第二义民年呈为迅赐救济,Q106-1-91-1。
- 16、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行关于上海苏北流亡民收容所总代表王孝近等及难民习艺所请领救济物资的函及各所难民名册,Q120-3-66。
- 17、上海档案馆: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关于山东省济南烟台等流亡来沪学生教职员难民请求救济的函和名册及发放物资统计表,Q120-3-68。
- 18、上海档案馆:苏北流亡义民为饥寒素命、绅察逼迁事请以援救的呈文,Q106-1-91-83。
- 19、上海档案馆:文化的沙漠;乞丐政策;大钞小炒;妇女儿童廉价出售;丑恶生活的胭脂,现实的反应,《文摘》第3期,D2-0-2787-27。
- 20、上海档案馆:上海救济院习艺所概况,Q130-6-6。
- 21、上海档案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就苏北流亡难发收容所总代表王孝近要求给本所救济的批文,Q106-1-99-57。

22、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疏散人口的文件，R1-17-176。

23、上海档案馆：汪伪上海市人口疏散委员会征用上海市汽车运货商业同业公会车辆之往来文书及征用车辆暂行办法，S165-1-53。

24、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保甲委员会关于人口疏散及卫生的文件，R33-1-254。

25、上海档案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关于疏散委员会组织名单会议记录及同乡同籍班次名单和有关函件，Q117-5-207。

26、上海档案馆：宁波旅沪同乡会疏散救济委员会联系会会议录和各组议事录负责人名单及有关疏散人口问题的通知函，Q117-4-46。

27、上海档案馆：湖属六邑旅沪同乡会疏散同乡同籍文件，Q165-1-63-153。

28、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政府关于处理上海市副市长被阻击，资本家荣德生被绑及流氓盗匪活动情况等问题与警察局的来往文书，Q1-7-182。

29、上海档案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有关难胞请示救济文件，Q106-1-197。

二、报刊杂志：

1、报纸：《新华日报》（1938年——1944年）；《解放日报》（1943年）；《新闻报》（1938年）；《大公报》（1943年）；《大英夜报》（1939年）；《新闻报》（1939年）；《救亡日报》（1937年）；《武汉日报》（1946年）；《华西日报》（1940年）；《大美日报》（1945年）；《申报》（1940年——1949年）；

2、杂志：《交友》（1945年）；《上海生活》（1938年——1942年）；《市政评论》（1948年）；《中华杂志》；《东方杂志》（1935年）；《国民公论》（1939年）；《南方》（1939年）；《现代周报》（1945年）；《上海半月刊》（1942年）；《真理》（1944年）；《中国农村》（1941年——1942年）；《国际劳工通讯》（1938年）；《财政评论》（1940年）；《国民公论》（1939年）；《经济周报》（1946年——1947年）。

三、地方志、史料：

1、周钰宏编：《上海年鉴 1947》，华东通讯社 1947 年。

2、陈仁炳主编：《有关上海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 1948 年。

3、（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

4、吕舜祥、武嘏纯编：《嘉定廖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

5、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四、论著

1、[美]罗兹·墨菲，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2、[美]D·M·赫尔，黄昭义、严苏译：《人口社会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5、[美]裴宜理,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6、[美]周采芹,何毅华译:《上海的女儿》,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美]魏斐德,芮传明译:《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8、[法]魏丕信,徐建青译:《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日]小浜正子,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10、[美]顾德曼,宋钻友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1、[美]韩起澜,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2、[法]安克强,张培德、辛文锋、肖庆璋译:《1927—1937 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3、[美]魏斐德,章红等译:《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4、[法]安克强,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 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5、[法]卡特琳·德·西尔吉,刘跃进、魏红荣译:《人类与垃圾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16、[英]罗伯特·布朗:《群体过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 年。

17、[日]水内俊雄、林拓等:《现代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 住宅、生态、治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18、[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19、[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 2010 年。

20、陈荣广、伯熙:《老上海》(中),泰东图书局 1919 年。

21、徐珂编纂:《清稗类钞》第 40 册乞丐类,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22、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平湖之土地经济》,平湖县政府 1937 年编印。

23、朱斯焯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 1948 年。

24、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会:《上海解放一年:1949-1950》,解放日报出版社 1950 年。

25、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图书馆 1951 年。

26、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2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编:《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29、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劳工运动史(二、三、四、五)》,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 1966 年。

30、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

31、上海港史话编写组编:《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32、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3、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34、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 1840-1949》第 1 卷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1985 年。

35、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36、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

37、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 1988 年。

38、上海市文史馆编：《旧上海的烟赌娼》，百家出版社 1988 年。

39、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40、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41、夏林根编：《旧上海三百六十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42、郑祖安编：《百年上海滩》，上海画报出版社 1990 年。

43、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党史编写组编：《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44、王学泰：《中国流民》，中华书局香港公司 1992 年。

4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影印版。

46、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3 年。

47、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48、柯兆银、庄振祥主编：《上海滩野史》，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49、吴忠观主编：《人口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51、杨振福：《失范行为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52、江枫：《血祭地球（西方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5 年。

53、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54、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55、曹文柱：《中国流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56、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57、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58、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59、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

60、王胜今：《人口社会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61、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62、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7 卷民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3、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8 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4、汪晖、余国良：《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65、曹健民：《中国全史（简读本）》，14 卷人口史·流民史·帮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

66、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67、汪培等主编：《上海沪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68、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 2000 年。

69、李宁：《群体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70、刘仰东、夏明方：《灾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71、中国民族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

谣集成·上海卷》中国 ISBN 中心 2000 年。

- 72、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73、宋元鹏：《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
- 74、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75、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76、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 年。
- 77、王俊祥、王洪春：《中国流民史·现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78、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百年文化史》第一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 79、苏全有、董延寿：《中国近代小社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 80、潘光旦：《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 81、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82、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4 年。
- 83、黄建钢：《群体心态论》，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84、周长明：《中国城市弱势群体思想意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85、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 86、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 2006 年。
- 87、彭先国：《社会史视角下的近代湖湘文化》，岳麓书社 2006 年。
- 88、岳宗福：《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 1912-1949》，齐鲁书社 2006 年。
- 89、黄志繁：《“贼”“民”之间 12-18 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
- 90、敖文蔚：《湖北抗日战争史：1931—1945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 91、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92、徐甦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 2007 年。
- 9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 2007 年。
- 94、李树喜主编：《江湖·中国近代帮会》，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
- 95、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以秦岭-大巴山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96、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 97、章义和：《中国蝗灾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 98、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 99、刘秋阳：《近代中国都市苦力工人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 100、黎霞：《负荷人生——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 101、邵雍编著：《中国近代社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 102、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

五、论文：

- 1、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
- 2、陶希圣主编：《食货》半月刊，新生命书局1935年第1卷第12期。
- 3、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1935年第2卷第7期。
- 4、聂家裕：《五代人民的逃亡》，《食货》1936年第4卷第2期。
- 5、谷霁光：《汉末魏晋间之流民》，《益世报·史学》1936年第34期。
- 6、史念海：《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1939年第7卷第15期；《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壁坞》，《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12期；《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9期。
- 7、贺吕群：《汉末大乱中原人民之流徙与文化传播》，《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5期。
- 8、朱诚如：《清代中叶以前关内流民迁辽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5期。
- 9、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 10、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 11、路遇：《清代山东闯关流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1987年第4期。
- 12、朱坚贤、熊成文：《近代湖南流民形成的原因及流向分析》，《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 13、刁书仁：《试论康乾时期流民出关移垦与东北旗地的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3期。
- 14、任新民：《试论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 15、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和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9卷第4期。
- 16、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5期。
- 17、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 18、陈亚平：《流民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 19、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中国农史》1999年第18卷第2期。
- 20、张岚：《近代中国社会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6卷第3期。
- 21、邵燕婷：《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原因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 22、池子华：《流民的文化现象——以清代淮北地区为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 23、牛晓萍：《近代四川农村流民的形成及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24卷第12期。
- 24、李朝霞：《晚清湖南流民成因浅析》，《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5卷第1期。
- 25、陈丽萍：《近代两湖地区灾害流民问题的政府调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8卷第5期。
- 26、陈丽萍：《流离失所——民国时期两湖地区灾荒流民问题研究》，湖南科技大学硕士

论文 2007 年 5 月。

27、池子华：《宗族“裂变”与近代中国流民的产生》，《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28、陈松：《都市拾荒者群体的生存形态研究——以南京地区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5 月。

29、吴庆：《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乞丐问题》，《绥化学院学报》第 26 卷第 6 期，2006 年 12 月。

30、范立君、谭玉秀：《近代东北流民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 期；《民国时期东北流民问题的整治——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 年第 2 期。《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31、刘曙东：《近代流民入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32、刘平：《闯关东：从“流民”开始的东北移民潮》，《中国文化报》2009 年第 003 版。

33、刘胜：《浅析民国时期流民与城市化关系》，《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34、管慧雯：《1927 年—1937 年河北流民问题及社会控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35、王艳菊、李春会：《论人口压力与近代淮北地区流民现象的产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3 卷第 4 期。

后 记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二十余载求学生涯，即将结束。回溯一路走过的历程，感触颇多，虽不曾悲欢离合，但亦有大起大落。蓦然回首，虽饱尝个中酸甜苦辣。但此乃人生百味，细细品味则别有体会。然在此之际，敬意之情油然而生，感谢之心溢于言表。

三年前，蒙吴强华先生不弃，有幸拜师门下。先生高风亮节的文人气度、深厚渊博的学术素养、幽默风趣的性格品质，使学生深受感动和衷心的感谢！每每在先生的言谈细语中，给予我无限的真知和教诲，使我受益良多。先生在我日常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上，严格要求和潜移默化的指引，为我打开了学术生涯的大门。先生在我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正文的撰写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先生耐心细致的帮助我分析研究、提供参考意见、给出合理建议，并在每一个细节之处，提出真知灼见，使我能够完成论文。学生不才，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有愧于先生的期望，请先生原谅学生的愚钝。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先生对我的恩情和教诲，学生将终生铭记。在此，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师母黄清老师，在我三年的求学生涯中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和鼓励，使我能够更好地生活和学习，谨致以最深深的谢意！感谢邵雍老师，三年前在我彷徨无助之际，施以援手，使我能够继续自己的学生生涯。

三年的学习生活，在诸多良师益友的帮助和教导指引下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唐力行老师、徐茂明老师、周育民老师、钱杭老师、高红霞老师、邢丙彦老师、洪煜老师、萧功秦老师、虞云国老师等。诸位老师深厚的学养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深刻理解学术研究与做人做事的道理。李阳、杨照蓬、潘中祥、王波、宋波等诸位同窗，在欢声笑语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备受感动和荣幸。师弟师妹王红飞、代虹、霍丽芳、王馥梅，在我论文的修改过程中，给予我很多意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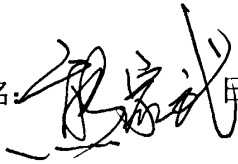
家人是我学习和生活中的动力源泉，在我的求学生涯和生活中给予无限宽厚、博大的感情；含辛茹苦的付出、无私的鼓励和帮助；无怨无悔的理解和支持；我将终生铭记于心，并尽最大的努力回报。

熊家武

201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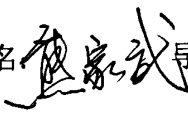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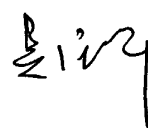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日期: 2011年5月29日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2011年5月29日

本论文经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审查，确认符合上海师范大学硕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答辩委员会签名: 徐勤明

主席(工作单位、职称): 马晓光

委员: 徐勤明 马晓光 高顺 邵亮 唐小川 陆煜 邵亮

导师: 吴小川

